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三十二)

永瑢等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五月

五月二十日

國民政府

令

任命

國民政府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三十二)

永瑤等撰

國學基本叢書



#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 卷一百十七

### 子部二十七

#### 雜家類一

衰周之季，百氏爭鳴，立說著書，各爲流品。漢志所列備矣。或其學不傳，後無所述，或其名不美，人不屑居，故絕續不同，不能一概著錄。後人株守舊文，於是墨家僅墨子、晏子二書，名家僅公孫龍子、尹文子、人物志三書，縱橫家僅鬼谷子一書，亦別立標題，自爲支派。此拘泥門目之過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於寥寥不能成類者，併入雜家。雜之義廣，無所不包。班固所謂合儒墨兼名法也。變而得宜，於例爲善。今從其說，以立說者謂之雜學，辨證者謂之雜考，議論而兼敘述者謂之雜說，旁究物理，臚陳纖瑣者，謂之雜品。類輯舊文，塗兼衆軌者，謂之雜纂，合刻諸書，不名一體者，謂之雜編。凡六類。

【鬻子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舊本題周鬻熊撰，崇文總目作十四篇，高似孫子略作十二篇。陳振孫

書錄解題稱陸佃所校十五篇。此本題唐逢行珪註，凡十四篇，蓋即崇文總目所著錄也。考漢書藝文志道家鬻子說二十二篇，又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是當時本有二書。列子引鬻子凡三條，皆黃老清靜之說，與今本不類，疑即道家二十二篇之文。今本所載與賈誼新書所引六條，文格略同，疑即小說家之鬻子說也。杜預左傳註稱鬻熊爲祝融十二世孫，孔穎達疏謂不知出何書。史記載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

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受封於楚。漢書載魏相奏記霍光稱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雖所說小異。然大約文武時人。今其書乃有昔者魯周公語。又有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語。而賈誼新書亦引其成王問答凡五條。時代殊不相及。劉勰文心雕龍云。鬻熊知道。文王咨詢遺文餘事。錄爲鬻子。則哀輯成編。不出熊手。流傳附益。或搆虛詞。故漢志別入小說家。歟。獨是僞四八目一書。見北齊陽休之序錄。凡古來帝王輔佐有數可紀者。靡不具載。而此書所列禹七大夫。皋陶。杜子業。旣子施。子黯。季子甯。然子堪。輕子玉。湯七大夫。慶誦。伊尹。涅里。且東門虛。南門轅。西門疵。北門側。皆具有姓名。獨不見收。似乎六朝之末。尙無此本。或唐以來好事之流。依仿賈誼所引。撰爲贗本。亦未可知。觀其標題甲乙。故爲佚脫錯亂之狀。而誼書所引。則無一條之偶合。豈非有心相避。而巧匿其文。使讀者互相檢驗。生其信心歟。且其篇名冗贅。古無此體。又每篇寥寥數言。詞旨膚淺。決非三代舊文。姑以流傳旣久。存備一家耳。卷首有逢行珪序及永徽四年進書表。自署華州鄭縣尉里居。未詳。

【墨子十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宋墨翟撰。考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註曰。名翟。宋大夫。

隋書經籍志亦曰。宋大夫墨翟撰。然其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又諸書多稱墨子。名翟。因樹屋書影則曰。墨子姓翟。母夢烏而生。因名之曰烏。以墨爲道。今以姓爲名。以墨爲姓。是老子當姓老。耶。其說不著所出。未足爲據也。宋館閣書目稱墨子十五卷。六十一篇。此本篇數與漢志合。卷數與館閣書目合。惟七十一篇之中。僅佚節用下第二十二節。葬上第二十三節。葬中第二十四節。明鬼上第二十九節。明鬼下第三十節。非樂中第三十三節。非樂下第三十四節。非儒上第三十八節。凡八篇。尙存六十三篇。與館閣書

目不合陳振孫書錄解題又稱有一本止存十三篇者今不可見或後人以兩本相校互有存亡增入二篇歟抑傳寫者譌以六十三爲六十一也墨家者流史罕著錄蓋以孟子所闢無人冒居其名然佛氏之教其清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爲墨蓋得其真而讀墨子一篇乃稱墨必用孔孔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未爲篤論特在彼法之中能自嗇其身而時時利濟於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於九流而其書亦至今不泯耳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家言其文古奧或不可句讀與全書爲不類疑因五十一篇言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之事其徒因採摭其術附記其末觀其稱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固之器在宋城上是能傳其術之微矣

【子華子二卷】

兩江總督探進本

舊本題晉人程本撰案程本之名見於家語子華子之名見於列子

本非一人呂氏春秋引子華子者凡三見高誘以爲古體道人是秦以前原有子華子書然漢志已不著錄則劉向時書亡矣此本自宋南渡後始刊版於會稽晁公武以其多用字說指爲元豐後舉子所作朱子以其出於越中指爲王銍姚寬輩所託而又疑非二人所及周氏涉筆則據其神氣一篇指爲黨禁未開之時不得志者所爲今觀其書多採掇黃老之言而參以術數之說呂氏春秋貴生篇一條今在陽城渠胥問篇中知度篇一條今在虎會篇中審爲篇一條則故佚不載以掩剽剗之迹頗巧於作僞然商榷治道大旨皆不詭於聖賢其論黃帝鑄鼎一條以爲古人之寓言足正方士之謬其論唐堯士階一條謂聖人不徒貴儉而貴有禮尤足砭墨家之偏其文雖稍涉曼衍而縱橫博辨亦往往可喜殆能文之士發憤著書託其名於古人者觀篇末自敘世系以程出於趙瞿瞿不忘其宗屬其子勿有二心以事主則明



寓宋姓。其殆熙寧紹聖之間。宗子之忤時不仕者乎。諸子之書。僞本不一。然此最有理致文彩。辨其贗則可以其贗而廢之。則不可。陳振孫謂其文不古。而亦有可觀。當出近世能言之流。實爲公論。晁公武以謬誤淺陋譏之過矣。

【尹文子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周尹文撰。前有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序。稱條次撰定爲上下篇。文

獻通考著錄。作二卷。此本亦題大道上篇。大道下篇。與序文相符。而通爲一卷。蓋後人所合併也。莊子天下篇以尹文田駢竝稱。顏師古注漢書。謂齊宣王時人。考劉向說苑。載文與宣王問答。顏蓋據此。然呂氏春秋又載其與潛王問答事。殆宣王時稷下舊人。至潛王時猶在歟。其書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陳治道。欲自處於虛靜。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核其實。故其言出入於黃老申韓之間。周氏涉筆。謂其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蓋得其真。晁公武讀書志以爲誦法仲尼。其言誠過。宜爲高似孫緯略所譏。然似孫以儒理繩之。謂其淆雜。亦爲未允。白氏爭鳴。九流竝列。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自老莊以下。均自爲一家之言。讀其文者。取其博辨閎肆足矣。安能限以一格哉。序中所稱熙伯。蓋繆襲之字。其山陽仲長氏。不知爲誰。李淑邯鄲書目以爲仲長統。然統卒於建安之末。與所云黃初末者不合。晁公武因此而疑史誤。未免附會矣。

【慎子一卷】少詹事陸費墀家藏本 周慎到撰。到趙人中。與書目作瀏陽人。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慎到趙人。見於史記。瀏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與趙南北了不相涉。蓋據書坊所稱。不知何謂也。則稱瀏陽者非矣。明人刻本。又云到一名廣。案陸德明莊子釋文。田駢下註曰。慎子云名廣。然則駢一名廣。非到一名廣。尤舛誤也。莊子天下篇曰。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

鄰傷之者也。譎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云云。是慎子之學。近乎釋氏。然漢志列之於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爲刑名。此其轉關。所以申韓多稱之也。語見漢書藝文志其書漢志作四十二篇。唐志作十卷。崇文總目作三十七篇。書錄解題則稱麻沙刻本。凡五篇。已非全書。此本雖亦分五篇。而文多刪削。又非陳振孫之所見。蓋明人摭拾殘剩。重爲編次。觀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二句。前後兩見。知爲雜錄而成。失除重複矣。

【鶡冠子三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案漢書藝文志載鶡冠子一篇。註曰。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劉勰文

心雕龍稱鶡冠綿綿。亟發深言。韓愈集有讀鶡冠子一首。稱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學問篇一壺千金之語。且謂其施於國家功德豈少。柳宗元集有鶡冠子辨一首。乃詆爲言盡鄙淺。謂其世兵篇多同鵬賦。據司馬遷所引賈生二語。以決其僞。然古人著書。往往偶用舊文。古人引證。亦往往偶隨所見。如谷神不死四語。今見老子中。而列子乃稱爲黃帝書。克己復禮一語。今在論語中。左傳乃謂仲尼稱志有之。元者善之長也。八句。今在文言傳中。左傳乃記爲穆姜語。司馬遷惟稱賈生。蓋亦此類。未可以單文孤證遽斷。

其僞。惟漢志作一篇。而隋志以下皆作三卷。或後來有所附益。則未可知耳。其說雖雜刑名。而大旨本原於道德。其文亦博辨宏肆。自六朝至唐。劉勰最號知文。而韓愈最號知道。二子稱之。宗元乃以爲鄙淺過矣。此本爲陸佃所註。凡十九篇。佃序謂愈但稱十六篇。未睹其全。佃北宋人。其時古本韓文初出。當得其真。今本韓文。乃亦作十九篇。殆後來反據此書以改韓集。猶劉禹錫河東集序稱編爲三十二通。而今本柳集亦反據穆修本。改爲四十五通也。佃所作埤雅。盛傳於世。已別著錄。此註則當日已不甚顯。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其名。晁公武讀書志則但稱有八卷。一本前三卷全同。墨子後兩卷多引漢以後事。公武削去前後五卷。得十九篇。殆由未見佃註。故不知所註之本。先爲十九篇歟。

【公孫龍子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周公孫龍撰。案史記趙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辨。漢書藝文志。龍與毛公等竝游平原君之門。亦作趙人。高誘註。呂氏春秋謂龍爲魏人。不知何據。列子釋文。龍字子秉。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乘四。與夫子爲五。秉即龍也。據此。則龍當爲戰國時人。司馬貞索隱謂龍即仲尼弟子者。非也。其書漢志著錄十四篇。至宋時八篇已亡。今僅存跡。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篇。其首章所載。與孔穿辨論事。孔叢子亦有之。謂龍爲穿所絀。而此書又謂穿願爲弟子。彼此互異。蓋龍自著書。自必欲伸己說。孔叢僞本。出於晉漢之間。朱子以爲孔氏子孫所作。自必欲伸其祖說。記載不同。不足怪也。其書大旨。疾名器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借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有悟。而正名實。故諸史皆列於名家。淮南鴻烈解稱公孫龍粲於辭。而質名揚子法言稱公孫龍詭辭數萬。蓋其持論雄贍。實足以聳動天下。故當時莊列荀卿。竝著其言。爲學術之一特品。目稱謂之閒。紛然不可數計。龍必欲一一核其真。



而理究不足以相勝。故言愈辨而名實愈不可正。然其書出自先秦。義雖恢誕。而文頗博辨。陳振孫書錄解題。概以淺陋迂僻譏之。則又過矣。明鍾惺刻此書。改其名爲辨言。妄誕不經。今仍從漢志。題爲公孫龍子。又鄭樵通志。略載此書有陳嗣古註。賈士隱註。各一卷。今俱失傳。此本之註。乃宋謝希深所撰。前有自序一篇。其註文義淺近。殊無可取。以原本所有。始併錄焉。

【鬼谷子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案鬼谷子漢志不著錄。隋志縱橫家有鬼谷子三卷。註曰。周世隱於

鬼谷。玉海引中興書目曰。周時高士。無鄉里族姓名。字以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事之。授以掉闔。至符言等十有二篇。及轉丸本經持樞中經等篇。因隋志之說也。唐志卷數相同。而註曰。蘇秦張守節史記正義曰。鬼谷在雒州陽城縣北五里。七錄有蘇秦書。樂壹註云。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此又唐志之所本也。胡應麟筆叢則謂隋志有蘇秦三十一篇。張儀十篇。必東漢人本。二書之言。蒼粹爲此。而託於鬼谷。若子虛亡是之屬。其言頗爲近理。然亦終無確證。隋志稱皇甫謐註。則爲魏晉以來書。固無疑耳。說苑引鬼谷子。有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一語。今本不載。又惠洪冷齋夜話。引鬼谷子曰。崖蜜櫻桃也。今本亦不載。疑非其舊。然今本已佚其轉丸。胠篋二篇。惟存掉闔。至符言十二篇。劉向所引。或在佚篇之內。至惠洪所引。據王直方詩話。乃金樓子之文。惠洪誤以爲鬼谷子耳。案王直方詩話。今無全本。此條見朱翌猗覺寮雜記。所引均不足以致疑也。高似孫子略稱其一闔一闢。爲易之神。一翕一張。爲老氏之術。出於戰國諸人之表。誠爲過當。宋濂潛溪集。詆爲蛇鼠之智。又謂其文淺近。不類戰國時人。又抑之太甚。柳宗元辨鬼谷子。以爲言益奇而道益隘。差得其真。蓋其術雖不足道。其文之奇變詭偉。要非後世所

能爲也。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舊本題秦呂不韋撰。考史記文信侯列傳。實其賓客之所集也。太史公自序。又稱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考序意。篇稱維秦八年。歲在涪灘。是時不韋未遷蜀。故自高誘以下。皆不用後說。蓋史駁文耳。漢書藝文志載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今本凡十二紀。八覽。六論。紀所統子目六十一。覽所統子目六十三。論所統子目三十六。實一百六十篇。漢志蓋舉其綱也。其十二紀。即禮記之月令。顧以十二月割爲十二篇。每篇之後。各閒他文四篇。惟夏令多言樂。秋令多言兵。似乎有義。其餘則絕不可曉。先儒無說。莫之詳矣。又每紀皆附四篇。而季冬紀獨五篇。末一篇標識年月。題曰序意。爲十二紀之總論。殆所謂紀者。猶內篇。而覽與論者。爲外篇。雜篇歟。唐劉知幾作史通。內外篇。而自序一篇。亦在內篇之末。外篇之前。蓋其例也。不韋固小人。而是書較諸子之言。獨爲醇正。大抵以儒爲主。而參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與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論音。則引樂記。論鑄劍。則引考工記。雖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案。所引莊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誕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縱橫之術。刑名之說。一無及焉。其持論頗爲不苟。論者鄙其爲人。因不甚重其書。非公論也。自漢以來。註者惟高誘一家。訓詁簡質。於引證顛舛之處。如制樂篇。稱成湯之時。穀生於庭。則據書序以駁之。稱南子爲釐夫人。則據論語左傳以駁之。稱西門豹在魏襄王時。則據魏世家。孟子以駁之。稱晉襄公伐陸渾。稱楚成王慢晉文公。則皆據左傳以駁之。稱顏闔對魯莊公。則據魯世家以駁之。稱衛逐獻公立公子黜。則據左傳。衛世家以駁之。皆不蹈註家附會之失。然如稱魏文侯虜齊侯。獻之天子。傳無其事。不知誘何以不糾。其謂梅伯說鬼。

侯之女好娼己以爲不好因而見醜謂白乙丙孟明皆塞叔子謂甯戚扣角所歌乃傾鼠之詩謂公孫龍爲魏人竝不著所出亦不知其何所據又共伯得乎共首及張毅單豹事均出莊子乃於共伯事則曰不知其出何書於張毅單豹事則引班固幽通賦竟未見漆園之書亦爲可異若其註五世之廟曰逸書則梅賾僞本尙未引出詩庶孽孽作蠲蠲澁鼓逢逢作絳絳則經師異本均不足爲失也

【淮南子二十一卷】內府藏本

漢淮南王劉安撰高誘註安事蹟具漢書本傳漢書藝文志雜家淮南

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顏師古註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今所存者二十一篇蓋內篇也高誘序言此書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故舊唐志有何誘淮南鴻烈音一卷言鴻烈之音也宋志有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亦鴻烈之解也而註其下曰淮南王安撰似乎解亦安撰者諸書引用遂併淮南子之本文亦題曰淮南鴻烈解誤之甚矣晁公武讀書志稱崇文總目亡三篇李淑邯鄲圖書志亡二篇其家本惟存原道儼真天文墜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汜論詮言兵略說林說山十七篇亡其四篇高似孫子略稱讀淮南二十篇是在宋已鮮完本惟洪邁容齋隨筆稱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與今本同然白居易六帖引烏鵲填河事云出淮南子而今本無之則尙有脫文也公武謂許慎註稱記上陳振孫謂今本題許慎註而詳序文即是高誘殆不可曉蘆泉劉績又謂記上猶言標題進呈竝非慎爲之註然隋志唐志宋志皆許氏高氏二註竝列陸德明莊子釋文引淮南子註稱許慎李善文選註殷敬順列子釋文引淮南子註或稱高誘或稱許慎是原有二註之明證後慎註散佚傳刻者誤以誘註題慎名也觀書中稱景古影字而慎說文無影字其不出於慎審矣誘涿郡人盧植之弟子建安中辟司空掾歷官東郡



濮陽令遷河東監竝見於晉序中慎則和帝永元中人遠在其前何由記上誘註劉績之說蓋徒附會其文而未詳考時代也

【人物志三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魏劉劭撰劭字孔才邯鄲人黃初中官散騎常侍正始中賜

爵關內侯事蹟具三國志本傳別本或作劉劭或作劉邵此書未有宋庠跋云據今官書魏志作勉劭之劭從力他本或從邑者晉邑之名案字書此二訓外別無他釋然俱不協孔才之義說文則爲劭音同上但召劭從目耳訓高也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揚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劭是也所辨精核今從之其註爲劉昞所作昞字延明燉煌人舊本名上結銜題涼儒林祭酒蓋李暹時嘗授是官然十六國春秋稱沮渠蒙遜平酒泉授昞祕書郎專管注記魏太武時又授樂平從事中郎則昞歷事三主惟署涼官者誤矣劭書凡十二篇首尾完具晁公武讀書志作十六篇疑傳寫之誤其書主於論辨人才以外見之符驗內藏之器分別流品研析疑似故隋志以下皆著錄於名家然所言究悉物情而精覈近理視尹文之說兼陳黃老申韓公孫龍之說惟析堅白同異者迥乎不同蓋其學雖近乎名家其理則弗乖於儒者也昞註不涉訓詁惟疏通大意而文詞簡古猶有魏晉之遺漢魏叢書所載惟每篇之首存其解題十六字之以卷首阮逸之序譌題晉人殊爲疏舛此本爲萬曆甲申河間劉用霖所刊蓋用隆慶壬申鄭旻舊版而修之猶古本云

【金樓子八卷】永樂大典本

梁孝元皇帝撰梁書本紀稱帝博總羣書著述詞章多行於世其在藩時

嘗自號金樓子因以名書隋書經籍志唐書宋史藝文志俱載其目爲二十卷晁公武讀書志謂其書十

五篇是宋代尙無闕佚。至宋濂諸子辨。胡應麟九流緒論。所列子部。皆不及是書。知明初漸已湮晦。明季遂竟散亡。故馬驥撰釋史。徵探最博。亦自謂未見傳本。僅從他書摭錄數條也。今檢永樂大典各韻。尙頗載其遺文。核其所據。乃元至正間刊本。勘驗序目。均爲完備。惟所列僅十四篇。與晁公武十五篇之數不合。其二南五霸一篇。與說蕃篇文多複見。或傳刻者淆亂其目。而反佚其本篇歟。又永樂大典。詮次無法。割裂破碎。有非一篇而誤合者。有割綴別卷而本篇反遺之者。其篇端序述。亦惟戒子后妃。掇對志怪四篇尙存。餘皆脫逸。然中間與王戒子聚書說蕃立言著書掇對志怪八篇。皆首尾完整。其他文雖撓亂。而幸其條目分明。尙可排比成帙。謹詳加裒綴。參考互訂。釐爲六卷。其書於古今聞見事迹。治忽貞邪。咸爲苞載。附以議論。勸戒兼資。蓋亦雜家之流。而當時周秦異書未盡亡佚。具有徵引。如許由之父名。兄弟七人。十七而隱。成湯凡有七號之類。皆史外軼聞。他書未見。又立言聚書著書諸篇。自表其撰述之勤。所紀典籍源流。亦可補諸書所未備。惟永明以後。艷語盛行。此書亦文格綺靡。不出爾時風氣。其故爲古奧如紀始安王遙光一節。句讀難施。又成僞體。至於自稱五百年運。余何敢讓。儼然上比孔子。尤爲不經。是則瑕瑜不掩。亦不必曲爲諱爾。

【劉子十卷】內府藏本

案劉子十卷。隋志不著錄。唐志作梁劉勰撰。陳振孫書錄解題。晁公武讀書志。俱據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序。作北齊劉書撰。宋史藝文志亦作劉書。自明以來。刊本不載孝政註。亦不載其序。惟陳氏載其序略曰。晝傷己不遇。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爲劉勰。劉歆。劉孝標。作云云。不知所據何書。故陳氏以爲終不知晝爲何代人。案梁通事舍人劉勰。史惟稱其撰文心雕。

龍五十篇。不云更有別書。且文心雕龍樂府篇稱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此書辨樂篇稱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與勰說合。其稱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爲北音。則與勰說迥異。必不出於一人。又史稱勰長於佛理。嘗定定林寺經藏。後出家改名慧地。此書末篇乃歸心道教。與勰志趣迥殊。白雲霧道藏目錄亦收之。太元部無字號。中其非奉佛者明甚。近本仍刻劉勰。殊爲失考。劉孝標之說。南史梁書俱無明文。未足爲據。劉歆之說。則激通篇稱班超憤而習武。卒建西域之績。其說可不攻而破矣。惟北齊劉畫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名見北史。儒林傳。然未嘗播遷江表。與孝政之序不符。傳稱畫孤貧受學。恣意披覽。晝夜不息。舉秀才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綴輯詞藻。言甚古拙。與此書之縟麗輕雋亦不合。又稱求秀才十年不得。乃發憤撰高才不遇傳。孝昭時出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非世要。終不見收。乃編錄所上之書爲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壁言。以指機政之不良。亦不云有此書。豈孝政所指。又別一劉畫歟。觀其書末九流一篇。所指得失。皆與隋書經籍志子部所論相同。使隋志襲用其說。不應反不錄其書。使其剽襲隋志。則貞觀以後人作矣。或袁孝政採掇諸子之言。自爲此書。而自註之。又恍惚其著書之人。使後世莫可究詰。亦未可知也。然劉勰之名。今旣確知其非。自當刊正劉畫之名。則介在疑似之間。難以確斷。姑仍晁氏陳氏二家之目。題畫之名。而附著其悵悟如右。

【顏氏家訓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舊本題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考陸法言切韻序。作於隋仁壽中所列。同定八人之推與焉。則實終於隋。舊本所題。蓋據作書之時也。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古今家訓以

此爲祖。然李翱所稱太公家教。雖屬僞書。至杜預家誡之類。則在前久矣。特之推所撰。卷帙較多耳。晁公武讀書志云。之推本梁人所著。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謬。以訓世人。今觀其書。大抵於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經訓。故唐志宋志俱列之。儒家然。其中歸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當時好佛之習。又兼論字畫音訓。竝考正典故。品第文藝。曼衍旁涉。不專爲一家之言。今特退之雜家。從其類焉。又是書隋志不著錄。唐志宋志俱作七卷。今本止二卷。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有宋鈔淳熙七年嘉興沈揆本七卷。以閩本蜀本及天台謝氏所校五代和凝本參定。末附考證二十三條。別爲一卷。且力斥流俗。并爲二卷之非。今沈本不可復見。無由知其分卷之舊。姑從明人刊本錄之。然其文旣無異同。則卷帙分合亦爲細故。惟考證一卷。佚之可惜耳。

【長短經九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唐趙蕤撰。孫光憲北夢瑣言載蕤梓州鹽亭人。博學韜鈴。長於經世。夫婦俱有隱操。不應辟召。唐書藝文志亦載蕤字太賓。梓州人。開元中召之不赴。與光憲所紀略同。惟書名作長短要術爲少異。蓋一書二名也。是書皆談王伯經權之要。成於開元四年。自序稱凡六十三篇。合爲十卷。唐志與晁公武讀書志卷數竝同。今久無刊本。王士禛居易錄記徐乾學嘗得宋槧於臨清。此本前有傳是樓一印。又有健菴收藏圖書一印。後有乾學名印。每卷之末。皆題杭州淨戒院新印七字。猶南宋舊刻。蓋卽士禛所言之本。然僅存九卷。末有洪武丁巳沈新民跋。稱其第十卷載陰謀家本闕。今存者六十四篇云云。案此跋全勦用晁公武之言。疑書賈僞託。是佚其一卷。而反多一篇。與蕤序六十三篇之數不合。然勘驗所存。實爲篇六十有四。疑蕤序或傳寫之譌也。第一卷八篇。題曰文上。第三卷四篇。題

曰文下第二卷四篇。則有子目而無總題。以例推之。當脫文中二字。第四卷一篇。題曰霸紀上。第五卷一篇。論七雄之事。題曰霸紀中。第六卷一篇。論三國之事。亦無總題。以例推之。當脫霸紀下三字。第七卷二篇。題曰權議。第八卷十九篇。題曰雜說。第九卷二十四篇。題曰兵權。其第十卷所謂陰謀者。則今不可考。篇中註文頗詳。多引古書。蓋即蕤所自作。註首或標以議曰二字。或亦不標。體例不一。亦未詳其故也。劉向序戰國策。稱或題曰長短。此書辨析事勢。其源蓋出於縱橫家。故以長短爲名。雖因時制變。不免爲事功之學。而大旨主於實用。非策士詭譎之謀。其言固不悖於儒者。其文格亦頗近荀卿。申鑒劉劭人物志。猶有魏晉之遺。唐人著述。世遠漸稀。雖佚十分之一。固當全璧視之矣。

【兩同書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羅隱撰。隱字昭諫。新城人。本名橫。以十舉不中第。乃更名。朱溫篡

唐。以諫議大夫召不應。後仕錢鏐爲錢塘令。尋爲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鹽鐵發運副使。授著作佐郎。司勳郎中。歷遷諫議大夫。給事中。吳越備史。載隱所著有淮海寓言讒書。不言有此書。然淮海寓言及讒書。陳振孫已訪之未獲。惟此書猶傳於今。凡十篇。上卷五篇。皆終之以老氏之言。下卷五篇。皆終之以孔子之言。崇文總目謂以老子修身之說爲內。孔子治世之道爲外。會其指而同原。然則兩同之名。蓋取晉人將無同之義。晁公武以爲取兩者同出而異名。非其旨矣。書錄解題引中興書目。以爲唐吳筠撰。考宋史藝文志別有吳筠兩同書二卷。與此書同載之。雜家類中非一書也。

【化書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曰齊邱子。稱南唐宋齊邱撰。宋張耒跋其書。遂謂齊邱犬鼠之

雄。蓋不足道。晁公武亦以齊邱所撰著於錄。然宋碧虛子陳景元跋稱舊傳陳搏言譚峭景升在終南著

化書因游三茅歷建康見齊邱有道骨因以授之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願子序之流於後世於是杖屨而去齊邱遂奪爲己有而序之則此書爲峭所撰稱齊邱子者非也書凡六篇曰道化術化德化仁化食化儉化其說多本黃老道德之旨文筆亦簡勁奧質元陸友仁硯北雜志稱譚崇升書世未嘗見他書言其論書道鍾王而下一人而已今考書道一條見在仁化篇中而友仁顧未之見則元世流傳蓋已罕矣明初代王府嘗爲刊行後復有劉氏申氏諸本今仍改題化書而以陳景元跋附焉峭爲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師嵩山道士得辟穀養氣之術見沈汾續仙傳中其說神怪不足深辨又道家稱峭爲紫霄真人而五代史閩世家稱王昶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爲正一先生其事與峭同時不知卽爲一人否方外之士行蹤靡定亦無從而究詰矣

【昭德新編三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朱晁迥撰迥字明遠澶州清豐人自其父始遷家彭門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至道末擢右正言直史館知制誥旋爲翰林學士加承旨天禧中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諡文元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爲其晚年所作因居昭德坊故以名書宋初承唐餘俗士大夫多究心於內典故迥著書大旨雖主於勉人爲善而不免兼入於釋氏自序謂東魯之書文而雅西域之書質而備故此五說酌中而作蓋指下卷指迷五說也李淑言其服膺墳典著年不倦少遇異人指導心要王古稱其名理之妙雖白樂天不逮其所學可知矣迥五世孫迥搜羅家集得此書於丹稜李壽慶元中嘗有刊本明嘉靖間又有重刊本此本首題裔孫伏武重錄迥自序及李遵勗後序皆與晁迥所記相符蓋猶舊本其後附迥及明晁璉晁東吳三人之詩數十首蓋其後人採輯家集而未成者文不相屬



實爲駢拇枝指。今悉刪之。不著於錄焉。

【芻言三卷】永樂大典本

宋崔敦禮撰。敦禮家本河北。南渡後與弟敦詩同登紹興進士。官至諸王宮

大小學教授。愛溧陽山水。買田築室居焉。是編凡分三卷。上卷言政。中卷言行。下卷言學。其造文皆規撫揚雄王通。無語錄鄙俚之習。然首卷以道德仁義分析差等。中又以諸經傳註爲蠹道之書。其旨頗雜於黃老。未爲粹然儒者之言。至其閒指切事理。於人情物態。抉摘隱微。多中窾要。則亦不可盡廢者。雜家者流。七略著錄。固不妨竝存其說。備採擇焉。

【樂菴遺書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宋李衡撰。其門人龔昱編。衡有周易義海撮要。已著錄。昱

字立道。崑山人。據隆慶元年沈珠序。稱舊本五卷。今定爲四卷。舊曰語錄。今更曰遺書。然珠但稱初得語錄一冊。不言其所自來。又言隨失去。復得郡守曹紫峯鈔本。所謂初得一本。當即指天順癸未成廷珪所刻者。而卷末天順己卯鄭文康跋。在刻前四年。亦稱僅得鈔本。是終莫詳此書授受之的也。考書中所言。大抵與隆萬閒心學相合。卷首吳仁傑序。與所作兩漢刊誤離騷草木疏古周易諸序。截然如出二手。其大旨以悟爲宗。又述周必大書曰。樂菴臨行一著。實是難得。禪和子亦服他。蓋尋常說時甚易。臘月三十日。直是不能瞞人。此老平生跌宕。到此乃得力。可敬可羨。亦殊不似必大之語。考宋史衡本傳。有臨沒沐浴冠巾。翛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生死。衡非逃儒入墨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云云。無乃姚江末流。借此語以影撰此書此序。借以助心學之瀾。併所謂天順刊本之序跋。亦出影撰歟。不然。曷此編出於淳熙中正。與朱子同時。何以朱子於張九成陸九淵。辨析不遺餘

力而此書混儒墨而一之。至輪對上殿，敢謂周公亦坐禪，而朱子寂無一語也。疑以傳疑，存備雜家之一種可矣。

【習學記言五十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宋葉適撰。適字正則，自號水心居士。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官

至寶文閣學士。諡忠定。其書乃輯錄經史百氏，各爲論述，條列成編。凡經十四卷，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鑑四卷。所論喜爲新奇，不屑撫拾陳語。故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文刻峭精工，而義理未得爲純明正大。劉克莊爲趙虛齋作註，莊子序亦稱其講學析理多異先儒。今觀其書，如謂太極生兩儀等語爲文淺義陋，謂檀弓膚率於義理而窘縮於文詞，謂孟子子產不知爲政，仲尼不爲己甚，語皆未當。此類誠不免於駭俗。然如論讀詩者專溺舊文，不得詩意，盡去本序，其失愈多。言國語非左氏所作，以及考子思生卒年月，斥漢人言洪範五行災異之非，皆能確有所見，足與其雄辨之才相副。至於論唐史諸條，往往爲宋事而發，於治亂通變之原，言之最悉。其識尤未易及。特當宋之末世，方恪守洛閩之言，而適獨不免於同異，故振孫等不滿之耳。

【本語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錄。是書成於萬曆丙子，距拱罷

歸之日已十三年。故開卷即以否泰兩卦君子小人消長爲言。其中論裴度論劉晏皆陰以自比。論李林甫論哈嗎爾原作哈麻，今改正。皆以陰比徐階。論盧懷慎則陰比殷士儋輩，亦發憤而著書者也。其間如隆慶六年宿良鄉夢見孔子之類，頗爲夸誕。如謂無意之妙，非意所能爲，故聖人貴忘之類，亦頗涉虛無。至駁伊川說春秋災異一條，欲破董仲舒劉向劉歆之說，遂謂天道不關於人事，尤爲紕繆。其他辨詰先

儒之失。挾摘傳註之誤。詞氣縱橫。亦其剛很之餘習。然頗有剖析精當之處。亦不可磨。五卷以下。皆論時事。率切中明季之弊。故明史稱其練習政體。有經濟才。一書之中。蓋瑕瑜互見云。

右雜家類。雜學之屬。二十二部。一百七十八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古者庠序之教。胥天下而從事。六德六行六藝。無異學也。周衰而後。百氏興。名家稱出於禮官。然堅石白馬之辨。無所謂禮。縱橫家稱出於行人。然傾危變詐。古行人無是。詞命墨家稱出於清廟之守。併不解其爲何語。以上某家出某。皆班固之說。實皆儒之失其本原者。各以私智變爲雜學而已。其傳者寥寥無幾。不足自名一家。今均以雜學目之。其他談理而有出入。論事而參利害。不純爲儒家言者。亦均附此類。

卷一百十八

子部二十八

雜家類二

【白虎通義四卷】通行本 漢班固撰。隋書經籍志載。白虎通六卷。不著撰人。唐書藝文志載。白虎通義

六卷。始題班固之名。崇文總目載。白虎通德論十卷。凡十四篇。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十卷。云凡四十四門。今本爲元大德中劉世常所藏。凡四十四篇。與陳氏所言相符。知崇文總目所云十四篇者。乃傳寫脫一四字耳。然僅分四卷。視諸志所載。又不同。朱翌猗覺寮雜記稱。荀子註引白虎通。天子之馬六句。今本

無之。然則輾轉傳寫，或亦有所脫佚，因是而指其僞撰，則非篤論也。據後漢書固本傳稱：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而楊終傳稱：終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即日貫出，丁鴻傳稱：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時張酺召馴、李育，皆得與於白虎觀，蓋諸儒可考者十有餘人。其議奏統名白虎通德論，猶不名通義。後漢書儒林傳序言：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願命史臣著爲通義。唐章懷太子賢註云：即白虎通義，是足證固撰集後，乃名其書曰通義。唐志所載，蓋其本名。崇文總目稱白虎通德論，失其實矣。隋志刪去義字，蓋流俗省略，有此一名。故唐劉知幾史通序引白虎通風俗通爲說，實則遞相祖襲，忘其本始者也。書中徵引六經傳記而外，涉及緯讖，乃東漢習尚使然。又有王度記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則禮之逸篇。方漢時崇尚經學，咸兢兢守其師承，古義舊聞，多存乎是。洵治經者所宜從事也。國朝任啓運嘗舉正其闕，作白虎通擿譌，見所自爲制藝序中，今其書不傳，所糾之當否，不可考矣。

【獨斷一卷】通行本

漢蔡邕撰。王應麟玉海謂是書閒有顛錯，嘉祐中余澤中更爲次序，釋以己說，故

別本題新定獨斷。擇中之本，今不傳。然今書中序歷代帝系，末云從高祖乙未至今壬子歲，三百一十年，壬子爲靈帝建寧五年，而靈帝世系末行小註，乃有二十二年之事，又有獻帝之諡，則決非邕之本文。蓋

後人亦有所竄亂也。是書於禮制多信禮記，不從周官。若五等封爵，全與大司徒異，而各條解義，與鄭元禮註合者甚多。其釋大祝一條，與康成大祝註字句全符，則其所根據當同出一書。又續漢書輿服志，樊噲冠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是書則謂廣七寸，前出四寸，其詞小異。劉昭輿服志註引獨斷曰：三公諸侯九旒，卿七旒。今本則作三公九諸侯，卿七。建華冠註引獨斷曰：其狀若婦人縷鹿。今本竝無此文。又初學記引獨斷曰：乘輿之車皆副轄者，施轄於外，乃復設轄者也。與今本亦全異。此或諸家援引偶譌，或今本傳寫脫誤，均未可知。然全書條理統貫，雖小有參錯，固不害其宏旨。究考證家之淵藪也。

【古今注三卷附中華古今註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古今注三卷，舊本題晉崔豹撰，中華古今注三卷，舊本題後唐太學博士馬縞撰。豹書無序跋，縞書前有自序，稱晉崔豹。古今注博識雖廣，殆有闕文。洎乎黃初，莫之聞見，今添其注以釋其義。然今互勘二書，自宋齊以後事二十九條外，其魏晉以前之事，豹書惟草木一類及鳥獸類吐綬鳥一名功曹七字為縞書所無。縞書惟服飾一類及開卷宮室一條，封部兵陳二條，馬鬣犬二條為豹書所闕。其餘所載竝皆相同，不過次序稍有後先，字句偶有加減。縞所謂增注釋義，絕無其事。又縞書中卷云：棒崔正熊注車輻也，使全襲豹語，不應此條獨著豹名。考太平御覽所引書名有豹書而無縞書，文獻通考雜家類又祇有縞書而無豹書，知豹書久亡。縞書晚出，後人撫其中魏以前事，屢為豹作，又檢校永樂大典所載蘇鶚演義與二書相同者十之五六，則不特豹書出於依託，即縞書亦不免於勦襲。特以相傳既久，姑存以備一家耳。考劉孝標世說注載豹字正熊，晉惠帝時官至太傅，馬縞稱為正熊二字相近，蓋有一誤。新舊五代史均有縞傳，載其明經及第，登拔萃科，仕梁為太常

修撰。累歷尙書郎參知理院事。遷太常少卿。唐莊宗時爲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明宗時貶綏州司馬。復爲太子賓客。遷戶部兵部侍郎。終於國子祭酒。今本題唐太學博士。蓋據書錄解題。然稱爲太學博士。實振孫之誤。至其時代。則振孫亦稱後唐。不專稱唐。實明人刊本。以意改之也。

【資暇集三卷】江蘇巡撫探進本

唐李匡又撰。舊本或題李濟翁。蓋宋刻避太祖諱。故書其字。如唐修

晉書稱石虎爲石季龍。或作李又。亦避諱。刊除一字。如唐修隋書稱韓擒虎爲韓擒。實一人也。文獻通考一入雜家。引書錄解題作李匡文。一入小說家。引讀書志作李匡義。而字濟翁。則同。陸游集有此書跋。亦作李匡文。王楙野客叢書作李正文。然讀書志實作匡又。諸書傳寫自誤耳。匡又始末未詳。書中稱再從叔翁汧公。知爲李勉從孫。又稱宗人翰。作蒙求。載蘇武鄭衆事。云云。則晉翰林學士李翰之族。其人當在唐末。唐書藝文志有李匡文兩漢至唐年紀一卷。註曰。昭宗時宗正少卿。蓋即匡又。書中但自稱守南漳。蓋所歷之官。非所終之官也。讀書志載是書有匡又自序曰。世俗之談。類多譌誤。雖有見聞。嘿不敢證。故著此書。上篇正誤。中篇談原。下篇本物。此本前有虞山錢遵王氏藏書印。蓋也是園舊物。末題棟川顧氏家塾梓行。中間貞字徵字完字皆闕筆。蓋南宋所刊。殷字亦尙闕筆。則猶刻於理宗以前。宣祖未祧之時。較近本爲善。然無自序。疑裝輯者佚之。書中亦不標三篇之目。其所說之事。則皆與目應疑自序乃鑿括之詞。原末標目也。其書大抵考訂舊文。黃伯思東觀餘論嘗駁其茶託一條。黃朝英緗素雜記嘗駁其僂直一條。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嘗駁其藥欄一條。王楙野客叢書嘗駁其急急如律令一條。今觀所辨。如千里不睡井事。云本因南朝宋之計吏。不知玉臺新詠舊本載曹植代劉勳出妻王氏詩。已有千里不睡井。



況乃昔所奉句。則宋計吏之說爲誤。又蜀妓薛濤見於唐人詩集者。無不作濤。此書獨作薛陶。顯爲譌字。又解龍鍾爲龍所踐處。亦涉穿鑿。又全書均考證之文。而穆寧啗熊白一條。忽雜嘲諷雜事。於體例尤爲不倫。然如謂荀悅漢紀。防將來之誤。角里直書祿里。足驗用字上加一拂。別作用字之非。謂論語宰予晝寢作晝寢。乃梁武帝之說。傷八乎不問馬不字斷句。乃經典釋文之說。均不始於韓愈筆解。謂五臣註文選竊據李善之本。謂韓愈諱辨誤以杜度爲名。謂有母之人不可稱舅氏爲渭陽。謂作詩疏之陸璣名從玉傍。非士衡。謂萬幾字譌作機。由漢王嘉封事。謂除授二字有分。以至座前閣下之別。竹甲題鉞門杖之始。皆引證分明。足爲典據。其中鄧侯音鏗一條。明焦竑作筆乘。撫爲異聞。不知屬沛國者音鏗。屬南陽者音贊。匡又已引鄒氏史記註。駁讀鏗之非。竑殆未見此書也歟。

【刊誤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唐李涪撰。舊本前有結銜。稱國子祭酒郭忠恕。佩臚引此書。亦稱李祭

酒涪。五代去唐未遠。當得其真。而陸游渭南集有是書跋曰。王行瑜作亂。宗正卿李涪。盛陳其忠。必悔過。及行瑜傳首京師。涪亦放死嶺南。疑即此人。未詳孰是也。前有自序。稱撰成五十篇。此本惟四十九篇。蓋佚其一。其書皆考典故。引舊制以正唐末之失。又引古制以糾唐制之誤。多可以訂正禮文。下卷閒及雜事。如論僅甥旁繆。廕薦六字之譌。辨陸法言切韻之誤。解論語不問馬之不非否音。校左傳繕完葺牆之完爲宇字。以及駭李商隱孔子師老聃。老聃師竺乾之妄。正賈耽七曜歷之繆。亦頗資博識。唐末文人日趨佻巧。而涪獨考證舊文。不可謂學有根柢者矣。

【蘇氏演義二卷】永樂大典本。唐蘇鶚撰。鶚字德祥。武功人。宰相頤之族也。光啓中登進士第。仕履無

考嘗撰杜陽雜編。世有傳本。此書久佚。今始據永樂大典所引。裒輯成編。雜編特小說家言。此書則於典制名物。具有考證。書中所言。與世傳魏崔豹古今注。馬縞中華古今注。多相出入。已考證於古今注條下。然非永樂大典幸而僅存。則豹書之僞。猶可考見。縞書之勦襲。竟無由證明。此固宜亟爲表章。以明眞贋。況今所存諸條。爲二書所未刺取者。尙居強半。訓詁典核。皆資博識。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考究書傳。訂正名物。辨證譌繆。可與李涪刊誤。李濟翁資暇集。邱光庭兼明書竝驅。良非溢美。尤不可不特錄存之。以備參稽也。原書十卷。今掇拾放佚。所得僅此。古書亡失。愈遠愈稀。片羽吉光。彌足珍貴。是固不以多寡論矣。

【兼明書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五代邱光庭撰。光庭烏程人。官太學博士。陳振孫書錄解

題稱光庭爲唐人。續百川學海及彙祕笈。則題曰宋人。考書中世字皆作代。當爲唐人。然羅隱集有贈光庭詩。則當已入五代。其爲唐諱。猶孟昶石經。世民等字。猶沿舊制闕筆耳。是書皆考證之文。宋史藝文志作十二卷。書錄解題作二卷。此本五卷。疑後人所更定。首爲諸書二十二條。次爲周易五條。尙書四條。毛詩十三條。次爲春秋十條。禮記五條。論語十三條。孝經二條。爾雅三條。次爲文選二十二條。次爲雜說十八條。字書十二條。其字書十二條中。恥字。鰥字。明字。朴字。四條。有錄無書。係傳寫脫佚。起字一條。語不相屬。詳其大義。蓋說起字者。佚其下段。說朴字者。佚其上段。傳寫誤合爲一也。其中如諸書門。據山海經。鳳凰之文。管子韓詩外傳。封禪之記。謂作字不始於蒼頡。不知百氏雜說。不足爲據。春秋門。譏劉知幾論春秋諸侯用夏正之非。不知左傳記晉事。經傳皆差兩月。有用夏正之明徵。論語請車爲柳一條。謂毀車爲

柳非賣車市柳不知一車之材毀之豈能爲柳殊不近事理雜說門七夕一條尤杜撰尙書門論周康王常名斜孝經門謂仲尼之尼當作巨爲古夷字春秋門謂衛桓公常名兒更臆斷無所依據然如論史記誤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名毛萇誤以埤爲蠮冢孔安國誤解菁茅顏師古誤以鴈鳩爲白鷺孔穎達誤以鷓鴣爲巧婦又誤以占書爲龜策同豐公羊穀梁誤以荆人爲貶詞杜預誤以文馬爲畫馬趙匡誤以諸侯無兩觀郭璞誤以竊脂爲盜肉應劭誤以丘氏爲出左丘明皆引據辨駁具有條理所記社稷諸條多得禮意駁五臣文選註諸條亦皆精核謂春秋之例有褒而書者有貶而書者有譏而書者有非褒非貶非譏國之大事法合書者尤爲卓識在唐人考證書中與顏師古匡謬正俗可以齊驅蘇鶚之演義李涪之刊誤李匡乂之資暇集抑亦其次封演見聞記頗雜瑣事又其次矣

【近事會元五卷】兵部侍郎昉家藏本

宋李上交撰上交贊皇人始末未詳是書成於嘉祐元年前

有上交自序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近事會元五卷李上交撰自唐武德至周顯德雜事細務皆紀之錢曾讀書敏求記曰上交退寓鍾陵尋近史及小說雜記之類凡五百事釐爲五卷目曰近事會元唐史所失記者此多載焉此本末題萬歷壬午元素齋錄副本猶明人舊鈔卷數與二家所記合其記事起訖年月與振孫所言合條數及自序之文亦與會所言合蓋即原本惟振孫以爲皆記雜事細務今觀其書自一卷至三卷首載宮殿之制次載輿服之制次載官制軍制其次亦皆六曹之掌故四卷爲樂曲爲州郡沿革惟五卷頗載瑣聞然如婦人檐子兜籠綫鞋親迎舉樂障車公主事姑舅公主賜諡山川岳瀆封號國忌行香上元點鐙散從親事官處士謚先生律格赦書投匭刑統律令死罪覆奏斷獄禁樂逐旬問

罪人表狀書奏制勅及始流沙門島始配衙前安置始貶厓州諸條亦皆有關於典制大抵體例在崔豹古今注高承事物紀原之間其中如霓裳羽衣曲考證亦極精核不可徒以雜事細務目之振孫殆未詳核其書但見其標題列說如雲仙雜記清異錄之式遂漫以爲小說歟

【東觀餘論二卷】浙閩總督探進本

宋黃伯思撰伯思字長容號霄賓又自號雲林子昭武人政和中

官至祕書郎伯思歿時年僅四十而學問淹通李綱誌其墓稱經史百家之書天官地理律歷卜筮之說無不精詣又好古文奇字鍾鼎彝器欵式體製悉能了達辨正所著有法帖刊誤二卷古器說四百二十六篇紹興丁卯其子訥與其所著論辨題跋合而刊之總名曰東觀餘論然訥跋稱共十卷今本僅二卷或後來傳寫所合併所載古器亦不足四百二十六條則疑訥於其未定之說有所去取較務於繁富不辨美惡徒誇祖父之長而適暴所短者其識特高又書錄解題載伯思博古圖說十一卷凡諸器五百二十七印章四十五無古器說之名又稱後來修博古圖多採用之疑爲官書既行之後其名適同亦訥改題之以避尊也其書頗譏歐陽修不精考核而樓鑰跋中乃摘書中史籀書一條異苑一條王獻之璇題一條勿勿一條甘蔗帖一條糾其疎漏蓋考證之學本無盡藏遞相倚撫不能免也要其精博勝集古錄多矣

【靖康細素雜記十卷】通行本

宋黃朝英撰晁公武讀書志曰朝英建州人紹聖後舉子又曰所記凡

二百事今本卷數與公武所記同而祇有九十事觀程大昌演繁露辨其誤引麥秋一條此本無之考王楙野客叢書亦具載麥秋之說稱細素雜記知非大昌誤引又野客叢書載其辨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

序誤以折露盤爲青龍九年一條。麻胡僅得二事一條。袁文甕牖閒評載其辨穀陽一條。辨蘆蕝一條。此本亦無之。蓋明人妄有刪削。已非完書矣。袁文王楙於此書頗有駁正。然考證之學。大抵後密於前。不足爲病。晁公武譏其爲王安石之學。又譏其解詩芍藥握椒爲鄙褻。劉敞七經小傳亦撫此條爲諸笑。雖不出姓字。殆亦指朝英。今觀其書。頗引新經義及字說。而尊安石爲舒王。解詩綠竹一條。於安石之說。尤委曲回護。誠爲王氏之學者。然所說自芍藥握椒一條外。大抵多引據詳明。皆有資考證。固非漫無根柢。徒爲臆斷之談。敞本與安石異趣。公武又自以元祐黨家。世與新學相攻擊。故特撫其最謬一條。以相排抑耳。

【猗覺寮雜記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朱翌撰。翌字新仲。自號澗山居士。舒州人。政和中登進士第。

南渡後官中書舍人。此編上卷皆詩話。止於考證典據。而不評文字之工拙。下卷雜論文章。兼及史事。近時鮑氏知不足齋刻本。割其下卷六十八條移入上卷。以均篇頁。殊失古人著書之意矣。前載與丞相洪适求序書一篇。鮑氏移之卷末。亦非其舊也。适未及作序而卒。其弟邁始爲序之。稱其窮經考古。上擅騷雅。旁弋史傳。劉克莊後村集中。亦極稱其考證之功。今觀其書。如杜甫已上人茅齋詩。天棘蔓青絲句。據本草改爲顛棘。未免穿鑿。蘇軾詩。宜蠶使爾繭如甕句。事出列仙傳。而引僞託之述。異記。韓愈謝自然詩。實屬唐人。乃云出風俗通。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諸本皆作苦縣光和尚骨立。乃誤作骨力。引南史張融事爲證。鵲填河事。見顏氏家訓。及庾肩吾詩。又見白居易六帖。乃與親家等字。一概謂之俗說。案馬縞中華古今注。亦以鵲填河爲出俗說。然俗說乃沈約所著書。名見隋志。蘇轍詩傳。仍存小序首一句。乃屢謂

之廢序。唐虞自是國號。乃云堯姓唐。舜姓虞。皆不免於疎舛。至於雷琴一條。引元稹詩註。證爲蜀匠。又賀若一條。引唐書王涯傳。證爲賀若夷。不知段安節樂府雜錄稱。貞元中成都雷生善鑿琴。其業精妙。天下無比。彈者亦衆焉。大和中有賀若夷。尤能。後爲待詔。對文宗彈一調。上嘉之。賜朱衣。至今爲賜絳調云云。固俱有明文。不須旁證。亦未爲能究根柢。然其引據精鑿者。不可殫數。在宋人說部中。不失爲容齋隨筆之亞。宜邁序之相推重也。

【能改齋漫錄十八卷】浙江巡撫探進本。宋吳曾撰。曾字虎臣。崇仁人。秦檜當國時。曾上所業得官。紹興癸酉。自敕局改右承奉郎。主奉常簿。爲玉牒檢討官。遷工部郎中。出知嚴州。致仕卒。此書末有其子復跋。稱所記凡二千餘條。釐爲十八卷。自元初以來。刊本久絕。此本乃明人從祕閣鈔出。原闕首尾二卷。焦竑家傳寫之本。遂以第二卷第十七卷。各分爲二。以足其數。實非完帙。又書中分事始辨誤事實沿襲地理議論記詩謹正記事記文方物樂府神仙鬼怪。共十三類。而諸家傳本。或分卷各殊。或次序顛倒。或併爲十五卷。或以第十一卷分作兩卷。而併第九卷入第八卷內。或無謹正一類。而併入記事類中。或多類對一門。談諧戲謔一門。蓋輾轉繕錄。不免意爲改竄。故參錯百出。莫知孰爲原帙也。趙彥衛雲麓漫鈔。又記秦檜卒後。曾不敢出其第十九卷。則當日已無定本。無怪後來之紛紛矣。是書考證頗詳。而當時殊爲衆論所不滿。劉昌詩盧浦筆記。嘗摘其舛誤十一條。又稱其比事門中。案今本無比事之名。多所漏略。舉史記八事以例其餘。趙彥衛雲麓漫鈔。亦摘其中論佛法與天地竝原一條。爲所學之誣妄。併稱其詬訾前賢不少。如詩人得句。偶有相犯。即以爲蹈襲。及恃記博妄。有穿鑿。周輝清波雜志。則謂其記荆王元儼



戲劇批判及宗室子好尚之僻諸事。有論其不應言者。旋被旨毀版。盛如梓怒齋叢談。又載當日有知麻城縣鄭顯文者。遣其子之翰。赴御史臺論曾事。涉訕謗。有旨曾顯文各降兩官。臣僚繳奏。乃黜顯文。送其子汀州編管。後京鏜愛其書。始版行。與輝所記不同。未詳孰是。王士禛池北偶談。以爲曾書多不滿王安石。顯文殆又襲黨人故智。今觀其書。以苟彘爲漢之忠臣。以馮道爲大人。其是非甚爲乖刺。又如孫仲鼇賀秦檜詩。會惇上秦檜書事十絕句。皆臚載無遺。是其黨附權姦。昭然可見。併其書遭人攻擊。蓋由於此。士禛偶未詳考也。然曾記誦淵博。故援據極爲賅洽。辨析亦多精核。當時雖惡其人。而諸家考證之文。則不能不徵引其說。幾與洪邁容齋隨筆相埒。置其人品。而論其學問。棄其瑕類。而取其英華。在南宋說部之中。要稱佳本。則亦未可竟廢矣。

【雲谷雜記四卷】永樂大典本

宋張湜撰。湜有會稽續志。已著錄。此書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皆不載。

惟文淵閣書目載有一冊。其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撮得一百十條。別有徐邦憲書帖一首。及湜識語一則。乃當時冠於卷首者。又有楊楫章穎葉適後序三篇。及湜自跋一篇。尙皆完整無闕。謹依類排次。析爲四卷。而取書帖序跋。分載首末。以略還原本之舊。宋人說部紛繁。大都撫拾瑣屑。侈談神怪。惟湜此書。專爲考據之學。其大旨見自跋中。故其折中精審。釐訂詳明。於諸家著述。皆能析其疑。而糾其謬。如論蕙之非零陵香。而駁邵博聞見錄之舛。論王羲之換鵝。實有黃庭道德二經。而斥蔡絛西清詩話之非。引董德元言。證蘇軾詩。虎頭城之爲虔州。引曾慥百家詞。證虎兒爲米友仁字。而摘施宿任淵二家所註之誤。其釐正是非。確有依據。頗足爲稽古之資。宐當時極重其書也。葉適後跋。以湜所論泊宅編花書名一

條義有未安。別存商榷之語。混併存諸卷中。即是一節。亦與一語異同。務伸己是。書函往返。動溢萬言。訖於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者。意量之公私。相去遠矣。

【西溪叢語二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宋姚寬撰。寬字令威。歙縣人。父舜明。紹聖四年進士。南渡。歷官戶

部侍郎。徽猷閣待制。寬以父任補官。仕至權尚書戶部員外郎。樞密院編修官。其書多考證典籍之異同。如辨文選神女賦。玉字爲王字之誤。辨劉敞論蕭何不爲功曹之誤。辨黃庭堅論徐浩詩。瓊能字押奴來切之誤。辨歐陽修論張繼半夜鐘之誤。辨王安石詩經新義。彤管爲簫笙之誤。皆極精密。至考感甄賦之始末。不辨其非。謂陶潛詩中之田子春。即漢書劉澤傳之田生。謂杜甫詩中之黃衫少年。爲霍小玉傳之黃衫客。又謂甫後逸鮑參軍句。爲譏李白。皆失之穿鑿。附會。註劉禹錫詩翁仲字。不知其不作於洛陽。註李白詩唾井字。不知其出於玉臺新詠。王宋詩引秦嘉贈婦詩。誤以第一首爲徐淑作。引詩品。誤改寶釵字。皆爲疎舛。然大致瑜多而瑕少。考證家之有根柢者也。葉適水心集有西溪集跋。其稱此書以易肥遯爲飛遞。以孟子不若是惛爲不若是忿。二條。又謂金海陵王南侵時。寬推論太乙熒惑行次。決其必敗。未幾果有瓜洲之事。又謂其著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又謂其古樂府流麗哀思。頗雜近體。詩長短皆絕去尖巧。乃全造古律。加於作者一等。蓋亦一代博洽工文之士矣。

【學林十卷】

浙江吳玉埤家藏本

宋王觀國撰。觀國長沙人。其事蹟不見於宋史。湖廣通志亦未之載。

惟賈昌朝羣經音辨。載有觀國所作後序一篇。結銜稱左承務郎。知汀州寧化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末題紹興壬戌秋九月中浣。則南渡以後人也。考晁公武陳振孫兩家書目。及宋史藝文志。是書俱

未著錄。吳曾能改齋漫錄。趙與峕賓退錄。引之均稱曰學林新編。而今所傳本。但題學林。無新編二字。考袁文。甕牖閒評。王楙野客叢書。亦祇稱王觀國學林。則當時已二名兼用矣。書中專以辨別字體字義字音爲主。自六經史漢旁及諸書。凡註疏箋釋之家。莫不臚列異同。考求得失。多前人之所未發。賓退錄嘗摘其誤。以不羹爲羹頡。甕牖閒評亦摘其議資暇集。以行李爲行孛。孛字無所根據。不知玉篇山部有此字。註釋甚詳。能改齋漫錄又摘其謂左傳季氏介其雞。當存高誘註以鎧著雞頭。不當作蒙雞之臆。佛氏精舍江表傳載于吉事。是魏初已有之。觀國謂自晉始有者爲誤。又孟子以言餽之。觀國不取郭璞音義。而取玉篇音甜之說。京索之索。觀國以爲當音山。客反。不知陸氏釋文及五臣之注。韓退之之詩。皆音悉落反。固未嘗誤。亦頗爲他家所駁正。然考證之文。遞相倚撫。此疎彼密。利鈍互形。原不能毫無疵累。論其大致。則引據詳洽。辨析精核者。十之八九。以視孫奕示兒編。殆爲過之。南宋諸儒講考證者。不過數家。若觀國者。亦可謂卓然特出矣。

【容齋隨筆上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內府藏本 宋洪邁撰。邁字景盧。鄱陽人。皓之子。紹興十五年進士。歷官端明殿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其書先成隨筆十六卷。刻於婺州。淳熙閒傳入禁中。孝宗稱其有議論。邁因重編爲續筆三筆四筆五筆。續筆有隆興三年自序。三筆有慶元二年自序。四筆有慶元三年自序。亦各十六卷。而五筆止十卷。蓋未成而邁遂沒矣。其中自經史諸子百家。以及醫卜星算之屬。凡意有所得。即隨手札記。辯證考據。頗爲精確。如論易說卦寡髮之爲宣髮。論幽風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之文。爲農民出入之時。非指蟋蟀。皆於經義有裨。尤熟於宋代掌故。如以宋自

翰林學士入相者。非止向敏中一人。駁沈括筆談之誤。又引國史梁顥傳。證陳正敏遜齋閒覽所紀八十二歲及第之說爲不實。皆極審核。惟自序稱作一筆首尾十八年。二筆十三年。三筆五年。四筆不費一歲。蓋其晚年撰夷堅志。於此書不甚關意。草創促速。未免少有牴牾。如謂劉昭註後漢書五十八卷。補志當在其中。而不知所註乃司馬彪續漢書志。章懷太子以後漢書無志。移補其闕。又駁宣和博古圖釋雲雷磬所引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之文。謂左傳竝無其說。而不知出自國語中。頗爲失檢。又如史家本末及小學字體。皆無所發明。而綴爲一條。徒取速成。不復別擇。然其大致自爲精博。南宋說部終當以此爲首焉。前有嘉定壬申何異序。明李瀚馬元調先後刊行之。考永樂大典所載。應俊合輯琴堂論俗編。中有引容齋隨筆所論服制一條。而今本無之。豈尙有所脫佚歟。明人傳刻古書。無不竄亂脫漏者。此亦一證矣。

【攷古編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錄。是編乃雜論經義異同。及記傳謬誤。多所訂證。其詩論十七篇。反覆推闡。大抵謂詩有南雅頌之名。無國風之名。說極辨博。而究無解於禮記之所引。故終爲後人駁詰。至正朔論。謂周人雖首子以命月。而占星命算。修詞舉事。仍用夏時。象刑論。謂是刑官取其法懸之象魏。而不取畫衣冠異章服之說。其持論雖頗新異。而旁引曲證。亦能有所依據。他若以白居易樂府正韋述所記唐六典。不會行用之誤。以在張掖者乃鮮水。非令鮮水。駁章懷太子所註後漢段熲傳之非。以漢書比景縣。當從劉昫舊唐書作北景。以荀子所稱子弓。即仲弓。非駢臂子弓。以瑯琊臺碑文。證秦以前已嘗刻石。皆典確明晰。非泛爲徵撫。雖亞於容齋隨筆。要勝於鄭樵輩之橫議也。

【演繁露十六卷續演繁露六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程大昌撰。案紹興中春秋繁露初出。其本不完。

大昌證以通典所引劍之在左諸條。太平御覽所引禾實於野諸條。辨其爲僞。因謂董仲舒原書必句用一物以發己意。乃自爲一編擬之。而名之以演繁露。後樓鑰參校諸家。復得繁露原本。凡諸書所引者。具在。譏大昌所見不廣。誤以仲舒爲小說家。其論良是。然大昌所演。雖非仲舒本意。而名物典故。考證詳明。實有資於小學。所引諸書。用李匡又資暇集引通典例。多註出某書某卷。倘有譌舛。易於尋檢。亦可爲援據之法。其書正編不分類。續編分制度文類詩事談助四門。中如衛士扈駕請道等子。當爲鼎子一條。岳珂愧郟錄引吳仁傑鹽石新論甲編。謂魏典章傳有等人之稱。洪翰林云。等人猶候人。蓋軍制如此。大昌所疑。未爲詳允。然書中似此偶疎者。不過一二條。其他實多精深明確。足爲典據。周密齊東野語云。程文簡演繁露初成。高文虎嘗假觀之。稱其博瞻。文虎子似孫。時年尙少。因竊窺之。越日程索回原書。似孫因出一帙曰。繁露詰。其間多文簡所未載。而辨證尤詳。今其書不傳。諸家亦不著於錄。考似孫所著緯略。其精博未必勝於大昌。或傳聞者過。周密誤載之歟。

【緯略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高似孫撰。似孫有剡錄。已著錄。似孫嘗輯經略史略子略集。略騷

略。及此書。今惟子略騷略與此書存。陳振孫書錄解題論其讀書以隱僻爲博。其作文以怪澀爲奇。然考證之學。正不嫌其博。而是編所引。亦皆四庫所著錄。非馮贇之流。詭詞炫俗者比。固不得以隱僻譏也。明沈士龍跋。又稱其慙騷招隱。八風圍棋。毳毼。禡牙之類。全錄藝文初學北堂御覽諸書。無所增輯。知宋世編集。不復具有。摘用類書。誇示宏肆。是誠在所不免。周嬰卮林譏其誤引金樓子。以劉休元水仙賦爲唐。劉子元疎舛。亦不能無。然其言篤實。無所屢託。終出楊慎丹鉛諸錄之上。亦考古者所必資矣。

【甕牖閒評八卷】永樂大典本

案甕牖閒評宋史藝文志及晁公武陳振孫諸家俱未著錄惟李燾續

通鑑長編考異內閒引其書明代文淵閣書目亦有此書一部一冊而均未詳姓名時代永樂大典散載入各韻中亦不題撰人今考袁燮絜齋集有所作其父墓表云先公諱文字質甫四明鄞人幼喜讀書不汲汲於科名而惟務勤學有雜著一編曰甕牖閒評又燮集載其曾祖知隨州曾祖妣石氏臂痛其祖延醫修佛及其父諸軼事皆與是編所紀相合則爲袁文所撰無疑也其書專以考訂爲主於經史皆有辨論條析同異多所發明而音韻之學尤多精審凡偏旁點畫反切訓詁悉能剖別於豪釐疑似之間其所載典故事實亦首尾完具往往出他書所未備雖徵引既繁不無小誤如謂漢書敍傳稱袁盎爲子絲疑傳中字絲爲脫文不知敍傳以四言爲句故加子字以成文如史記項羽本紀稱字羽而自敍亦作子羽是其例也又謂古人日暮倚脩竹佳人殊未來所稱佳人乃賢人考日暮倚脩竹乃杜甫佳人詩云非婦人已謬佳人殊未來乃江淹擬休上人怨別詩合爲一篇尤非至於不知腹猶果然出莊子不知鼠姑爲牡丹不知屠蒯杜蒯乃聲之轉如包胥之爲勃蘇亦均失之眉睫之前而大致賅洽實考據家之善本惜其在宋世已罕流傳迄明遂佚藏書家至不能舉其名又文之子燮孫甫史皆有傳而獨不及文其行事亦幾不可考今幸從沈埋剝蝕之餘復加釐訂排比成編使其姓名學問不致終沒於來世亦可知顯晦之自有其時矣原書卷帙不可考今所輯者尙四百餘則條目頗爲紛雜謹依類詮次分爲八卷一卷論經二卷論史三卷論天文地理人事之類四卷專論小學五卷論詩詞書畫之類六卷論飲食衣服器用宮室之類七卷論釋道技術物產之類而以雜論因果怪異及自記之語終焉



【芥隱筆記一卷】通行本 宋龔頤正撰。頤正字養正，處州遂昌人。本名敦頤，光宗受禪，改今名。爲國史院檢討官。其書名芥隱筆記者，考韓元吉南澗甲乙稿中有題芥隱一詩，爲頤正而作。蓋其書室之名，因以名其所著也。頤正攷證博洽，具有根柢，而舛謬處亦時有之。如韓愈馬上誰家白面郎詩，誤以爲杜甫詩。公羊傳孔父義形於色，誤以爲左傳孔子語。王昌齡夢中喚作梨花雪詩，誤以爲王建。信乎考證之難。然統合全編，則精核者居多。要不在沈括筆談、洪邁隨筆之下。未可以卷帙多少爲甲乙也。每條下多有註語，其中班固賓戲一條，與正文不相應。王安石草堂懷古一條，明註異同。其王建一條，註乃明駁之，似非頤正所自註。然出自誰手，則不可考矣。

【蘆浦筆記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劉昌詩撰。昌詩字興伯，江西清江人。第七卷仙卜一條，稱開禧乙丑竊太常第，則寧宗元年登進士。書末有嘉定乙亥自跋，稱捐俸刻於六峯縣齋，則嘗爲縣令。但六峯不知爲何地。前有嘉定癸酉自序，稱服役海陬，賣鹽外無職事。惟繙書以自娛。凡先儒之訓傳、歷代之故實、文字之譌舛、地理之遷變，皆得溯其源而尋其流。蓋其監華亭蘆瀝場鹽課時作，故以蘆浦爲名也。書中草鞵大王一條，稱紹興癸丑，余客淮南云云。癸丑爲紹興三年，下距嘉定乙亥，凡八十三年。計其年且百餘歲，必無尙爲縣令之理。即距開禧乙丑，亦七十三年。計其年當過九旬，更必無登第之理。考紹熙五年，亦爲癸丑，或傳寫譌舛，以熙爲興歟。其書多糾吳曾能改齋漫錄之失，其論泥軾屏星金根車諸葛亮表脫句、孫叔敖碑舛譌、歐陽修誤題多心經、杜甫詩錯簡，皆有特識。又張栻懋齋銘，本集不載。黃庭堅詠藕詩，實胡藏之作，皆足以資考據。王士禎池北偶談，尤稱其記王復死節之事，可補宋史之闕。又稱其書

流傳甚少。此本爲丹陽賀氏所藏。而綏安謝兆申所傳鈔。則亦可寶之笈矣。惟塗山啓母一條。不能辨淮南子之妄。而轉引後來誕語以實之。未免失之附會。是則文士好奇之弊也。

【野客叢書二十卷附野老記聞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王楙撰。楙字勉夫。長洲人。養母不仕。惟杜

門著述。當時稱爲講書君。是書皆考證典籍異同。前有慶元元年自序。又有嘉泰二年自記一條。稱此書自慶元改元以來。凡三筆矣。繼觀他書。閒有暗合。不免有所竄易云云。蓋刻意自成一家之言。故書中頗譏洪邁容齋隨筆。不免蹈襲。然如和嶠千丈松一條。周顛阿奴火攻一條。皆黃朝英緇素雜記之說。灰釘一條。自云後見藝苑雌黃。亦引此辨。與余暗合。蓋刪除尚有未盡也。其間引據既繁。亦不免小有疎舛。如歐陽修詩本義。謂毛萇以前。無以騶虞爲獸者。楙引六韜以駁之。趙岐孟子題詞。謂孟子無字。楙引孔叢子以駁之。顏師古漢書註。謂玉樹在甘泉。而楙引漢武故事以駁之。傅奕請正佛法表。謂佛漢明帝時入中國。楙引劉向列仙傳序以駁之。杜甫詩筆架沾窗雨句。本詠實景。而楙改沾爲占。引開元天寶遺事以證之。不知是皆晚出僞書。不足爲據也。庾信哀江南賦。晉鄭靡依魯衛不睦句。本反用左傳語。而楙謂非其本義。黃庭堅詩註。引烏孫公主琵琶事。本出傅元琵琶賦序。其石崇王明君詞。乃因烏孫公主之例。想其亦必如是。而楙轉據明君事以駁烏孫公主事。秦觀詞杜鵑聲裏斜陽暮。楙辨暮字不誤。似矣。復謂當作斜陽曙。以避英宗廟諱而改。夫斜陽豈可云曙耶。案觀詞元作社鵲聲裏斜陽樹。宣和中歌者避英宗嫌名。改曙爲暮。見項安世家說。張祐寧王之詩。自屬追詠。而楙以爲目擊。又以與祐詩年代不符。則造爲祐身歷十一朝年一百二十餘歲之說。然則李商隱有九成宮詩。壽更永矣。他如茅盈見史記秦本紀註。

而懋沿梁孫文韜碑。以爲漢人譏其以廟諱爲名。非鷓冠子者柳宗元。而懋云韓愈作盤中詩者蘇伯玉妻。而懋以爲傳元。案懋蓋據陳玉父玉臺新詠誤本。然嚴羽滄浪詩話載玉臺新詠原本甚明。買石得雲饒句。本姚合武功縣詩。而懋以爲王建。餘糧棲畝。本淮南子語。而懋以爲始於左思。以準作准。始於呂忱字林。案字林已佚。此條見郭忠恕佩觿所引。而泛舉唐碑。皆千慮一失。不必曲爲之諱。其餘則多考辨精核。位置於夢溪筆談細素雜記容齋隨筆之間。無愧色也。末附野老紀聞一卷。乃懋父所作。不著其名字。惟據懋題詞。知其爲陳長方之弟子。所記多元祐諸人遺事。而解孟子旣入其笠。尙沿晁氏客語之說。蓋懋曾祖伯虎及與黃庭堅游。庭堅和王炳之惠玉版牋詩。所謂王侯鬚若緣坡竹者是也。案此事見書中髯奴條下。懋父承家世餘聞。故所言如是耳。至懋以其父之書。附己書之末。蓋沿山谷集後附伐檀集例。於義均乖。然伐檀集爲後人所附。非庭堅之意。故分析著錄。以正其名。此書爲懋所自附。非可諉過於他人。故仍其舊第。以著其失。亦春秋褒貶各探其本志之義也。書本三十卷。見於自序。陳繼儒祕笈所刻。僅十二卷。凡其精核之處。多遭刪削。今仍以原本著錄。而繼儒謬本。則不復存目。附糾其失於此焉。

【攷古質疑六卷】永樂大典本 宋葉大慶撰。大慶宋史無傳。是書亦不見於藝文志。惟永樂大典散見

各韻中。又別載入寶慶丙戌葉武子淳祐甲辰其子釋之序各一篇。據其文考之。知大慶字榮甫。當時以詞賦知名。嘗官建州州學教授。其里貫則序文不具。莫能詳也。其書上自六經諸史。下逮宋世著述諸名家。各爲抉摘其疑義。考證詳明。類多前人所未發。其有徵引古書及疏通互證之處。則各於本文之下。用夾註以明之。體例尤爲詳悉。在南宋說部之中。可無愧淹通之目。昔程大昌作攷古編。號稱精審。大慶生

於其後復以爲名似隱然有接迹之意。今以兩書竝較，實亦未易低昂。乃大昌書流傳藝苑，獨此書沈晦不顯。幾至終湮，殆以名位不昌，故世不見重耶。然蠹蝕凋殘，逾數百載，卒能遭逢聖代，得荷表章，亦其光氣之不可掩也。謹探掇編綴，訂正舛譌，釐成六卷。雖其原目不傳，無由知其完闕而已。佚僅存，要可謂吉光之片羽矣。

【經外雜鈔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魏了翁撰。了翁有周易要義，已著錄。是編皆雜錄諸書，而略以己意標識於下，多有不載全文，而但書云云字者。又有如元子心規之類一條，而兩卷互見者。蓋隨手記載，以備考證之用。本無意於著書，後人得其藁本，傳寫成帙也。其中如摘錄古詩十九首及素問數條之類，頗無所取義。龜字元緒，桑字子明之類，尤傷冗瑣。然如鄒淮所記星象之數，楊鼎臣方圓相生圖，吳沆問對錄，論明堂制度，任直翁易心學先天環中圖之類，頗足以資考證。又如論虞仲房所編說文五音譜，失李燾本意，論李燾疑說文籀體爲呂忱竄入之非，論像設始於招魂，論常元楷壅門爲劣，論師不專在傳授，友不專在講習，精神氣貌之間，自有相激發處。論陸贄識權字在伊川之前，論韓愈上李實書與順宗實錄相矛盾，論保蜀碑徒知張大吳氏之功，而不知傷中國之體，論皆中理。其引古詩凜凜歲暮一首，次句作螻蛄多鳴悲，與宋本玉臺新詠合，亦足證今文選刊本之誤也。

【古今考一卷續古今考二十七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古今考一卷，宋魏了翁撰。續古今考三十七卷，元方回撰。回字萬里，號虛谷，歙縣人。宋景定壬戌別省登第，官提領池陽茶鹽，遷知嚴州，入元爲建德路總管。了翁以古制多不可考，兩漢諸儒惟據叔孫通所定某物，猶今之某物，孔賈諸疏則又謂去

漢久遠。雖漢制亦不可考。乃即漢書本紀所載。隨文辨證。作古今考。前有自序一則。然其書未成。僅得二十條。又有錄無書者四條。咸淳丁卯。回得手彙於了翁之子。乃推衍其意。續成是編。併載了翁原書。而各附論於條下。以鶴山先生曰。紫陽方氏曰。別之。其無書四條。回亦補其劉媪夢與神遇一條。併發例於下。曰。鶴山原書有此題。而文闕。今回以意補之。加紫陽方氏曰五字。後此皆回所撰。不再書此五字。或引古於前。則復書之云云。案回之所續。亦以漢書本文標目。而於歷代制度。推類以盡其餘。如拔劍斬蛇條下。則附廣劍考。范增舉玉玦條下。則附玉佩考。蓋特借漢書一物之名。推求古制。而與史家本文。則絕不相涉也。然了翁所考。多在制度。回則以在宋之日。獻媚賈似道。似道勢敗。又先劾之。既反覆陰狡。爲世所譏。及宋亡之時。又身爲太守。舉城迎降於元。益爲清議所不齒。老而無聊。乃倡講道學。以謀晚蓋。故其中多參以理語。如高帝紀寬仁愛人四字。牽引程朱以來諸儒論仁之語。至列目十有二篇。一字之義。盈一卷。未免涉於支離。然回人品心術。雖不足道。而見聞尙屬賅洽。所考多有可取者。併了翁書錄之。亦不以人廢之義也。

【潁川語小二卷】永樂大典本。案潁川語小。宋史藝文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其散見永樂大典中者。惟題爲陳叔方撰。而不著時代。書中稱呂祖謙爲呂成公。考宋史列傳。祖謙卒。未得諡。至理宗時始追爵開封伯。賜諡曰成。則是書在理宗以後矣。周密癸辛雜識載有叔方二事。稱其字曰節齋。宋無名氏詩家鼎鑪。載有節齋陳昉叔方宮詞一首。在趙葵之後。王邁之前。宋詩紀事亦稱陳昉字叔方。號節齋。溫州平陽人。以父任入官。累除吏部尙書。端明殿學士。卒諡清惠。此一陳叔方也。又倪瓚清閨閣集有與陳叔

方書二首。鄭元祐僑吳集有元故慎獨處士陳君墓誌銘一首。稱吳有隱君子曰陳君叔方。其名曰植。爲宋遺民。寧極先生陳深之子。此又一陳叔方也。是書無一字及元事。其宋之陳昉所撰歟。其考究典籍異同。朝廷掌故。酷似洪邁容齋隨筆。其論文多辨別經史句法。又頗似陳騏文。則其中疎舛之處。如謂履端爲閏月之名。則未考左傳疏史記註。謂巨羅不知何器。則未考北史祖斑傳。及李白岑參詩。謂只字毛詩以外。別無所出。則未考楚詞大招。謂銚尾。譌爲獺尾。由黃幡綽。則未考王建詩。及王得臣塵史。謂林逋詩。郭索鉤轉用本草語。則未考揚子法言。及李羣玉詩。較之王觀國學林。王應麟困學紀聞。皆爲少遜。然大致考據詳核。如辨女媧補天非鍊石。則取張湛之說。辨同姓不必同氏。則從許慎之論。以及名稱字義。沿譌襲謬而不知者。皆一一訂證。尤足以砭流俗之非。較之誌俳諧述神怪者。有益多矣。哀而錄之。亦考證家之所取裁也。叔方舊本卷帙無徵。今即永樂大典所存者。略以類從。編爲二卷。

【寶退錄十卷】江蘇巡撫探進本

宋趙與峕撰。與峕字行之。案寶祐五年。陳崇禮作是書序。稱其字曰

德行。與墓誌銘不同。或有兩字。亦未可知。謹附識於此。以宋史宗室世系考之。蓋太祖七世孫也。宋史無傳。志乘亦不載其名。惟趙孟堅彝齋文編有從伯故麗水丞趙公墓銘。曰有宋通直趙君行之之墓。在安吉州歸安縣鄉山之原。君以敏悟之資。秀出璇源。方弱冠已薦取應舉。寧考登寶位。補官右選。調筦庫之任。於婺於秦於衢者三。又監御前軍器所。司行在草料場。蹠蹠西階。逾三十年。未嘗一日忘科舉業也。故自丁卯迄乙卯。以鎖廳舉而試者亦三。春闈率不偶。積階至忠翊。今上皇帝賚賜。予換文階。舊制宗姓換階。視見服官品。忠翊則應得京秩。新制裁革。回視初薦。僅循從事丞處之麗水君。平昔游際貴達。方將汲

引而君疾不可復起矣。年五十七。紹定四年十一月終。上章告謝。尋通直命下。弗之覲也。云云。其敘與皆生平最詳。惟墓誌銘之首。稱其子孟瑤乞銘於某。以丙戌進士同登。則與皆當爲理宗寶慶二年進士。而乃稱其春闈不偶。殆與孟瑤同登進士歟。案孟堅亦非丙戌進士。此文下註代作二字。當爲所代之人也。是書前後皆有與皆題識。前題不署年月。稱平生聞見所及。喜爲客誦之。賓退。或筆於牘。故命以賓退錄。後題稱闕逢涪灘。蓋成於嘉定十七年甲申也。陳崇禮序稱其從慈湖先生問學。蓋楊簡之門人。然書中惟論詩多涉迂謬。於吟咏之事茫然未解。至於考證經史。辨析典故。則精核者十之六七。可爲夢溪筆談及容齋隨筆之續。觀其於王建及花蕊夫人宮詞。前後再見。竝自糾初考之未詳。知其刻意參稽。與年俱進。前乎是者。有鄭康成之註禮註詩。後說不遷就前說。後乎是者。有閻若瓌之尙書古文疏證。後說能訂正前說得失。竝存。愈見其所學之加密。蓋惟不自是。所以能歸於是也。視宋人之務自回護。違心而爭勝負者。其識趣相去遠矣。

【學齋佔畢四卷】通行本

宋史繩祖撰。繩祖字慶長。眉山人。受業於魏了翁之門。了翁鶴山集中有題

史繩祖孝經一篇。即其人也。其仕履始末不甚可考。惟陽昉字溪集。末有其挽詩。結銜稱朝請大夫直煥章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齊郡史繩祖。蓋奉祠時作。所謂齊郡。其郡望也。是書皆考證經史疑義。其中如君子懷刑。訓刑爲型。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訓與爲許。以凡事物之九數皆爲乾元之九。以禹於周易直鼎卦。以至解黃庭堅詩譏蘇軾之類。皆失之穿鑿。又如譏杜預註左傳。誤稱逸書。而不知古文之晚出。謂市井字出後漢循吏傳。而不知本出國語。謂雙聲詩始姚合。而不知先有齊王融之類。皆疎於考據。然其他



按據辨論精確者爲多亦孫奕示兒編之亞也。

【鼠璞一卷】內府藏本。宋戴埴撰。埴字仲培。桃源人。仕履無考。書中楮券源流一條。歷陳慶元開禧嘉定之弊。知爲南宋末人。故書錄解題著錄。而讀書志不著錄也。是書皆考證經史疑義及名物典故之異同。持論多爲精審。其論麟趾爲衰世之語。過泥序文。論性惡曲解荀子。以爲與孟子同功。論崖蜜字承惠。洪之誤。不知鬼谷子實無此文。雖不免小疵。然如論彭祖房中。太公陰謀。蘇軾非武王立說皆正大。其他辨正。如謂詩序絲衣篇引高子靈星之言。知有講師附益之類。率皆確實有據。足裨後學。其曰鼠璞者。蓋取周人宋人同名異物之義。文獻通考列之小說家。失其倫矣。

【朝野類要五卷】浙江巡撫探進本。宋趙昇撰。昇字向晨。自署曰文昌。未詳何地。其始末亦不可考。是書作於理宗端平三年。徵引當時朝廷故事。以類相從。一班朝。二典禮。三故事。四稱謂。五舉業。六醫卜。七入仕。八職任。九法令。十政事。十一帥幕。十二降免。十三憂難。十四餘紀。逐事又各標小目。而一一詳詮。其說體例近蔡邕獨斷。宋至今五六百年。其一時吏牘之文。與縉紳沿習之語。多與今殊。如朝儀有把見科。舉有混試之類。驟讀其文。殆不可曉。是書逐條解釋。開卷釐然。誠爲有功於考證。較之小說家流。資嘲戲侈神怪者。固迥殊矣。

【困學紀聞二十卷】通行本。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康成註。已著錄。是編乃其筭記考證之文。凡說經八卷。天道地理諸子二卷。考史六卷。評詩文三卷。雜識一卷。卷首有自敘云。幼承義方。晚遇艱屯。炳燭之明。用志不分。云云。蓋亦成於入元之後也。應麟博洽多聞。在宋代罕其倫比。雖淵源亦出朱子。然書

中辨正朱子語誤數條。如論語註不舍晝夜舍字之音。孟子註曹交曹君之弟。及謂大戴禮爲鄭康成註之類。皆考證是非。不相阿附。不冝如元胡炳文諸人堅持門戶。亦不至如明楊慎陳耀文國朝毛奇齡諸人肆相攻擊。蓋學問既深。意氣自平。能知漢唐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柢。未可妄詆以空言。又能知洛閩諸儒亦非全無心得。未可概視爲舛陋。故能兼收竝取。絕無黨同伐異之私。所考率切實。可據。良有由也。元時嘗有刻本。卒應龍袁桷各爲之序。卷端題語。尙鈎摹應麟手書。藏棄之家。以爲珍笈。此本乃國朝閣若璩何焯所校。各有評註。多足與應麟之說相發明。今仍從刊本。附於各條之下。以相參證。若璩考證之功。十倍於焯。然若璩不薄視應麟。焯則動以詞科之學。輕相詬厲。考應麟博極羣書。著述至六百餘卷。焯所聞見。恐未能望其津涯。未免輕於立論。是即不及若璩之一徵。以其拾遺補罅。一知半解。亦或可採。故仍竝存之。不加芟蕪焉。

【識遺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羅璧撰。璧字子蒼。自號默耕。新安人。宋史無傳。不知其時代。據書中

前定一條。引陳搏寒在五更頭之讖。稱第五庚申後。又十五年而祚移。則其成書在宋亡以後矣。觀其謂宋代文章多粹自伊洛。發明孔孟。便覺歐蘇氣象不長。又謂夫子之道。至晦翁集大成。諸家經解。自晦翁斷定。然後一出於正云云。蓋傳朱子之學者也。其論養老之制。謂禮記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數語爲委巷之談。排詆經文。殊無忌憚。謂公羊高穀梁俶皆姓姜。亦屬杜撰。謂班史原於劉歆。引葛洪西京雜記後序爲證。不知洪序謂劉子駿有漢書一百卷者。自漢魏以來。絕無是說。乃輕信僞書。尤爲疎舛。然其他爬梳鈎索。徵據舊文。尙頗可採。不獨錢曾讀書敏求記所舉孔子生卒年月一條。爲足資考證也。在

講學之家猶可稱言有根柢矣。

【坦齋通編一卷】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說郛題曰宋邢凱撰。亦不詳其爵里時代。所紀有淳熙

中見冷世光論姓氏事。在孝宗時。又有慶元閒高秉文命題京鏗攻中官王德謙二事。及近見楊誠齋易傳語。則是書成於寧宗以後。又紀乾道辛卯王寧爲武寧宰。其家充里正。則武寧人也。其書多考證經史。略如程大昌演繁露。洪邁容齋隨筆之體。如引思齊之詩。辨文母太任非太姒。引說苑證春秋矢魚。引世說辨元龍百尺樓。引漢書證伏波之號。不可單稱。引國語證列子西方聖人不指佛。引明堂位鄭註證漢書禿翁字。引朱買臣張湯傳。謂漢書自相矛盾。引李吉甫傳。謂唐書前後舛異。引前漢書證豺狼當道二語。不始張綱埋輪。引鄒陽書證鷲鳥累百。二語不始孔融薦禰衡。考訂皆爲精核。他如論術家擇日。及五音配姓之非。論姚察置人事而委天數。論救荒當知戢姦。論羅浮山飛來峯之妄。論漢高祖同罪異罰。論求長生。論毀淫祠。論公儀休怒織帛。不可訓。持論皆爲正大。至所論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不應坐顏回。曾參於殿上。而列其父於廡下。空別立一堂之說。後世建啓聖祠。竟從其議。尤可謂知禮意矣。是書宋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其原本卷帙不可考。今據散見永樂大典者。逐韻掇拾。編爲一卷。雖所存僅數十條。而可取者特多焉。

【愛日齋叢鈔五卷】永樂大典本

案愛日齋叢鈔。散見永樂大典者。共一百四十三條。俱不題撰人姓

氏。考諸家書目。亦多未著錄。惟陶宗儀說郛第十七卷內載有此書二十二條。題爲宋葉某所撰。而不著其名。以永樂大典本參校。相合者十二條。其說郛有而永樂大典脫去者十條。取以參補。實得一百五十

三條。雖原書卷目已佚。而哀輯排訂。尙可考見大略。觀其論先儒從祀一條。有咸淳年號。知爲宋末人所作也。書中大旨。主於辨析名物。稽考典故。凡前人說部如趙德麟王直方蔡條朱翌洪邁葉夢得陸游周必大龔頤正何藻趙彥衛諸家之書。無不博引繁稱。證核同異。其體例與張湜雲谷雜記葉大慶考古質疑彷彿相近。特其文筆拖沓。頗傷冗蔓。又援引多而斷制少。往往愴怳無歸。不能盡出於精粹。然徵據既富。中間訂譌正舛。可採者亦多。如辨印書之起於唐末。準書作准之。不始於宋。銅人之有四鑄。罌之有二義。婦人拜跪之變禮。百官乘輜之初制。以至兩黃裳三白石之類。於考證經史。頗有裨益。其論詩諸條。尤抉摘深微。時能得古人之意。與胡仔魏慶之諸說。足以互相發明。固有未可盡廢者。謹掇拾編次。釐爲五卷。閒有節錄故事。而不及論斷者。蓋永樂大典原本脫佚。今無可參考。亦姑仍其舊錄之焉。

卷一百十九

子部二十九

雜家類三

【日損齋筆記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黃潛撰。潛字晉卿。金華人。延祐二年。賜同進士出身。歷官翰

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諡文獻。事蹟具元史本傳。是書續通考作一卷。危素行狀亦稱一卷。與今本合。書中皆考證經史子集異同得失。其辨史十六則。尤精於辨經。如引史記沛公左司馬得泗州守壯殺之之文。證顏師古漢書註之誤。又引宋實錄李繼遷賜姓名不在真宗時。證僧

文瑩湘山野錄之誤。引據尤極明確。非束書不觀而空談臆斷者也。此本首有至正甲午宋濂序。末有危素所作行狀。及詔令移文。博士傅泰謚議。而未附以劉剛序。蓋附錄三篇。即剛所編入也。惟卷首卷末。均標云大明庚辰。天順四年。十三世孫叔善重刊。今考行狀。潛以至正十七年卒。其時但有孫四人。下距天順四年止。一百三年。不得遂有十三世孫。然其子孫之詞。世系又不應謬誤。是則不可理解之事矣。

【丹鉛餘錄十七卷續錄十二卷摘錄十三卷總錄二十七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明楊慎撰。慎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慎博覽羣書。喜爲雜著。計其平生所敍錄。不下二百餘種。其考證諸書異同者。則皆以丹鉛爲名。顧其志攬苞微。言曰。古之罪人。以丹書其籍。魏志緣坐配沒爲工。樂雜戶者。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升菴名在尺籍。故寄意於此也。凡餘錄十七卷。續錄十二卷。閏錄九卷。慎又自爲刪雅。名曰摘錄。刻於嘉靖丁未。後其門人梁佐。哀合諸錄爲一編。刪除重複。定爲二十八類。名曰總錄。刻之上杭。是編出而諸錄遂微。然書帕之本。校讎草率。譌字如林。又守土者多印以充饋遺。紙墨裝潢。皆取給於民。民以爲困。乃檄毀之。今所行者。皆未毀前所印也。又萬歷中。四川巡撫張士佩。重刊慎集。以諸錄及談苑。醍醐等書。刪併爲四十一卷。附於集後。今亦與總錄並行。此本惟有餘錄。續錄。摘錄。而闕閏錄。然有梁佐之總錄。則閏錄亦在其中。四本相輔而行。以總錄補三錄之遺。以三錄正總錄之誤。仍然慎之完書也。慎以博洽冠一時。使其覃精研思。網羅百代。竭平生之力。以成一書。雖未必追蹤馬鄭。亦未必遽在王應麟馬端臨下。而取名太急。稍成卷帙。即付棗梨。餽訂爲編。祇成雜學。王世貞謂其工於證經。而疎於解經。詳於稗史。而忽於正史。詳於詩事。而略於詩旨。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內。亦確論也。又好僞撰古書。

以證成己說。睥睨一世。謂無足以發其覆。而不知陳耀文正楊之作。已隨其後。雖有意求瑕。詆諆太過。毋亦木腐蟲生。有所以召之之道歟。然漁獵既富。根柢終深。故疎舛雖多。而精華亦復不少。求之於古。可以位置鄭樵羅泌之閒。其在有明。固鐵中錚錚者矣。

【譚苑醍醐九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楊慎撰。其書亦皆考證之語。與丹鉛錄大致相出入。而亦頗有

異同。首有嘉靖壬寅自序。其名醍醐者。謂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猶之精義入神。非一蹴之力也。所稱周八士爲南宮氏。引逸周書南宮忽遷鹿臺之財。南宮百達遷九鼎語。謂南宮忽即仲忽。南宮百達即伯達。尙書所云南宮适即伯适。引據極爲確鑿。又謂先天圖始於希夷。後天圖續於康節。蓋希夷以授穆伯長。穆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之學。則授之康節。其作後天圖。見於邵伯溫之序。朱子所以不明言者。非爲康節直以希夷恐後人議其流於神仙也。其辨析亦最詳明。又從毛傳解鄂不韡韡。云鄂華苞也。今文作萼。不華蒂也。今文作附。謂華下有萼。萼下有附。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可以辨集傳鄂然外見。豈不韡韡之誤。又據漢劉湛所書呂梁碑。碑中序虞舜之世。稱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質之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洗二女同姓尊卑爲婚之疑。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十七世。而司馬遷作周紀。拘於十五王之說。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其數。不知國語之言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也。又引水經注載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琬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攻琬營。臣作橋。越水射之。橋成。遂馳去。此諸葛遺事。本傳不載者。又辨李白

爲蜀之彰明人。歷引其上。裴長史書。與悲清秋賦。及諸詩句。以證唐書稱白爲隴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類。考訂辨論。亦多獲新解。雖腹笥所陳。或有誤記。不免爲後人所摭拾。要其大體。終非儉腹所能辦也。

【正楊四卷】直隸總督採進本。明陳耀文撰。耀文有經典稽疑。已著錄。是書凡一百五十條。皆糾楊慎之譌。成於隆慶己巳。前有李菱序。及耀文自序。慎於正德嘉靖之間。以博學稱。而所作丹鉛錄諸書。不免瑕瑜竝見。真僞互陳。又晚謫永昌。無書可檢。惟憑記憶。未免多疎。耀文考正其非。不使轉滋疑誤。於學者不爲無功。然釁起爭名。語多攻訐。醜詞惡語。無所不加。雖古人挾怨構爭。如吳縝之糾新唐書者。亦不至是。殊乖著作之體。又書成之後。王世貞頗有違言。耀文復增益之。反唇辨難。喧同詬詈。憤若寇讎。觀是書者。取其博瞻。亦不可不戒其浮囂也。朱國禎湧幢小品曰。自有丹鉛錄諸書。便有正楊。又有正正楊。古人古事古字。此書如彼。彼書如此。散見雜出。各不相同。見其一不見其二。閔然糾駁。不免爲前人所笑。是亦善於解紛之說。然博辨者固戒游詞。精核者終歸定論。國禎之病是書。竟欲取考證而廢之。則又矯枉過正矣。

【疑耀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舊本題明李贊撰。贊有九正易因。已著錄。足編前有張萱序。稱負笈數千里。修謁其門。迺哀一編見示。屬以訂正。戊申歲。以地官郎分務吳會。登梓以傳云云。案贊恃才妄誕。敢以邪說誣民。所作藏書。至謂毋以孔夫子之是非。是非我。其他著作。無一非狂悖之詞。而是編考證故實。循循有法。雖閒倡儒佛歸一之說。其言謹而不肆。至云儒不必援佛。佛不必援儒。又云經典出六朝人潤。

色非其本真。且與贊論相反。斷乎不出其手。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云。家有疑耀一書。凡七卷。乃李贊所著。而其門人張萱序刻者。余嘗疑爲萱自纂。而駕名於贊。以中數有校祕閣書及修玉牒等語。萱嘗爲中書舍人。纂文淵閣書目。而贊未嘗一官禁近也。及觀論溫公一條。中云。余鄉海忠介。益信不疑云云。今因士禎之說而考之。奉朝請一條云。余今年五十矣。始爲尙書郎。是萱官戶部時語。贊亦未嘗官六曹也。蘭香一條云。此法在宋已有之。自吾廣始。蘇東坡一條云。東坡寓吾惠最久。文天祥一條云。文璧蓋守余惠州。而以城降元者。是皆廣東人語。與萱之鄉貫相合。贊本閩人。無由作此語也。知此書確出於萱。士禎所言爲不謬。蓋以萬歷中贊名最盛。託贊以行。而其中刪除不盡者。尙有此數條耳。相傳坊間所刻贊四書第一評。第二評。皆葉不夜所僞撰。知當時常有是事也。其書多由記憶而成。如文彥博僞帖。不知爲玉照新志所載。石蒼舒事。翡翠屑金。不知爲歐陽修歸田錄語。謂沈約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二語。爲白居易詩。謂左傳巫尫爲巫者名。尫皆失之疎舛。謂本草稱螻可療目。故陳仲子耳無聞目無見。食螻李而即愈。又謂本草稱蓴鱸作羹。下氣止嘔。張翰在當時意氣鬱抑。遇事嘔逆。故思此味。尤穿鑿無理。然其他考證。乃往往有依據。舊以惡贊之故。併屏斥之過也。今改題。萱名。從其實也。

【藝叢二卷。藝補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鄧伯羔撰。伯羔有今易筌。已著錄。是書援據經籍。考證

詳贍。雖多本舊文。亦頗自出新意。如疑漢有兩牟融。辨出師表原有兩本。皆爲有見。引西京賦證澹淡爲兩字。引唐六典證畊爲兩字。於六書辨析亦精。闢蘇氏禱杙之妄。正邵子稱外臣之非。尤能力持公論。不附和門戶之局。至續博物志本南宋李石所撰。書中明出曾公亮王安石曾慥之名。而疑爲唐人。殊爲



疎舛。又據西溪叢語七修類稿。以落霞爲鳥名。蟲名。亦失別擇。謂通考馬妖常收舞馬。則迂謬彌甚。然隆慶萬曆以後。士大夫惟尙狂禪。不復以稽古爲事。是編廣徵博引。足備參稽。在爾時猶爲篤實之學矣。

【名義考十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明周祈撰。祈蘄州人。始末未詳。前有萬曆甲申劉如寵序。稱爲周

大夫。又有萬歷癸未袁昌祚重刻序。稱其嘗爲民部郎。又稱其從幼時授經。至縮組擁軺。不知確爲何官也。其書凡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各因其名義而訓釋之。其有異同。則雜引諸書。參互辨證。雖條目浩博。不無譌誤。如論月星。則不知推步之術。論何源。則全據傳聞之譌。論廣輪。則不知周禮先有此文。論化日。則不知潛夫論實無此語。論鮮卑。以柳城爲柳州。論肉刑。以漢文爲魏文。論篋篥。爲即琵琶。論杜甫詩。竹根爲酒杯。如斯之類。牴牾恆有。然訂謬析疑。可取之處爲多。惟援引舊文。往往不著出典。不出明人著書之通病云爾。

【筆精八卷】福建巡撫採進本。明徐爌撰。爌有榕陰新檢。已著錄。是編分易通經。臆詩談文字雜記五

門。其曰筆精。取江淹別賦語也。爌以博洽名一時。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謂見其遺書。大半施鉛點墨。題端跋尾。然是書踏駁之處。乃復不少。如以乾象陽在下。爲老子之猶龍。以坤卦黃中。艮卦行其庭。爲皆指道家之黃庭。以繫辭遊魂。爲變爲釋氏之四生六道。皆不免好爲異說。援儒入墨。從王柏之說。謂野有死麕。爲淫詩。從焦竑之說。謂洛書出佛經。從陳元齡之說。謂周實建寅。皆失詳考。他若以鐵衲襠爲馬鞍之飾。不知衲襠爲衲腹。廣雅本有明文。以漢郊祀歌寧字當增入庚青韻。不知齊梁以前本無四聲。謂杜詩。輅筒本李商隱。不知商隱在杜甫後。謂冬青引唐珙林景熙二集。竝載。不知景熙有集。珙無集。謂溶溶爲水。

貌。姿殊詩不應借以詠月。當改爲雨。不知月穆穆以金波。以水比月。漢郊祀歌已然。謂一東二冬爲沈約所分。不知約之詩賦二韻實皆同用。據李涪刊誤分用者。乃陸法言謂蒙齋筆談爲鄭景望作。沿商濬之誤。不知乃葉夢得書。謂李清照爲趙抃子婦。不知趙明誠乃挺之之子。謂琵琶故事皆婦人。而男子無聞。不知賀懷智康崑崙羅黑黑紀孩孩皆著名唐代。亦多涉疎舛。至謂杜牧語多猥澀。羅隱詩極淺俗。而稱高啓梅詩詩隨十里尋春路。愁在三更挂月村之句。爲在林逋疎影暗香一聯之上。尤爲鹵莽。甚至謂孟子不深於易理。周公之作金縢爲不能以命自安。尤明人恣縱之習。特其採摭旣富。可資考證者頗多。亦不可盡廢。衡其品第。蓋張萱疑耀之流亞也。

【通雅五十二卷】左都御史張若淮家藏本

明方以智撰。以智字密之。桐城人。崇禎庚辰進士。官翰林

院檢討。是書皆考證名物象數訓詁音聲。首三卷分五子目。曰音義雜論。曰讀書類略。曰小學大略。曰詩說。曰文章薪火。皆不入卷數。書中分四十四門。曰疑始。專論古篆古音。凡二卷。曰釋詁。分綴集古雋譚語。重言四子目。凡七卷。曰天文。分釋天歷測陰陽月令農時五子目。凡二卷。曰地輿。分方域水注地名異音九州建都考釋地五子目。凡五卷。曰身體。曰稱謂。各一卷。曰姓名。分姓氏人名同姓名鬼神四子目。凡二卷。曰官制。分仕進爵祿文職武職兵政五子目。凡四卷。曰事制。分田賦貨賄刑法三子目。凡二卷。曰禮儀。曰樂曲樂舞。附以樂器。共三卷。曰器用。分書札碑帖金石書法裝潢紙墨筆研印章古器雜器鹵簿戎器車類戲具十三子目。凡五卷。曰衣服。分彩服佩飾布帛彩色四子目。凡二卷。曰宮室。曰飲食。曰算數。各一卷。曰植物。分草竹葦木穀蔬四子目。凡三卷。曰動物。分鳥獸蟲三子目。凡三卷。曰金石。曰諺原。曰切韻聲

原曰脈考曰古方解各一卷明之中葉以博洽著者稱楊慎而陳耀文起而與爭然慎好僞說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勝次則焦竑亦喜考證而習與李贄游動輒牽綴佛書傷於蕪雜惟以智崛起崇禎中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國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掃懸揣之空談雖其中千慮一失或所不免而窮源遡委詞必有徵在明代考證家中可謂卓然獨立矣

【厄林十卷補遺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周嬰撰嬰字方叔莆田人崇禎庚辰以貢入京特授上猶知縣是書體近類書而考訂經史辨證頗爲該洽每條以兩字標目而各引原撰書之人姓以系之如質魚謬杜之類蓋用孔叢子詰墨及王充刺孟之例也其中如駁王僧虔之紀次仲及論杜詩之西川杜鵑等處亦未免於執滯然所刊正有據者多要爲有本之學非率爾著書也王士禛池北偶談稱其辨石尤風一條及解古樂府賜字義一條君苗無姓一條高似孫誤引金樓子一條而謂其詮鍾一條不知名媛詩歸爲吳下人託名鍾譚其中文明太后青雀臺歌杜蘭香降張碩詩數條皆不足辨然鍾惺譚元春之書盛行於天啓崇禎閒至眞贋竝出無由辨別今鄉曲陋儒尙奉其緒論繆種流傳知爲依託者蓋少旣悉其謬即當顯爲糾正以免疑誤後人如士禛之言出於鍾惺則當辨不出於鍾惺即不必辨則惟攻其人非攻其書矣以是咎嬰仍不免於門戶之見也

【拾遺錄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胡燝撰燝有家規輯要已著錄是書雜考訓詁分爲六類授引採輯頗有根據其論語類中如不舍晝夜朱子集註從經典釋文舍音捨及作楚辭辨證則取洪興祖所引顏師古說舍止息也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燝謂當以辨證之說爲定今也

純集註從說文。爨引儀禮疏。古緇紂二字竝行。釋文云。紂音緇。依字系旁才。後人以才爲屯。因作純。是純即緇也。君子不以紺緇飾。孔氏注一八曰。緇。爨則引爾雅考工記。以正其誤。卞莊子之勇。集註云。見說苑。爨則以爲先見荀子。邦無道則卷而懷之。集註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爨則據左傳。謂甯殖當作甯喜子。見南子。陳自明以爲南蒯。爨則據左傳。南蒯叛時。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詆其說爲不通。其孝經類中。范祖禹古文孝經說言之不通也。句。爨謂誤以司馬光註爲經文。其孟子類中。摩頂放踵。據李善文選註所引。放作致於二字。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據漢書食貨志所引。謂檢當作斂。趙岐註以曾西爲曾子之孫。以曹交爲曹君之弟。集註竝從之。爨則據左傳。鬪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證當從經典釋文。以曾西即曾申。據左傳。哀公八年。宋人滅曹。證曹交乃以國爲氏。非曹君之弟。又據呂氏春秋。知孔子置郵傳命之言。爲論舜服三苗。其小學類中。據參同契證急就篇之老復丁。據詛楚文在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知小篆非剗自李斯。據顧命齊侯呂伋。知竹書稱太公卒於康王六年之妄。據張說謝碑額表。知以季札墓碑爲孔子書。始於唐人。雖持論多本舊人。然要非空疎者可比。其經說類中。司馬光語一條。自漢儒至宋慶歷一條。尤深中末流之失。其儷考類中。論文考古。亦多可採。上方楊慎則不足。下較焦竑則勝之多矣。原本刻於明季。分爲十卷。後版燬於火。其書遂亡。其裔孫得殘闕舊本。復爲掇拾。僅存論語八十一條。孝經十六條。孟子七十四條。小學四十二條。經說二十一條。儷考六十三條。特十之一二而已。然亦足以見其厓略矣。

【日知錄三十二卷】內府藏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是書前有自記。稱自少

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蓋其一生精力所注也。書中不分門目。而編次先後。則略以類從。大抵前七卷皆論經義。八卷至十二卷皆論政事。十三卷論世風。十四卷十五卷論理制。十六卷十七卷皆論科舉。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論藝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雜論名義。二十五卷論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論史法。二十七卷論注書。二十八卷論雜事。二十九卷論兵及外國事。三十卷論天象術數。三十一卷論地理。三十二卷爲雜考證。炎武學有本原。博瞻而能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楊慎。焦竑諸人。偶然涉獵。得一義之異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閣若璩。作潛邱劄記。嘗補正此書五十餘條。若璩之壻沈儼。特著其事於序中。趙執信。作若璩墓誌。亦特書其事。若璩博極羣書。睥睨一代。雖王士禛諸人。尙謂不足當抨擊。獨於詰難此書。沾沾自喜。則其引炎武爲重。可概見矣。然所駁或當或否。亦互見短長。要不足爲炎武病也。惟炎武生於明末。喜談經世之務。激於時事。慨然以復古爲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悞而過銳。觀所作音學五書後序。至謂聖人復起。必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是豈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書序。乃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爲末務。殆非篤論矣。

【義府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

黃生撰。生有字詒。已著錄。此書皆考證劄記之文。上卷論經。下卷

論諸史諸子諸集。附以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酈道元水經注。所載古碑陶宏景周子良冥通記。訓詁以別教之書綴之。卷末示外之意焉。生於古音古訓。皆考究淹通。引據精確。不爲無稽臆度之談。如據說文辨周禮雅。毳。正賈公彥丁度之誤。引賈誼論陳琳檄。證尙書漂杵爲漂植。引爾雅證禮記鄭注烹魚。

去乙之誤。引呂覽證朱襪非朱領。引檀弓彌牟爲木。證勃鞞爲披。引左傳及詩序。證檀弓請庚之庚。訓道路。引唐書廉訪。證周官六計之廉。訓察。引吳越春秋。證鄂不即鄂耐。引左傳證出於其類之出。訓產。引周禮載師閭師。證夫布里布爲二事。引詩王風。證孟子施施。引左傳劉子語。證司中。引繫辭證信信當讀申。引禮記稱說命爲兌命。解行路兌矣。當訓說。引漢書證志微。噍殺當爲纖微。憔悴。引周頌爾雅證鄭衆解。牘應雅之譌。引爾雅證終軍許慎解豹文鼠之所以異。引後漢書李膺傳。證師古解軒中之譌。引孝經疏。證後漢書辜較估較辜。權酤權之義。引史記貨殖傳。證刁悍當爲雕悍。引潛夫論證關龍即叅龍。引莊子證列子蕉鹿之蕉爲樵。引世說註證茗芋即酪酏。皆根柢訓典。鑿鑿可憑。至於引莊子斷在溝中。解斷斷。引王莽傳謂青蠅蒼蠅當作蠅。引國策解氓爲流民。引易奇偶證奇貨。閒有穿鑿附會。又哉才通用。引顏真卿碑。不引考古圖。昌榮肉飛。引世說。不引吳越春秋。所許通用。引顏師古漢書注。不引世說。九德。引三國志注。不引國語。登時。引集異記。不引焦仲卿妻詩。亦有失之眉睫之前者。然小小疎舛。不足爲累。雖篇帙無多。其可取者。要不在方以智通雅下也。

【藝林彙考二十四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自南撰。自南字畱侯。吳江人。順治壬辰進士。官山東

蓬萊縣知縣。是書凡五篇。曰棟宇。曰服飾。曰飲食。曰稱號。曰植物。前有秀水陳鑑題記。云此書凡二十四篇。卷帙甚多。當時所刻止此。然切於人事者略備矣。棟宇篇。子目凡十。曰宮殿。府署。亭臺。門屏。廟室。寺觀。宅舍。廡序。梁欂。溝塗。服飾篇。子目凡八。曰冠幘。簪髻。裝飾。袍衫。佩帶。襪袴。履舄。繪布。飲食篇。子目凡六。曰饗膳。羹鼓。粉餽。魚膾。酒醴。茶茗。稱號篇。子目凡十一。曰宮掖。宗黨。戚屬。尊長。朋從。卒伍。編戶。僕妾。巫優。譚

名道釋。植物篇止一卷。無子目。所載僅瓊花一類。案棟宇服飾飲食稱號四篇。皆有自南題辭。而植物篇獨無之。蓋尙非完帙也。其所徵引。率博瞻有根柢。故陳鑑題記又述汪份之言曰。彙考所載諸書。皆取有辨正者。閱之足以益智祛疑。又所採必載書名。令習其書者。可一望而知。欲觀原文者。亦可按籍以求。其體例皆非近世類書所能及。所論頗得其實。故特錄之。雜考類中。不與他類書竝列焉。

【潛邱劄記六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國朝閣若璩撰。若璩有尙書古文疏證。已著錄。是編皆其考證

經籍隨筆劄記之文。曰潛邱者。若璩本太原人。寄居山陽。爾雅曰。晉有潛邱。元和郡縣志曰。潛邱在太原縣南三里。取以名書。不忘本也。此書傳本有二。一爲其孫學林所刻。一爲山陽吳玉搢所刪定。考若璩尙書古文疏證卷六第八十一條下。有云。潛邱劄記。恐世不傳。仍載其說於此。然所載兩條。一推春秋莊公十八年日食。一推晉光熙元年正月七月十二月頻食。今兩本皆無之。蓋其少年隨筆劄記。本未成書。後人掇拾於散逸之餘。哀合成帙。非其全也。此本即吳玉搢所重定。原刻首兩卷。雜記讀書時考論。多案而未斷。此本刪併爲一卷。原刻卷三曰地理餘論。以禹貢山川及四書中地名。已詳疏證與釋地。此特餘論耳。此本次爲卷二。而取首兩卷內合於此一類者。次爲卷三。原刻卷四上錄雜文序跋。卷四下曰喪服翼注。曰補正。曰知錄。此本取首兩卷內涉及喪服者。次喪服翼注。後合爲四卷。移雜文序跋。附補正。曰知錄。後次爲卷五。原本以與人答論經史書錄之卷五。以應博學宏詞賦一首。併雜詩若干。首錄之卷六。詩賦非若璩所長。且劄記不當及此。此本刪去。而在其與人答論經史書次爲卷六。蓋學林綴輯其祖之殘稿。徒欲一字不遺。遂致漫無體例。此本較學林所編。尙有端緒。今姑從之。中間重見者四條。三見者一條。尙

沿原本之誤。今悉爲刪正。若璩學問淹通。而負氣求勝。與人辨論。往往雜以毒詬惡語。與汪琬遂成讎讐。頗乖著書之體。然記誦之博。考核之精。國初實罕其倫匹。雖以顧炎武之學。有本原。日知錄一書。亦頗經其駁正。則其他可勿論也。茲編雖緝錄而成。非其全豹。而言言有據。皆足爲考證之資。固不以殘闕廢之矣。

【淇園札記四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姜宸英撰。宸英有江防總論。已著錄。是書皆其考證

經史之語。而訂正三禮者尤多。其中如堅主天地合祭之說。未免偏執。引軒轅大角傳。謂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以證角爲民之義。亦未免穿鑿。又如引西京雜記。薄蹠事。證造紙不始蔡倫。不知乃吳均僞書。引張平宅戰艦聲如野猪事。證陰子春先鳴語。不知先二子鳴。乃出左傳。引篠驂爲宋祁語。不知乃唐徐堅文。引李廣鑄虎頭爲洩器爲虎子之始。不知漢制侍中所執。乃在廣前。引顏竣婦人詩集爲玉臺新詠之祖。不知新詠非婦人詩。亦皆不免小有疏舛。然考論禮制。精核者多。猶說部之有根柢者。前有自序。稱閣若璩欲改札記爲筭記。以爾雅注左傳注。皆有簡札之文。而筭則古人奏事之名。故不從其說。論亦典核。其書據鄭羽達所作宸英小傳本爲三卷。此本二卷。乃黃叔琳編入淇園集者。豈有所刪削與合併歟。

【白田雜著八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王懋竑撰。懋竑有朱子年譜。已著錄。是編皆其考證辨

論之文。而於朱子之書用力尤深。如易本義九圖論家禮考。皆反覆研索。參互比較。定爲後人所依託。爲宋元以來儒者之所未發。孟子序說考。謂集註從史記綱目從通鑑年月互異。書楚詞後。謂集註誤從舊



說。而以九章所述證史文之外。其讀史諸篇。於通鑑綱目。多所拾遺補闕。而朱子荅江元適書。薛士龍書。考一篇。語盈一卷。皆根柢全集語錄。鉤稽年月。辨別異同。於爲學次第。尤豁若發蒙。蓋篤信朱子之書。一字一句。皆沈潛以求其始末。幾微得失。無不周知。故其言平允如是。非浮慕高名。借以劫伏衆論。而實不得其涯涘者也。至呂祖謙大事記本非僻書。而儒林傳考第七條下。自注曰。大事記今未見其書。俟再考。絕不以偶闕是編。而諱言未見。與惠棟九經古義。自稱未見。易舉正者相同。均猶有先儒篤實之遺。知其他所援引。皆實見本書。與楊慎焦竑諸人。動輒影撰者異矣。此本後有乾隆丁卯河間紀容舒跋。稱抄自景州申翊家。未知爲懋竑所自訂。或翊所選錄。近別有白田草堂全集。凡此本所載。皆在其中。而此本所無者。幾十之六。大抵多酬應之文。不及此本之精核。蓋其後人珍藏手澤。片語不遺。故不免失於簡汰。今以新刻全集。別存目於集部中。此本篇篇標目。雖似雜文。而實皆考證之體。故特入於雜類。亦東觀餘論編入子家之例也。

【義門讀書記五十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國朝蔣維鈞編。皆其師何焯校正諸書之文也。焯字貺瞻。長洲人。康熙四十一年。用直隸巡撫李光地薦。以拔貢生入直內廷。尋特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授編修。後坐事褫職。仍校書武英殿。康熙六十一年。復原官。贈侍讀學士。焯文章負盛名。而無所著作。傳於世。沒後。其從子堂。哀其點校諸書之語。爲六卷。維鈞益爲蒐輯。編爲此書。凡四書六卷。詩二卷。左傳二卷。公羊穀梁各一卷。史記二卷。漢書六卷。後漢書五卷。三國志二卷。五代史一卷。韓愈集五卷。柳宗元集三卷。歐陽修集二卷。曾鞏集五卷。蕭統文選五卷。陶潛詩一卷。杜甫集六卷。李商隱集二卷。考證皆極精密。其兩

漢書及三國志乾隆五年禮部侍郎方苞校刊經史頗採其說云。

【樵香小記二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何瑋撰瑋字君琢號勵菴宛平人雍正癸丑進士官至

宗人府主事是編皆考證之文凡一百二十條論經義者居其大半亦頗及字學韻學其論六書頗與舊說異同如謂禿字當從禾會意說文謂人伏禾下固屬謬妄即六書正譌改爲從木諧聲亦非確論謂說文訓爲字爲母猴本末倒置當是先有爲字乃借以名猴謂射字從身從寸積籀文象手持弓形之譌其說皆未免於獨創至其解春秋西狩獲麟解周禮奔者不禁解詩野有死麕亦時能發先儒所未發其學問大旨蓋出入於閻若璩顧炎武朱彝尊毛奇齡諸家故多演其緒論云

【管城碩記二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文靖撰文靖有禹貢會箋已著錄此其筆記也自經史

以至詩文辨析考證每條以所引原書爲綱而各繫以論辨略似學林就正之體而考訂加詳大致與箋疏相近若其讀易據梁武以解文言而王應麟所輯鄭注尙未之見讀史引證乃及於潘榮之總論劉定之之十科策略蔡方炳之廣治平略廖文英之正字通陰時夫之韻府羣玉斯皆未免汨於俗學要其推原詩禮諸經之論旁及子史說部語必求當亦可謂博而勤矣

【訂譌雜錄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鳴玉撰鳴玉字廷佩號吟鷗青浦人歲貢生乾隆丙辰薦

舉博學鴻詞是編皆考訂聲音文字之譌大抵採集諸家說部而參以己說其中有闡合前人者如文選神女賦一條謂玉字顛倒互寫是矣然始辨其誤者爲姚寬西溪叢語申明其義者爲張鳳翼文選纂註而鳴玉仍反覆力辨之是未見二說也揚子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一條鳴玉歷引後漢書逸民

傳注陳子昂碑韓愈詩證今本誤慕是矣。然今本實作纂不作慕。其誤爲慕則自張九齡感遇詩孤鴻海上來一首押入遇韻始以爲近人所誤。則非也。龍鍾一條不取竹名石名之說是矣。然誤以岑參雙龍鍾淚不乾句爲常建詩。又李匡又資暇集所解龍鍾之義乃誤指爲龍爪泥痕。鳴玉未及引駁亦疎漏也。雙鯉魚一條駁漢陳勝傳宋書符瑞志魚腹藏書之說是矣。然此語始見蔡邕飲馬長城窟行。而但引古詩尺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是蔡邕後語非其本也。凡此偶然失檢時亦有之。要其但引古書互相參證不欲多生新意自見所長所以言皆有據所得反較諸家爲多。狐白之裘固非一腋其網羅會粹之勤亦未可遽沒也。

【識小編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董豐垣撰。豐垣字菊町烏程人。乾隆辛未進士官東流縣知縣。是書凡二十四篇。議禮者十之九。如前儒謂祭社即祭地。多不信。周禮祭地於澤中方丘之文。豐垣因襲其說而附會於周禮謂澤中之方丘即王制之大社。同在庫門內。今考明堂位曰。春社秋省。郊特牲曰。社祭土。日用甲。月令曰。中春擇元日命民社。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肆師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疏曰。此社亦是秋祭社之日也。據此則祭社自以春秋甲日。方丘自以夏日。至不得合而爲一也。豐垣又因方丘一名方澤。遂牽一澤字併合澤宮方澤爲一。今考禮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疏曰。澤所在無文。蓋於寬閒之處。近水澤爲之。又考周官澤虞註曰。澤水所鍾也。則方澤之宮皆近川澤。庫門之內焉得爲水所鍾乎。豐垣又謂卿大夫入官而受祿者待臣之常數。有功而受地者優臣之常典。則是無采地者其常而有采地者其變。今考禮運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

采以處其子孫。是爲制度。云制度者。舉其常也。則大夫有采。非優異之特典。明矣。晉語曰。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言常制也。荀子正論篇。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云五乘之地。三乘之地。皆言乎大夫士之常祿也。晉語。韓宣子以秦后子及楚公子賦祿。問於叔向。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以秦公子富爲難。叔向對以無績於民。乃與子干均其祿。夫受此一卒之地。傳明言無績於民。則豐垣必云有功而始受地者。不亦誤乎。春秋襄二十二年。傳曰。國之蠹也。令倍其賦。蓋倍魯大夫御叔之賦也。杜註。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爲罰。御叔於魯。非有功之大夫。而有國邑。昭十六年。傳。鄭大旱。使屠擊祝欸。豐垣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奪之官邑。夫屠祝豎微職耳。而亦得有官邑。則謂有功始受地。何所據乎。豐垣蓋誤讀周禮司勳之文。以賞田加田爲采地。故有是說也。豐垣又謂大夫三廟。王制有太祖而無曾祖。祭法有曾祖而無太祖。大夫于祫及其高祖。則未必有高祖廟矣。今考大傳于祫及其高祖。疏曰。此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得及太祖。故王制大夫有太祖。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若有善於君。得祫。則亦祫於太祖廟中。徧祫太祖以下。據此。則于祫止及高祖。自據無始祖廟者耳。豐垣即以證大夫無始祖廟。是見其一不見其二也。大傳曰。別子爲祖。註曰。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以爲祖而無廟。豈尊祖之謂乎。白虎通曰。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爲高祖。後者爲小宗。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據此。則大宗不易於下。由始祖不遷於上也。大夫而爲大宗。若無始祖廟。又何緣爲百世之宗。核其所言。殊乖禮意。況周官官祭。僕有曰。凡祭祀。王之所

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註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則同姓之卿大夫。尙得遠立祖王之廟。而先自絕其始封之祖。可乎。是亦未之詳檢也。他如謂禹貢五服。職方九服。二而實一。謂周禮公五百。侯四百里。猶云今魯爲方百里五。非爲方百里者二十五。謂祭法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不及魯語郊堯而宗舜。亦皆前儒之緒論。至駁萬斯大禘祫一事。魯禘不追所自出。及東周祖文宗武不祖稷之說。又駁毛奇齡祧主別立廟不藏太祖廟之說。議論最正。援據亦詳。爲有裨禮制。在近人之中。尙爲究心經義者。雖論多出入。固亦有可節取者焉。

右雜家類。雜考之屬。五十七部。七百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考證經義之書。始於白虎通義。蔡邕獨斷之類。皆沿其支流。至唐而資暇集刊誤之類。爲數漸繁。至宋而容齋隨筆之類。動成巨帙。其說大抵兼論經史子集。不可限以一類。是真出於議官之雜家也。班固謂雜家者。流出於議官。今彙而編之。命曰雜考。

## 卷一百二十

### 子部三十

#### 雜家類四

【論衡三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漢王充撰。充字仲任。上虞人。自紀謂在縣爲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爲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又稱永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章

和二年罷州家居。其書凡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招致篇有錄無書。實八十四篇。考其自紀曰。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案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太多。然則原書實百餘篇。此本目錄八十五篇。已非其舊矣。充書大旨詳於自紀一篇。蓋內傷時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虛僞。故發憤著書。其言多激刺。孟問孔二篇。至於奮其筆端。以與聖賢相軋。可謂諄矣。又露才揚己。好爲物先。至於述其祖父頑很。以自表所長。傾亦甚焉。其他論辨。如日月不圓諸說。雖爲葛洪所駁。載在晉志。然大抵訂譌。砭俗。中理者多。亦殊有裨於風教。儲泳祛疑說。謝應芳辨惑編。不是過也。至其文反覆詰難。頗傷詞費。則充所謂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衆。簿籍不得。少失實之事。多虛華之語。衆指實定宜。辨爭之言。安得約徑者。固已自言之矣。充所作別有譏俗書。政務書。晚年又作養性書。今皆不傳。惟此書存。儒者頗病其蕪雜。然終不能廢也。高似孫子略曰。袁崧後漢書載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爲談助。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其論可云允愜。此所以攻之者衆。而好之者終不絕歟。

【風俗通義十卷附錄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漢應劭撰。劭字仲遠。汝南人。嘗舉孝廉。中平六年。拜泰

山太守。事蹟具後漢書本傳。馬總意林稱爲三國時人。不知何據也。考隋書經籍志。風俗通義三十一卷。註云錄一卷。應劭撰。梁三十卷。唐書藝文志。應劭風俗通義三十卷。崇文總目。讀書志。書錄解題。皆作十卷。與今本同。明吳瑄刻古今逸史。又刪其半。則更闕略矣。各卷皆有總題。題各有散目。總題後略陳大意。而散目先詳其事。以謹案云云。辨證得失。皇霸爲目五。正失爲目十一。愆禮爲目九。過譽爲目八十。反爲目十。音聲爲目二十。有八。窮通爲目十二。祀典爲目十七。怪神爲目十五。山澤爲目十九。其自序云。謂之

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後漢書本傳稱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不知何以刪去義字或流俗省文如白虎通義之稱白虎通史家因之歟其書因事立論文辭清辨可資博洽大致如王充論衡而敘述簡明則勝充書之冗漫舊本屢經傳刻失於校讐頗有譌誤如十反類中分范茂伯邳朗伯爲二事而佚其斷語窮通類中孫卿一事有書而無錄怪神類中城陽景王祠一條有錄而無書今竝釐正又宋陳彭年等修廣韻王應麟作姓氏急就篇多引風俗通姓氏篇是此篇至宋末猶存今本無之不知何時散佚然考元大德丁未無錫儒學刊本前有李果序後有宋嘉定十三年丁黼跋稱余在餘杭借本於會稽陳正卿正卿蓋得於中書徐淵子譌舛已甚殆不可讀愛其近古鈔錄藏之攜至中都得館中本及孔復君寺丞本互加參考始可句讀今刻之於夔子好古者或得舊本從而增改是所望云則宋寧宗時之本已同今本不知王氏何以得見是篇或即從廣韻註中輾轉援引歟永樂大典通字韻中尙載有風俗通姓氏一篇首題馬總意林字所載與廣韻註多同而不及廣韻註之詳蓋馬總節本也然今本意林無此文當又屬佚脫今採附風俗通之末存梗概焉

【封氏聞見記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唐封演撰演里貫未詳考封氏自西晉北魏以來世爲渤海蓀

人然唐書宰相世系表中無演名疑其疎屬也書中石經一條稱天寶中爲太學生貢舉一條記其登第時張繹有千佛名經之戲然不云登第在何年佛圖澄碑一條記大歷中行縣至內邱則嘗刺邢州卷首結銜題朝散大夫檢校尙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而尊號一條記貞元閒事則德宗時終於是官也是書唐宋藝文志通志通考皆作五卷書錄解題作二卷殆輾轉傳鈔互有分合此本十卷末有元至正辛

丑夏庭芝跋。又有明吳岫朱良育孫允伽陸貽典四跋。良育跋云。自六卷至十卷。友人唐子畏見借所鈔。近又於柳大中借鈔前五卷。第七卷中全局俱欠。只存末後一紙耳。今考目錄所列凡一百一條。第一卷僅二條。不盈兩紙。亦似不完。第三卷銓曹一條。闕其末。而風憲一條全佚。不止闕第七卷。第七卷中視物遠近一條。海潮一條。北方白虹一條。西風則雨一條。松柏西向一條。皆全佚。蜀無兔鷓一條。佚其前半。月桂子一條。僅完。其下石鼓一條。弦歌驛一條。又闕。高唐館一條。亦不完。其上下溫湯一條。又闕其末。而目錄此條之下註增字。亦非僅存末一頁者。中間又頗多闕字。允伽跋稱。借秦西巖本重校。意其與朱本小異歟。然稱朱跋從秦本錄出。則又不可解。疑久無刊本。遞相繕寫。又非復朱氏之舊矣。唐人小說多涉荒怪。此書獨語必徵實。前六卷多陳掌故。七八兩卷多記古蹟及雜論。均足以資考證。末二卷則全載當時士大夫軼事。嘉言善行居多。惟末附諧語數條而已。其中音韻一條。記唐韻部分。爲陸法言之舊。其同用獨用。則許敬宗所定。爲諸書之所未言。文字一條。論隸書不始程邈。援水經注爲證。明楊慎矜爲獨見者。乃演之而已。言又顏真卿韻海鏡源。世無傳本。此書詳記其體例。知元陰時夫韻府羣玉實源於此。而後人不察。有稱真卿取句首字。不取句末字者。其說爲杜撰欺人。併知永樂大典列篆隸諸體於字下。乃從此書竊取其式。而諱所自來。月中桂一條。記桂子月中落一聯。爲宋之問台州詩。足證計有功唐詩紀事。駱賓王爲僧之妄。他如論金雞露布鹵簿官銜石誌碑碣羊虎拔河諸條。亦皆原委詳明。唐人說部自顏師古匡謬正俗。李匡又資暇集。李涪刊誤之外。固罕其比偶矣。

【尙書故實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唐李綽撰。綽仕履未詳。考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趙郡李氏南祖之



後有名綽字肩孟者。爲吏部侍郎舒之曾孫。書中自稱趙郡人。或即其人歟。是書宋史藝文志凡兩載之。一見史部傳記類。一見子部小說類。而註其下云。綽一作緯。實一作事。今案曾慥類說所引亦明標李綽之名。則作緯者誤矣。自序稱賓護尙書張公。三相盛門。博物多聞。綽避難圃田。每容侍話。凡聆微引。必異尋常。遂纂集尤異。作此書。蓋皆據張尙書之所述也。惟張尙書不著其名。新唐書藝文志沿崇文總目之譌。以張尙書爲即延賞。晁公武陳振孫已斥其誤。然書中稱嘉貞爲四世祖。又稱嘉祐爲高伯祖。則所謂張尙書者。當在彥遠。天保彥修曼容諸兄弟中。其文規次宗乃宏靖子。於嘉貞爲曾孫。不可稱高祖。振孫乃皆以其不登八座爲疑。亦非也。觀其言賓護移知廣陵。又言公除潞州旌節。則必嘗爲揚州刺史。昭義節度使者。當以史於天保諸人下。略其官位。遂致無可考耳。其書雜記近事。亦兼考舊聞。如司馬承禎王谷。盧元公尉遲迴。韋卿材。謝真人淪落衣冠。章仇兼瓊。郭承嘏諸條。雖頗涉語怪。然如蘭亭叙入昭陵。顧長康畫清夜遊西園圖。謝赫李嗣真評畫百衲琴。戴容刻佛像。碧落碑。狸骨帖。寶章集。靈芝殿佛敎屬鬼宿。昌黎生改金根車。謝安無字碑。鄭虔三絕。顧況工畫諸軼事。皆出此書。而墓碑有圓空德政碑。不當有圓空一條。楊子華畫牡丹花。已見北齊一條。晉書寒具一條。省試鶯出谷詩一條。杜牧未爲比部一條。王右軍書千字文一條。尤頗有考證。王楙野客叢書引據最爲博洽。而牡丹引楊子華事。天廚引西園圖事。又引其東方朔一條。證山海經事。皆據爲出典。在唐人小說中。亦因話錄之亞也。惟張宏靖蕭齋記。本爲李約作。原記尙存。而云蕭齋在張氏東都舊第。李商隱僅兩任校書郎。一任太學博士。本傳可考。而云臺儀自大夫以下至監察。通謂之五院御史。唐國歷五院者。惟李商隱。張延賞。溫造三人。皆爲失實。要之瑕。

不揜瑜固不以一二小節廢矣。

【灌畦暇語一卷】浙江巡撫探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中皆自稱曰老圃。唐太宗一條獨稱臣稱皇祖。

知爲唐人。蒲且子一條稱近吳道元亦師張顛筆法。又引韓愈詩二章。云後來豈復有如斯人。則中唐以後人也。前有自序稱早年血氣未定。鋪方紙運寸管。亟起以干一日之名。力盡志殫。僅能如願。又稱急意勇退。脫謝纓弁。則亦嘗登第從仕矣。其書凡三十二條。觀其答黃仲秉一條。宗旨蓋出於黃老。而大抵持論篤實。亦不悖於聖賢。所載魏繁欽生茨詩一篇。馮氏詩紀未載。蓋未見其書。唐志宋志皆不著錄。惟陳振孫書錄解題始著其名。然朱子作韓文考異於岐山下一首註云。世有灌畦暇語一書。謂子齊初應舉。韓公賞之。爲作丹穴五色羽云云。則其傳已久矣。此本爲陸氏奇晉齋所刊。未有李東陽跋云。余頃儲京城之西。有賣雜物者過門。見其篋有故書數種。大抵首尾不全。灌畦暇語一編。尤爲斷爛。余以數十錢購得之。因料理其可讀者。才得三十餘條云云。則此書乃東陽所理之殘本。今彭寵奴一條。佚其後半。韓愈詩一條。佚其前半。凡闕二十八行有奇。又非東陽所理之舊矣。然核其詞旨。確爲唐人著述。雖殘闕終可貴也。

【春明退朝錄二卷】浙江巡撫探進本 宋宋敏求撰。敏求有唐大詔令已著錄。是書文獻通考凡兩出。

其名。一入於故事。一入於雜家。今觀所記。雖多述宋代典制。而雜說雜事亦錯出其間。則究爲雜家類也。

前有敏求自序。稱熙寧三年。予以諫議大夫奉朝請。考宋史敏求本傳。熙寧元年。以知制誥貶知絳州。即

於是歲召還爲諫議大夫。王安石惡呂公著。出知潁州。敏求草制忤安石。請解職。未聽。會李定自秀州判

官除御史敏求封還詞頭遂以本官奉朝請又考宋史呂公著傳公著之罷中丞正在熙寧三年蓋即是時王侁東都事略謂敏求自絳州遷右諫議大夫後知制誥在職六年者誤也其序末但稱十一月晦蓋蒙上熙寧三年之文然其下卷又有熙寧七年六月十三日之註豈先爲序而後成書如程伊川春秋傳之類歟

【筆記三卷】

兩淮鹽政探進本

宋

宋祁撰

祁有益部方物略已著錄其書上卷曰釋俗中卷曰考訂多

正名物音訓裨於小學者爲多亦閒及文章史事下卷曰雜說則欲自爲子書造語奇雋多似焦贛易林

譚峭化書而終以庭戒治戒左志右銘未審爲平日預作爲其後人附入也未有寶慶二年上虞李衍跋

稱其可疑者七事如以骨朶爲胍胍不知朶爲莖字之譌以鮑照作昭爲誤而不知唐避武后之諱以牛

耕始漢趙過而不知冉耕字伯牛古犁字文亦從牛以移爲開而反合而不知爲郁李以臣瓚爲子瓚而

不知酈道元水經注稱薛瓚以朴無樸音而祁所預修之集韻實有蒲候匹角二切以卯本柳字而不知

實古卿字所撫多中其失然大致考據精詳非他說部游談者比其中如論漢高祖呂后一條後蘇洵高

祖論全本之又如蕭該漢書音義爲顏師古所未見者亦賴此書存其略晁公武讀書志稱是書每章冠以公曰字不知何人所編此本無之或傳刻者所削文獻通考引中興藝文志以是書爲紹聖中宋肇次其祖庠之語與公武說異馬端臨謂二筆錄卷數相同祁庠又兄弟不能定爲一書二書今考書中稱引莒公者不一莒公即庠則此錄爲祁明矣或肇所編又別一書亦名筆錄耳

【東京錄一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宋

龔鼎臣撰

鼎臣字輔之

鄆州須城人

景祐元年進士

歷官諫議大

夫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改太中大夫提舉亳州太青宮以正議大夫致仕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多考論訓詁亦兼及雜事其說經多出新解如謂書本無百篇孔子存甘誓欲以見父子相傳之義存盤庚欲以爲遷都之戒併洪範錯簡之說亦自鼎臣發之皆頗不可訓其解杜甫今日起爲官句謂今日爲金日之譌以金日碑實之尤爲穿鑿然如解易之鼎金鉉即儀禮之鼎局解禮記升中於天爲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之中解楊子如玉加瑩句據唐類書證李軌註爲誤本解後漢書註引潛夫論化國之日句爲章懷太子避高宗諱解馬融軼越三家句爲指三王以及引說苑子桑伯子事證王肅註之漏引漢地理志有養棗證顏師古註之漏引王弼解子弓爲朱張字證楊倞荀子註之誤引蹶訓爲倒證高誘呂覽註之誤引殷仲堪天聖論解仁宗年號證拆字爲二人聖之非引汲冢記證湯墓在河東證劉向說之非皆頗有考據所記雜事如太宗賜進士詩御註藝祖批答趙普論王仁贍及幸綾錦院警戒梁周翰事鄭氏詩譜別有全本歐陽修所得乃殘帙文彥博家廟不作七間乃用唐杜岐公家舊式之類亦皆可資參考惟所稱邵亢學士家作三代木主不更畫影幃蓋非古禮云云其說最謬以上下文義推之當作蓋用古禮傳寫誤用爲非非其舊文未可以是病鼎臣也

【王氏談錄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說鄂載之題曰王洙撰書錄解題則以

爲翰林學士南京王洙之子錄其父所言今觀此書凡九十九則而稱先公及公者七十餘則則非洙所著明甚蓋編此書者見卷尾有編錄觀覽書目一則末題云王洙敬錄遂以爲全書皆出洙手不知此一則乃嘉祐以前人所爲洙特錄而跋之其子附載書末耳世無自著書而自標敬錄者也其解繪事後素

一條。朱子集註取之。其論校書當兩存。解經不可改字就義。皆爲有識。其稱校書之註二字以上謂之一云。一字謂之一作。亦深有理。洙字原叔。應天宋城人。中甲科。官終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卒諡曰文。子欽。臣字仲至。賜進士及第。官終待制。知成德軍。據本傳及東都事略。洙子惟欽。臣一人。則此書即欽臣所錄也。

【文昌雜錄七卷】編修朱筠家藏本

宋龐元英撰。元英字懋賢。單州人。丞相籍之子。官朝散大夫。王士

禎蠶尾集作文英者誤也。元豐壬戌。元英官主客郎中。在省四年。時官制初行。所記一時聞見。朝章典故。爲多。通典載尙書省爲文昌天府。故以名書。其中所載。如以堯舜對天地。爲李矩問李演事。考范鎮東齋記事。以爲此楊億校士時事。岳珂程史以爲歐陽修知貢舉時事。珍席放談以爲南唐時湯悅妹壻問悅事。與各書互異。又以虎子爲出於李廣射虎事。不知孔安國爲侍中。以儒者不執虎子而執唾壺。其事已見李廣之先。未免稍有舛誤。至朝廷典禮。百官除拜。其時日之先後異同。多有可以證宋史之舛漏者。原本六卷。後有補遺六條。故宋史藝文志作七卷。又自爲跋記。其入省及作書歲月。首有宋衛傳序。自明以來。僅鈔本流傳。近始有刻本。然其中如新定儀制。宰相兩省侍郎尙書左右丞。皆朱衣吏。雙引一條。與下文膳部魯郎中言萬州南山一條。又崔豹古今注。蝮蝶大者名鳳子一條。與下文西京雜記玉搔頭一條。皆自爲條。今合而爲一。又書中註闕文者四條。卷二十三曰。以原廟奉安禮成。宴百官於紫宸殿。酒九下。註闕字。下一條。經陳長文。上註闕字。考卷三晏元獻一條。昔有相印。下註闕字。即當接以經陳長文云云。下一條行罷教坊。上註闕字。即當接上酒九云云。是四條本未嘗闕。特鈔本刻本俱誤。析爲四耳。王士禎

稱此書爲說部之佳者。宋史入故事類。蓋以所記朝典爲多。然中間頗涉雜事雜論。今改隸雜家類焉。

【塵史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王得臣撰。得臣字彥輔。自號鳳亭子。安陸人。嘉祐四年進士。官至司

農少卿。陳振孫書錄解題以爲王銍之伯父。案書中神受門第七條。稱王樂道幼子銍。少而博學。善持論。

又詩話門第十九條。稱王銍性之嘗爲予言。讒譎門第三條。稱王萃樂道奉議。穎人也。則與銍父子非一

族。陳氏誤也。是書前有政和乙未自序。稱時年八十。追爲之序。書中稱予在大農。忽得目疾。乞宮觀。已而

挂冠。年六十二。以政和五年乙未逆推。至其六十二時。爲紹聖四年丁丑。成書當在其後。是時紹述之說

方盛。而書中於他人書官書字書諡。惟王安石獨書名。蓋亦耿介特立之士。考所自述。初受學於鄭獬。又

受學於胡瑗。其明義一條。復與明道程子問答。疑爲洛黨中人。然評詩論文。無一字及蘇黃。亦無一字攻

蘇黃。其論詩小序。兩申蘇轍程子之說。而俱不出其名。蘇軾以杜甫同谷歌中。黃獨爲黃精。爲後山詩話

所駁者。得臣申軾之說。亦不出其名。知其無所偏附。故元祐黨碑。獨不登其姓氏。亦可謂卓然不染者矣。

所紀凡二百八十四事。分四十四門。凡朝廷掌故。耆舊遺聞。耳目所及。咸登編錄。其間參稽經典。辨別異

同。亦深資考證。非他家說部。惟載瑣事者比。中如論唐劉存誤。以交黃鳥。止于棘。爲七言。不知爲摯虞

文章流別論之說。論王羲之蘭亭集。不知天朗氣清。本張衡南都賦。絲竹管絃。本漢書張禹傳。論潘岳閒

居賦。謂周文弱枝之聚。房陵朱仲之李。李善以周文房陵爲未詳。因引王嘉拾遺記述異記補之。不知善

註於此二條。引廣志註周文弱枝。引荊州記註房陵朱仲。疏解分明。得臣蓋偶見不全之本。案李匡父資

暇集。李善注文選。凡六七易稿。世所行者不一本。其所補註。亦不知拾遺記所云北極下之岐峯。斷非岐

山論王羲之書不講偏勁引韓愈石鼓歌爲證不知小篆隸書各爲一體其偏勁或同或不同不能以彼律此顏元孫干祿字書言之已明雖不免於小有舛誤而於當時制度及考究古蹟特爲精核朱子語錄亦稱王彥輔塵史載幙頭之說甚詳云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補筆談二卷續筆談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沈括撰括字存中錢塘人寄籍

吳縣登嘉祐八年進士熙寧中官至翰林學士龍圖閣待制坐議城永樂事謫均州團練副使後復光祿寺少卿分司南京卜居潤州以終夢溪即其晚歲所居地也事蹟附載宋史沈邁傳中祝穆方輿勝覽曰沈存中宅在潤州朱方門外存中嘗夢至一處小山花如覆錦喬木覆其上夢中樂之後守宣城有道人無外者爲言京口山川之勝郡人有地求售以錢三十萬得之元祐初道過京口登所買地即夢中所遊處遂築室焉名曰夢溪是書蓋其閒居是地時作也凡分十七門曰故事曰辨證曰樂律曰象數曰人事曰官政曰權智曰藝文曰書畫曰技藝曰器用曰神奇曰異事曰謬誤曰譏諛曰雜誌曰藥議共二十六卷又有補筆談二卷續筆談一卷舊本別行近時馬氏刻本始合之而重編補筆談爲三卷續筆談十有一條附於末其序有曰世所傳補筆談每篇首必題所補之卷又有前幾件及中與後之分如補第二卷後十件之類似非後人所得而剏其爲舊本無疑原書二十六卷不補者十餘各有補今以其書校考之多不合如故事不御前殿云云十件補第二卷旣然矣次則廊屋爲廡梓榆爲樸二件亦補第二卷第二卷乃故事豈謂是乎子午屬寅本論納甲語而以補六卷之樂律盧肇論海潮當補象數而以補九卷之人事王子醇樞密帥熙河日六件大抵皆權智當補十三卷而以補十五卷之藝文凡此類不可悉舉又

若原書止二十六卷。今其所補有自二十七以至三十者。益不可曉。又云。通考筆談二十六卷。今所行者。是宋史則二十五卷。鄭樵通志藝文略則二十卷。分併不恆。有如此者。此吾所以放筆而爲之更定也。云。今案宋史藝文志顛倒舛譌。觸目皆是。其二十五卷之說。原可置之不論。至通志二十卷之說。則疑括初本實三十卷。鄭樵據以著錄。因輾轉傳刻。闕其一筆。故誤三爲二。其後勒著定本。定爲二十六卷。乾道二年。湯修年據以校刻。頗爲完善。遂相承至今。而所謂補筆談續筆談者。則乾道本原未載。或稿本流傳。藏弄者欲爲散附各卷。遂條標識。其所據者。仍是三十卷之初本。故所標有二十七卷三十卷之目。實非括之所自題。分類顛舛。固不足異也。然傳刻古書。當闕所疑。故今仍用原本。以存其舊。而附訂其舛異。如右。括在北宋。學問最爲博洽。於當代掌故。及天文算法。鍾律。尤所究心。趙與峇賓退錄議其積器一條。文字有誤。王得臣塵史議其算古柏一條。議論太拘。小小疎失。要不足以爲累。至月如銀丸粉塗其半之說。朱子語錄取之。蒲盧即蒲葦之說。朱子中庸章句取之。其他亦多爲諸書所援據。湯修年跋稱其目見耳聞。皆有補於世。非他雜誌之比。勘驗斯編。知非溢美矣。

【仇池筆記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舊本題宋蘇軾撰。今勘驗其文。疑好事者集其雜帖爲之。未必出

軾之手著。如下卷杜甫詩一條云。杜甫詩固無敵。然自致遠以下。句甚村陋也。絕不標其本題。又不舉其全句。其爲偶閱杜詩。批於致遠終恐泥句上之語。顯然無疑。他可以類推矣。又如蒸豚詩一條。記醉僧事。及解杜鵑詩一條。解杜鵑有無義。亦皆不類。軾語疑併有所附會竄入。然相傳引用已久。亦閒可以備考證也。此書陶宗儀說郛亦收之。而刪節不完。明萬曆壬寅。趙進美嘗刊其全本。版已久佚。此本前有進美



序蓋即從趙本錄出書中與志林互見者皆但存標題而下註見志林字疑亦進美所改竄云。

【東坡志林五卷】內府藏本 宋蘇軾撰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東坡手澤三卷註曰今俗本大全集中所

謂志林者也今觀所載諸條多自署年月者又有署讀某書書此者又有泛稱昨日今日不知何時者蓋軾隨手所記本非著作亦無書名其後人哀而錄之命曰手澤而刊軾集者不欲以父書目之故題曰志林耳中如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穿掌四語據東坡外紀乃軾謫儋耳時醉至姜秀才家值姜外出就其母索紙所書今亦在卷中自爲一條不復別贅一語是亦蒐輯墨迹之一證矣此本五卷較振孫所紀多二卷蓋其卷帙亦皆後人所分故多寡各隨其意也。

【珩璜新論一卷】江蘇巡撫探進本 宋孔平仲撰平仲字毅父一作義甫清江三孔之一也治平二年

進上元祐中提點京西刑獄坐黨籍安置英州崇寧初召爲戶部金部郎中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奉祠以卒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一曰孔氏雜說然吳曾能改齋漫錄引作雜說而此本卷末有淳熙庚子吳興沈誥跋稱渝川丁氏刊版已名珩璜論則宋時原有二名今刊本皆題雜說而鈔本皆題珩璜新論蓋各據所見本也是書皆考證舊聞亦閒託古事以發議其說多精核可取蓋清江三孔在元祐熙寧之間皆卓然以文章名非言無根柢者可比也卷末附錄雜說七條在誥跋之前皆此本所佚疑爲誥所補鈔今併附入以成完書至珩璜之名誥已稱莫知所由又以或人碎玉之解爲未是考大戴禮載曾子曰君子之言可貫而佩珩璜皆貫而佩者豈平仲本名雜說後人推重其書取貫佩之義易以此名歟考平仲與同時劉安世蘇軾南宋林栗唐仲友立身皆不愧君子徒以平仲安世與軾不協

於程子。栗與仲友。不協於朱子。講學家遂皆以寇讎視之。夫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雖均一賢者。意見不必相符。論者但當據所爭之一事。斷其是非。不可因一事之爭。遂斷其終身之賢否。韓琦富弼不相能。不能謂二人之中。有一小人也。因其一事之忤。程朱遂併其學。問文章德行政事。一概斥之。不道是何異佛氏之法。不問其人之善惡。但飯五戒者有福。譎三寶者有罪乎。安世與軾。炳然與日月爭光。講學家百計。詆排終不能滅其著述。平仲則惟存本集談苑。及此書。栗惟存周易經傳集解一書。仲友惟存帝王經世圖譜一書。援寡勢微。鑠於衆口。遂俱在若存若亡間。實抑於門戶之私。非至公之論。今仍如甄錄。以持其平。若沈繼祖之梔林集。散見於永樂大典者。尚可排緝成帙。以其人不足道。而又與朱子爲難。則棄置不錄。以昭衰鉞。凡以不失是非之真而已。

【晁氏客語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晁說之撰。說之有儒言。已著錄。是書乃其筭記雜論。兼及朝

野見聞。蓋亦語錄之流。條下閒有夾註。如云右五段張某。又云第四段劉快活。又有李及壽朋述志諸名氏。蓋用蘇鶚杜陽雜編之例。每條必記其所語之人。所謂客語也。其中議論。多有關於立身行己之大端。所載熙豐閒名流遺事。大都得自目擊。與史傳亦可互相參證。其說或參雜儒禪。則自晁迴以來。家學相傳。其習尙如是。所與游之蘇軾黃庭堅等。友朋所講。其議論亦如是。此蜀黨之學。所以迥異於洛黨。亦毋庸執一格相繩。惟解經好爲異說。如以孟子所稱巨擘。爲即蚬之大者。以旣入其莖之莖。爲香白芷。云豚之所甘。皆有意穿鑿。與王氏新經義何異。未免爲通人之一蔽爾。

【師友談記一卷】兩淮鹽政探進本

宋李廌撰。廌有德隅齋畫品。已著錄。是書記蘇軾范祖禹及黃庭

堅秦觀晁說之張耒所談。故曰師友。其人皆元祐勝流。而廌之學問文章。亦足與相亞。能解諸人之所談。所載多名言格論。非小說瑣錄之比。其述秦觀論賦之語。反覆數條。曲盡工巧。而終以爲場屋之賦不足重。可謂不阿所好。書中稱哲宗爲今上。蓋作於元祐中。末記蘇軾爲兵部尙書。及帥定州事。軾到定州不久。即南遷。則是書之成。又當在元祐諸人盡罷。貶斥之後。知其交由神契。非以勢利相攀。且以潦倒場屋之人。於新經義盛行之時。曲附其說。即可以立致科第。而獨載排斥笑謔之語。不啻少遜窮視其所不爲。亦可謂介然有守矣。寥寥數簡之書。而至今孤行於天地間。豈偶然哉。

【楊公筆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楊延齡撰。延齡里居未詳。書中自稱元豐中爲山陰

尉。又曰任隰州司戶。又曰元豐八年秋爲滄陽令。又曰爲號倅。又曰自江寧上元。移宰常州武進。而卷首題曰朝奉郎致仕。其始末亦略可見。其論易取鄭夬之說。蓋其時邵伯溫易學辨惑未出。故不知其誤。亦頗稱引王安石陸佃之說。而所辨字音字義。惟引字說一條。餘皆引許慎說文。亦稱過洛見程子。則似非王氏學矣。又以四詩風雅頌對三光日月星句。程史以爲蘇軾事。而延齡自記。乃其待試興國時夢中所得。亦可以證小說多附會也。

【呂氏雜記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呂希哲撰。希哲字原明。先世萊州人。後家壽州。夷簡其祖。公著其父

也。初以父蔭入官。公著爲相之日。不寫求進取。公著沒。始爲兵部員外郎。進崇政殿說書。紹聖初。以祕閣校理。出知懷州。旋分司南京。居和州。徽宗初。召爲光祿少卿。力請外補。以直祕閣知曹州。坐黨籍奪職。後復歷知相邢二州。罷奉宮祠。羈寓淮泗閒。以卒。事蹟具宋史本傳。希哲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學。又從二

程子張子及王安石父子游。故其學問亦出入於數家之中。醇疵互見。朱子語錄稱其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佛與聖人合。今觀此書。喜言禪理。每混儒墨。而一之。誠不免如朱子所言。又宋史載王安石欲薦希哲爲講官。希哲辭曰。辱與公相知久。萬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則疇昔相與之意。盡。安石乃止。故所記安石父子事。亦無譏訶之詞。然其記顧臨使北之對。則謂爲世教者當重儒。又謂祖孔宗孟。學之正也。苟異於此。皆學之不正。又記司馬光關佛之語。又斥老子剖斗折衡之說。而深辨孔子非師老子。又極論禮樂之不可廢。則其所見。特如蘇軾蘇轍之流。時時出入二氏。固未可盡以異學斥。至於直載劉經太學頌。以見過尊安石。直載程公遜賀待制詩。以見過諛王雱。則於荆舒父子。亦有微詞。非竟相黨附者矣。其他所記家世舊聞。朝廷掌故。多可與史傳相參考。中如杞柳湍水一條。喜怒哀樂一條。耕莘釣渭一條。今皆誤入程氏遺書中。殆以詞旨相近。故不及辨別耶。是書宋志不著錄。通考歲時類中有呂原明歲時雜記二卷。考陸游渭南集有歲時雜記跋。稱太平無事之日。故都節物及中州風俗。人人知之。若不必記。自喪亂來。七十餘年。遺老凋落無在者。然後知此書之不可闕。則當如夢華錄之類。又周必大平園集有歲時雜記序。稱上元一門。多至五十餘條。則分門輯類之書。與此不合。惟文淵閣書目載呂原明雜記一冊。蓋即此本。其中所載詩話。如王達贈蔡襄作元絳賀王安石作呂公弼游東園作諸篇。厲鶚宋詩紀事皆未採入。知近代久無傳本。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裒合成帙。編爲二卷。閒有呂氏他書之文。而永樂大典誤標此書者。疑以傳疑。亦併錄之。而各附案語訂正焉。

【冷齋夜話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僧惠洪撰。惠洪一名德洪。字覺範。筠州人。大觀中游丞相張商

英之門商英敗。惠洪亦坐累謫朱崖。是書晁公武讀書志作十卷。與今本相合。然陳善捫蝨新話謂山谷西江月詞日側金盤墜影一首爲惠洪贗作。載於冷齋夜話。又引宋百家詩選云。冷齋夜話中僞作山谷贈洪詩。韻勝不減秦少觀。氣爽絕類徐師川云云。今本無此兩篇。蓋已經後人刪削。非其完本。又每篇皆有標題。而標題或冗沓過甚。或拙鄙不文。皆與本書不類。其最刺謬者。如洪駒父詩話一條。乃引洪駒父之言。以正俗刻之誤。非攻洪駒父之誤也。其標題乃云洪駒父評詩之誤。顯相背觸。又邨亭湖廟一條。捧牲請福者。乃安世高之舟人。故神云舟有沙門。乃不俱來耶。非世高自請福也。又追敘漢時建寺。乃爲秦觀作維摩贊緣起。非記世高事也。其標題乃云安世高請福邨亭廟。秦少遊宿此。夢天女求贊。既乖本事。且不成文。又蘇軾寄鄧道士詩一條。用韋應物寄全椒山中道士詩韻。乃記蘇詩。非記韋詩也。而其標題乃云韋蘇州寄全椒道人詩。更全然不解文義。又惠洪本彭氏子。於彭淵材爲叔姪。故書中但稱淵材。不系以姓。而其標題乃皆改爲劉淵材。尤爲不考。此類不可殫數。亦皆後人所妄加。非所本有也。是書雜記見聞。而論詩者居十之八。論詩之中。稱引元祐諸人者。又十之八。而黃庭堅語尤多。蓋惠洪猶及識庭堅。故引以爲重。其庭堅夢游蓬萊一條。山谷集題曰記夢。洪駒父詩話曰。余嘗問山谷云。此記一段事也。嘗從一貴宗室攜妓游僧寺。酒闌。諸妓皆散入僧房中。主人不怪也。故有曉然夢之非紛紜句。惠洪乃稱庭堅曾與共宿湘江舟中。親話有夢與道士游蓬萊事。且云。今山谷集語不同。蓋後更易之。是殆竄亂其說。使故與本集不合。以自明其暱於庭堅。獨知其詳耳。晁公武詆此書多誕妄僞託者。即此類歟。然惠洪本工詩。其詩論實多中理解。所言可取。則取之。其託於聞之某某。置而不論可矣。

卷一百二十一

子部三十一

雜家類五

【曲洧舊聞十卷】浙江汪汝璣家藏本 宋朱弁撰。弁字少章。朱子之從父也。事蹟具宋史本傳。文獻通

考載弁曲洧舊聞一卷。雜書一卷。飢饉說一卷。此本獨曲洧舊聞已十卷。然此本從宋槧影鈔。每卷末皆有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字。又惇字避光宗諱。皆闕筆。蓋南宋舊刻。不應有誤。必通考譌十卷爲一卷也。案弁以建炎丁未。使金被留。越十七年乃歸。而書中有臘月八日清涼山見佛光事。云歲在甲寅。又記祕魔巖事。其地在燕京。又記其友述定光佛語。云俘囚十年。則書當作於留金時。然皆追述北宋遺事。無一語及金。故曰舊聞。通考列之小說家。今考其書。惟神怪諧謔數條。不脫小說之體。其餘則多記當時祖宗盛德。及諸名臣言行。而於王安石之變法。蔡京之紹述。分朋角立之故。言之尤詳。蓋意在申明北宋一代興衰治亂之由。深於史事。有補實非小說家流也。惟其中閒及詩話文評及諸考證。不名一格。不可目以雜史。故今改入之雜家類焉。

【元城語錄三卷附行錄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城語錄三卷。宋馬永卿編。永卿字大年。揚州人。

流寓鉛山。據廣信府志。知其嘗登大觀三年進士。據所作懶真子。知嘗官江都丞。浙川令。夏縣令。又稱嘗官關中。則不知何官矣。徽宗初。劉安世與蘇軾同北歸。大觀中。寄居永城。永卿方爲主簿。受學於安世。因

撰集其語爲此書。安世之學出於司馬光，故多有光之遺說。惟光有疑孟，而安世則篤信之，亦足見君子之交，不爲苟同矣。其中藝祖製薰籠一事，周必大玉堂雜記謂其以元豐後之官制加之藝祖之時，失於附會。然安世非妄語者，或記憶偶未確耳。李心傳道命錄又論其記程子諫折柳事爲虛，謂程子除說書在三月，四月二日方再具辭免，四月上旬非發生之時云云。然四月上旬與三月相去幾何，執此以斷，必無方春萬物發生不可戕折之語，則強辨非正理矣。安世風裁嶽嶽，氣節震動天下，朱子作名臣言行錄，於王安石呂惠卿皆有所節取，乃獨不錄安世。董復亨繁露園集有是書序曰：朱文公名臣言行錄不載先生，殊不可解。及閱宋史，然後知文公所以不錄先生者，大都有三：蓋先生嘗上疏論程正叔，且與蘇文忠交好，又好談禪。文公左袒正叔，不與文忠，至禪則又心薄力拒者，以故不錄其說，不爲無因。是亦識微之論。然道命錄備載孔平仲諸人彈論程子疏議，以示譏貶，獨不載安世之疏，不過於孔平仲條下附論其不知伊川而已。蓋亦知安世之人品，世所共信，不可動搖，未敢醜詆之也。近時有安邱劉源淥者，作冷語三卷，掇拾伊洛之糟粕，乃以衛道爲名，肆言排擊，指安世爲邪人，謂其罪甚於章惇邢恕，豈非但執朋黨之見，絕無是非之心者歟。要之安世心事，如青天白日，非源淥一人所能障蔽衆目也。行錄一卷，明崔銑所續編，大名兵備副使于文熙又補綴其文，舊本附語錄之末，今亦竝存之。庶讀者知安世之行，益足證安世之言焉。至語錄之中，時有似涉於禪者，此在程門高弟游揚呂謝之徒，朱子亦譏其有此弊，是不必獨爲安世責，亦不必更爲安世諱矣。

【嬾真子五卷】內府藏本 宋馬永卿撰，是編乃其雜記之書，然亦多述劉安世語，又開卷冠以司馬光

事書中亦多稱光蓋其淵源所自出也宋史藝文志著錄晁陳二家書目乃皆不載然袁文爲建炎紹興閒人王楙爲慶元嘉泰閒人費袞爲紹熙開禧閒人文薺牖閒評駁其中印文五字一條楙野客叢書駁其中承露囊一條袁梁谿漫志駁其漢太公無名母媪無姓一條是其書未嘗不行於世特二家偶遺之耳其書末稱紹興六年蓋成於南渡以後中閒頗及雜事而考證之文爲多如據漢書王嘉封事謂書無教逸欲有邦教當作敖謂陶潛游斜川詩開歲倏五十當作五日與殷晉安別詩本十韻傳本誤脫一韻東坡亦誤和九韻謂杜甫詩虬鬚十八九字出漢書丙吉傳謂韓愈感二鳥賦序貞元十一年誤作十五年又考正曹成王碑衍文譌字及箋釋句讀謂前漢百官表少府之遵官據唐百官志當作導官謂成元英莊子疏不知其時已有縣令誤讀縣爲懸解爲高名令聞謂古者席面之賓乃稱客列座之賓皆稱旅引左傳爲證謂二十八宿中亢氏皆三星韻略皆誤音謂賜酺始趙武靈王謂河鼓之河當作何謂唐中興頌復復指期復復字本漢書匡衡傳皆引據確鑿不同臆說其謂離騷正則靈均乃小名小字雖無所考亦足以備一解惟頗參雜以二氏至謂韓愈亦深明佛理是亦安世之學喜談禪悅之餘派存而不論可矣

【春渚紀聞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何薳撰薳浦城人自號韓青老農其書分雜記五卷東坡事實

一卷詩詞事略一卷雜書琴事附墨說一卷記研一卷記丹藥一卷明陳繼儒祕笈所刊僅前五卷乃姚士粦得於沈虎臣者後毛晉得舊本補其脫遺始爲完書即此本也薳父曰去非嘗以蘇軾薦得官故記軾事特詳其雜記多引仙鬼報應兼及瑣事如稱劉仲甫弈棋無敵又記祝不疑勝之兩條自相矛盾殊



爲不檢。又蔡條鐵圍山叢談稱前以弈勝仲甫者爲王愍子。後以弈勝仲甫者爲晉士明。與祝不疑之說亦不合。殆傳聞異詞歟。張有爲張先之孫。所作復古編。今尙有傳本。而此書乃作章有則。或傳寫之譌。非蕩之舊也。

【石林燕語十卷考異一卷】永樂大典本。宋葉夢得撰。夢得有春秋傳。已著錄。夢得爲紹聖舊人。徽宗時嘗司綸誥。於朝章國典。夙所究心。故是書纂述舊聞。皆有闢當時掌故。於官制科目。言之尤詳。頗足以補史傳之闕。與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徐度卻掃編。可相表裏。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書成於宣和五年。然其中論館伴遼使一條。稱建炎三年。又論宰相一條。謂自元祐五年至今。紹興六年。則書成於南渡之後。振孫之說未核矣。惟夢得當南北宋閒。戈甲倥傯。圖籍散佚。或有記憶失真。考據未詳之處。故汪應辰嘗作石林燕語辨。而成都宇文紹奕案。紹奕始末無考。嘉定中有樞密使宇文紹節。疑其昆弟。亦作考異以糾之。應辰之書。陳振孫已稱未見。蓋宋末傳本即稀。僅儒學警悟。案儒學警悟亦南宋之書。不著撰人姓氏。閒引數條。與紹奕考異同散見。永樂大典中。然寥寥無幾。難以成編。惟紹奕之書。尙可裒集。謹蒐探考校。各附夢得書本條之下。雖其閒傳聞年月之譌。繕寫字畫之誤。一一毛舉。或不免有意吹求。頗類劉炫之規杜預。吳縝之糾歐陽修。而援引舊文。辨駁詳確者。十之八九。是一朝故事。得夢得之書。而梗概具存。得紹奕之書。而考證益密。二書相輔而行。於史學彌爲有裨矣。又夢得之書。宋槧罕觀。前明有大字刊本。摹印亦稀。世行毛晉津逮祕書所載。脫誤頗多。而商維濬稗海所載。踳駁尤甚。今併參驗諸本。以永樂大典所載。詳爲勘校。訂譌補闕。以歸完善。凡所釐正。各附案語於下方。用正俗刻之譌。庶幾稍還舊觀。不失

其真焉。

【避暑錄話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葉夢得撰。案晁公武讀書志載此書作十五卷。與此本卷數多寡懸殊。疑今所行者非完帙。然文獻通考已作二卷。毛晉津逮祕書跋云。得宋刻迥異坊本。亦作二卷。則宋代亦即此本。考諸書所引避暑錄話。亦具見此本之中。無一條之佚脫。知讀書志爲傳寫之謬矣。夢得在南渡之初。歸然者宿。其藏書至三萬餘卷。亦甲於諸家。故通悉古今。所論著多有根柢。惟本爲蔡京之門客。不免以門戶之故。多陰抑元祐而曲解紹聖。如論詩賦一條。爲王安石罷詩賦解也。葉源一條。爲蔡京禁讀史解也。王姬一條。爲蔡京改公主曰帝姬解也。至深斥蘇洵辨姦論。則尤其顯然者矣。然終怵於公論。隱約其文。尙不似陳善捫蝨新話顛倒是非。黨邪醜正。一概肆其狂詆。其所敘錄亦多足資考證。而裨見聞。故善書竟從屏斥。而是編則仍錄存焉。

【巖下放言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葉夢得撰。其自崇慶節度使致仕。退居卞山時作也。陳振孫書

錄解題作一卷。此本乃三卷。疑振孫書爲傳刻之譌。又明商維濬稗海中別有蒙齋筆談二卷。題曰湘山鄭景望撰。其文全與此同。但刪去數十條耳。厲鶚作宋詩紀事。稱景望爲元豐元祐閒人。所錄景望頴川一詩。亦即此書之所載。此書舊無刻本。或疑其即剽取景望書而作。然考書中稱先祖魏公。又稱余紹聖閒春試不第。又稱大觀初。余適在翰林。又稱在頴州時。初自翰林免官。又稱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內。又稱遭錢塘兵亂。又稱余鎮福唐。又稱出入兵閒十餘年。所將數十萬。又稱余頃罷鎮建康。所述仕履。皆與夢得本傳相合。又稱嘗撰老子解論語釋言二書。今考書錄解題論語類有葉夢得論語釋言十卷。道

家類中有葉夢得老子解二卷。併所載老子解中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本韓非子之說，以爲四支九竅云云，亦與此書相符。然則爲蒙齋筆談剽此書而作，非此書剽蒙齋筆談而作。確有明證。商維濬厲鶚蓋皆誤信僞書，考之未審矣。夢得老而歸田，耽心二氏，書中所述多提唱釋老之旨。沈作喆王宗傳楊簡等之以禪說易，實萌芽於此，殊不可以立訓。然夢得學問博洽，又多知故事，其所記錄亦頗有可採。宋人舊帙，姑存以備一家焉。

【卻掃編二卷】河南巡撫採進本。宋徐度撰。度字敦立，穀熟人。南渡後，官至吏部侍郎。書中屢稱先公，蓋其父處仁。靖康中嘗知政事，故家遺俗俱有傳聞。故此編所紀皆國家典章，前賢逸事，深有裨於史學。陸游渭南集有是書跋曰：此書之作，敦立猶少年，故大抵無紹興以後事。蓋其書成於高宗初年也。王明清揮塵後錄載明清訪度於雪川，度與考定創置右府與揆路議政，分合因革，筆於是書。又載其論哲宗實錄及論秦檜刊削建炎航海以後日歷起居注時政記諸書二事，則度之究心史學，可以概見。至謂新唐書載事倍於舊書，皆取小說，因欲史官博採異聞，則未免失之泛溢。此書上卷載葉夢得所記俚語一條，中卷載王鼎嘲謔一條，下卷載翟異詼諧一條，爲例不純，自穢其書，是亦嗜博之一證矣。然大致纂述舊聞，足資掌故，與揮塵諸錄、石林燕語，可以鼎立，而文簡於王，事核於葉，則似較二家爲勝焉。

【五總志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吳炯撰。炯仕履未詳。惟宋中興百官題名記載紹興十三年七月，吳炯爲樞密院編修官。八月除浙西提舉，其始末則不可考見矣。前有自序，題建炎庚戌避地無諸城，書於蕭寺之道山亭。書中有與蘇叔黨自太原至河外事，又有靖康丙午於京兆祥符寓舍被掠事，又第一

條內載其大父事仁宗爲御史嘗言大臣未報復上章乞斬姦臣以謝天下上大書鐵御史三字賜之又一條稱嘉州歲貢荔枝紅桑等物大父爲榷爲令作三戒詩見意九重稱獎又載其父嘗居李邦直幕府及崇寧乙酉謫居荆南諸事蓋亦北宋舊族隨高宗南渡者也其書皆紀所聞見雜事閒亦考證舊說取龜生五總靈而知事之語名之曰五總志其論詩推重黃庭堅以爲於詩人有開闢之功蓋亦江西流派其引述故事得失互見如謂千字文勅散騎員外郎周興嗣次韻勅字當作梁當時帝王命令尙未稱勅不知勅字漢時已有又謂漢高據廁見大將軍不冠不見丞相不知乃漢武帝事踈舛亦未能免又唐詩紀事稱駱賓王從徐敬業起兵事敗爲僧靈隱寺爲宋之間續桂子天香之句其說已舛駁不合而此書乃云賓王未顯時庸作杭州梵天寺一老僧苦吟不已賓王爲足成之更不知其何據然於北宋瑣事紀錄綦詳猶有足資參證者說郛所載僅摘錄數條此本與永樂大典所收者檢勘相合蓋猶原本也

【紫微雜說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宋呂祖謙撰又有別本則但題東萊呂紫微雜說而不著

其名今考趙希弁讀書志載東萊呂紫微雜說一卷師友雜志一卷詩話一卷皆呂本中居仁之說鄭寅刻之廬陵云云據此則當爲呂本中所撰蓋呂氏祖孫當時皆稱爲東萊先生傳寫是書者遂誤以爲出祖謙之手不知本中嘗官中書人故稱曰紫微若祖謙僅終於著作郎不得有紫微之稱又書中有自嶺外歸之語而本中東萊集有避地過嶺詩於事蹟亦適相合其爲本中所撰無疑也其書分條臚列於六經疑義諸史事蹟皆有所辨論往往醇實可取如謂經書致字有取之義又有納之義先儒但以至極立解爲未盡又謂檀弓齊穀王姬之喪句穀當爲告使必知其反也句知當爲如皆於經訓有合又謂論語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句爲荷蓀丈人自謂亦頗有所見其他大抵平正通達切中理道之言非諸家說部所能方駕其書首論衡門之詩一條所云哀時君之無立志者祖謙後作讀詩記實祖是說亦可見其家學之淵源也。

【辨言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員興宗撰興宗有采石戰勝錄已著錄興宗著作載於永樂大典者皆冠以九華集字惟采石戰勝錄及此書不以九華集字爲冠疑二書於集外別行也其書歷撫經傳史子下及宋代諸儒之說凡於理未安者皆條舉而系以辨故曰辨言中間惟論公羊傳紀季入齊一條稱紀以千乘畏人爲非乃因紹興時事而發未爲切當若其辨尙書六宗舊解之誤禮記文王九齡之誕以及譏劉氏漢書刊誤爲不知史家行文之法皆具有特識其他亦多中理要至以詩不待序而明而斷序之作爲非古則沿鄭樵之新說各存一解可矣。

【墨莊漫錄十卷】兵部侍郎昉家藏本 宋張邦基撰邦基字子賢高郵人仕履未詳自稱宣和癸卯在吳中見朱勔所採太湖龜山石又稱紹興十八年見趙不棄除侍郎則南北宋閒人也前有自序稱性喜藏書隨所寓榜曰墨莊故以爲名其書多記雜事亦頗及考證如渭州潘源縣土怪周昕父變羊胡師文見吳伴姑明州士人遇裴休葉世寧嚴清關注諸夢事雖不免爲小說家言又如以王安石之妹譌爲安石之女如宋詩紀事所糾者亦時有疎舛然如記韓愈詩風稜露液字之異同蘇軾僮耳詩石字者字之譌誤辨杜甫詩王母晝下雲旗翻句還如何遜在揚州句江湖多白鳥句星落黃姑渚句功曹非復漢蕭何句解王珪詩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醮照東西句解黃庭堅詩爭名朝市魚千里句影落華亭千

尺月夢通岐下六州王句皆極典核。他如辨碧雲駮爲魏泰作，辨龍城錄雲仙散錄爲王銍作，皆足資考證。以及鄭元注漢宮香方玫瑰油粘葉書旋風葉書與穆護爲木瓠具理爲瓶罌之類，亦頗資博識。而所載宋時戶口轉運諸數，尤足與史籍相參考。宋人說部之可觀者也。文獻通考不著於錄，殆當時猶未盛傳歟。

【寓簡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沈作喆撰。作喆字明遠，號寓山，湖州人。紹興五年進士。以左奉議郎爲江西漕司幹官。據書中所敘，當和議初成之時，賜諸將田宅。作喆爲岳飛作謝表，忤秦檜，則似嘗在飛幕中。又自稱嘗官維揚，亦不知爲何官。惟梅磻詩話記其官江西時，作哀扇工詩。忤漕帥魏道弼，摺深文劾之。坐奪三官。後從人使金，韓元吉贈之以詩。有但如王粲賦從軍，莫爲班姬詠團扇句。蓋指是事。此書自序題甲午歲，以長歷推之，爲孝宗淳熙元年。乃放廢以後所作。開卷一條，即以古詩諷諫爲說。蓋由此也。作喆與葉夢得相善，然夢得之學宗王安石，作喆之學則出於蘇軾。非惟才辨縱橫，與軾相似，即菲薄安石，牴牾伊川、程子，以及談養生、耽禪悅，亦一一皆軾之緒餘。又爲丞相沈該之從子。該有易小傳六卷，作喆沿其家傳，是書亦頗言易理。然所言與該頗殊。其解帝乙歸妹，以爲人君之德與帝者相甲乙，故能正人倫，頗爲好異。其解卦終於未濟，以爲即道家所謂神轉不回，回則不轉。釋家所謂不住無爲，不斷有爲，亦竟以二氏話經。然其論乾鑿度太乙行九宮之法，出於黃帝素問，則能抉識緯之本根。論五行者，經世之用。紀歲時行氣運，不可闕一。邵堯夫皇極經世用揚雄之四數，加以本無之一，而去其本有之二，爲不合於古，亦能判術數之牽合。至於謂劉敞解春秋新作南門爲僭天子，其說本陸龜蒙兩觀銘，謂子路

結縷在獲麟之後二年。公羊傳所記孔子之言爲妄。謂蘇軾解論語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證以韓愈坊者王承福傳。知古本原如是。謂揚雄之姓從才不從木。楊修牋不應稱修家子雲。謂柳宗元集柳州謝上表稱于頔在襄陽相留。不知是時頔去襄陽已二年。又有代劉禹錫同州謝上表。不知禹錫遷同州時宗元沒已十七年。斷其出於僞託。皆具有考據。而培擊王安石之尊揚雄。在朱子綱目之前。尤爲偉論。作喆所著別有一書名己意。第三卷論淮陰侯爲治粟都尉一條。註曰其詳見己意。又云司馬氏許氏二夫人事。予於己意既言之。蓋二書本相輔。今己意不傳。又有寓林集三十卷。亦久佚。惟哀扇工歌全篇。見周輝清波雜志中。然詞殊不工。此十卷中亦無一論詩之語。知吟詠非其所長矣。

【樂城遺言一卷】浙江鮑士恭家本藏

宋蘇籀撰。籀字仲滋。眉州人。轍之孫。遲之子也。南渡後居婺州。

官至監丞。籀年十餘歲時。侍轍於穎昌。首尾九載。未嘗去側。因錄其所聞。可追記者若干語。以示子孫。故曰遺言。中間辨論文章流別。古今人是非得失。最爲詳晰。頗能見轍作文宗旨。其精言奧義。亦多足以啓發來學。惟籀私於其祖。每陰寓抑軾尊轍之意。似非轍之本心。又謂呂惠卿王安石之隙。起於字說。及三經義核之史傳。亦非事實。至謂轍母夢蛟龍伸臂而生轍。引孔子生時二龍附徵在之房爲比。又雜載轍崇寧丙戌夢見王介甫事。尤爲失之誕妄。特籀親承祖訓耳。擣目染。其可信者亦多。究非影響比也。

【東園叢說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宋李如籥撰。如籥始末未詳。據卷首紹興壬子自序。則括

蒼人。時爲桐鄉丞。正德崇德縣志載宋李如籥字季牖。崇德人。少游上庠。博學能文。著有東園叢說樂書行世。晚以特科官桐鄉丞。人名書名仕履竝合。當即其人也。其書諸家不記錄。莫考其所自來。下卷雜說

中所作初夏詩及其父歡喜口號三首爲自來錄宋詩者所未及。又是書自序作於壬子爲紹興元年。周庭筠刊書跋作於甲寅爲紹興三年。而記時事一條記紹興六年楊幵李成事。檢佞一條記紹興二十四年秦垺登第事。以少敗眾一條記紹興三十一年兩淮失守事。且有稱高宗廟號者。則書當成於孝宗時。年月殊不相應。且語孟說一門語孟合稱不似南宋初語。所辨北辰不動一條與明陳士元論語類考之說同。似乎曾見集註。故有此說。亦不似朱子以前語。其天文歷數說謂今之渾天實蓋天之法亦似歐羅巴書既入中國之語。宋以前即推步之家未明此理。無論儒生或近時好事者。因如箴書名摺摭舊文益以所見僞爲此帙歟。今但就其書而論。如春秋行夏時一條謂以建子爲周正月。乃左氏之失。不知左氏周人記他事或失之誣。至於本朝正朔則婦豎皆知。左氏不容有誤。詩亡春秋作一條謂孔子所聞所見之世無詩。不知株林夏南詩有姓名不能移之東遷前也。召公不說一條謂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召公嘗北面而事之。則誤信明堂位之謬說。左傳其處者爲劉氏一條疑丘明先知。又疑其附會。則未考此句爲漢儒增入。孔穎達正義已有明文。然如解王用三驅引周官大司馬立表爲證。解坤六五爻駁程傳女媧武氏之非。解說卦生著糾揚雄產著之誤。解繫辭太極生兩儀爲生著之法。引左傳楚有句澐章澐雍澐。遼澐諸地證三澐非水名。解關雎爲后妃求淑女。引崔靈恩三禮義宗證縮酒用茅之義。以及考究易之八法及六日七分之說。推算絳縣人甲子之類。皆典核不苟。於經義頗爲有裨。故雖顯有可疑。而其書可採。亦姑竝存之。以資參訂焉。

【常談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吳箕撰。箕字嗣之。新安人。乾道五年進士。授仁和主簿。分教臨川。歷知當



塗縣爲趙汝愚所重。召主審察。尋以疾卒。宋史不爲立傳。其事蹟僅見於徽州志。所著尙有聽詞類藁十  
二冊。已久佚不傳。惟此書之目。宋史藝文志載有一卷。今散見永樂大典各韻中者。鈔撮蒼萃。猶存一百  
餘條。大抵皆評騭史事。而閒及於考證。徽州志稱箕之在臨川也。與陸九淵遊。相與講明義理。蓋深有得  
於金谿之學。今以此書與九淵文集互勘。如九淵經德堂記論漢高祖爲義帝討項羽一事。謂新城三老  
深知天下大計。而箕亦謂新城老人獨知而言之。漢有天下。遂定於此。又九淵語錄論曹參相漢。謂其能  
師蓋公用黃老術。漢家之治。血脈在此。而箕亦謂參得安靜之體。蓋公清心之言。有以先入之。其旨趣往  
往相合。似乎墨守不變者。及觀其論汲黯一條。九淵集中稱黯仗節守義。雖曰未學。必謂之學。而箕乃以  
謂黯之直諫。本於氣質。非學而得。故昧於大道。其說又如柄鑿之不相入。可見箕之學術。雖本陸氏。而亦  
不爲苟同。與輔廣詩童子問。一字一句。堅持門戶者。其心術之公私。相去遠矣。觀尤袤與箕同時。而所輯  
遂初堂書目。已列有常談之名。則當日即珍重其書也。今以所存各條。依次裒綴。勒爲一帙。用還宋志卷  
目之舊。中間所引外史。櫛杷國史。補長編諸條。或摘錄原書。無所論斷。疑永樂大典已有脫文。今無可校  
補。亦姑仍原本錄之焉。

【雲麓漫鈔十五卷】浙江巡撫探進本

宋趙彥衛撰。彥衛字景安。紹熙間。宰烏程。又通判徽州。此書有

開禧二年序。自署新安郡守。其所終則不可考矣。據自序。初名擁鑪。閑紀本止十卷。先刻於漢東學宮。後  
官新安。併刻後五卷。始易今名。案文獻通考載雲麓漫鈔二十卷。又續二卷。與自序不符。豈其後此十五  
卷之外。又有所增。抑通考誤。十卷爲二十卷。誤續五卷爲二卷也。世傳朱彝尊曝書亭所鈔宋本。乃止十

卷是此書原非一本。未能斷其孰是矣。書中記宋時雜事者十之三。考證名物者十之七。其記事於秦檜父子無貶詞。而枉殺曲端一事。遺張浚而獨歸王庶。又稱勘端反狀。殊爲曲筆。其考證頗爲賅博。中有偶然紕漏者。如謂論語翔而後集。當非一雉。不知詩如集于木。春秋外傳獨集于枯。家語有隼集于陳庭。皆非羣栖義也。謂魏之如姬。乃取尊如王姬之意。不知古有如姓。而宋玉之賦神女。呂不韋之奉異人。戰國之時。以姬爲媵。侍美稱久矣。他如芙蓉花根爲斷腸草。乃陶宏景名醫別錄之說。而引爲老圃之言。以解李白詩。周禮冬官散在五官。乃俞庭椿復古之說。而矜爲獨見。至於以孟婆爲元冥之配。以阿房宮之阿爲阿嬌阿連之阿。以詩不顯文王證太宗派下趙不衰等命名之非。而壽亭侯印一條。與三國志刺謬。米元章評書一條。與所作書史互異。皆不能知其依類託均爲瑕。然而辨十八學士圖。乃欽宗畫賜張叔夜。李綱誤題爲閣立本。又開元亦有十八學士。不止太宗。辨以黑爲盧。即尙書盧弓之訓。非北方土語。辨行香非國忌之禮。辨史記龜策傳諸兆之名。辨王獻之保母墓磚之僞。辨博古圖誤駁三禮圖。辨王莽律權石。辨羅靖碑。非父子同名。辨墓祭已見周禮。辨蕭翼無賺蘭亭事。皆言有根據。足資考核。至於呂大防長安圖。原書已佚。此存其概。唐制科之名目。與宋送迎金使之經費。皆史志之所未詳。自序以爲可敵葉夢得避暑錄話。殆不誣也。

【示兒編二十三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孫奕撰。奕字季昭。號履齋。廬陵人。其歷官無可考。第十

卷中稱紹熙丁巳三月。侍讌春華樓。聞大丞相周益公議論。考之宋史。紹熙元年爲庚戌。至五年甲寅。卽內禪。丁巳實慶元三年。殆寧宗時嘗官侍從。傳寫誤爲紹熙歟。是編凡總說一卷。經說五卷。文說詩說共

四卷。正誤三卷。雜記四卷。字說六卷。中第九卷。前爲文說。後爲詩說。李維楨序謂文說三卷。詩說二卷。誤也。前有開禧元年自序。稱考評經傳。漁獵訓話。非敢以汚當代英明之眼。姑以示之子孫。故名曰示兒編。其書雜引眾說。往往曼衍。又徵據既繁。時有筆誤。如經說類中。以廣雅博雅竝言。而皆云張揖作。詩說類中。以杜甫襲用白居易詩。雜記類中。謂唐太宗納巢刺王妃爲妻嫂。字說類中。謂詩有陳佗。案陳佗之名。見於詩序。奕以爲詩。則非。皆失於考訂。以至荆舒是懲句。經說類中。反覆論僖公無此事。故孟子歸之周公。正誤類中。又謂僖公之事。孟子誤以爲周公。王安石字說霸字條下。稱其學務穿鑿。無定論。藝苑雌黃一條。又稱熙豐閒定有成書。是正舛謬。學者不能深考。類以穿鑿嗤之。亦閒或自相矛盾。文說類中。契丹空紙祭文一事。尤委巷不根之談。其經說類中。於竊比老彭。訓彭爲旁。於黽勉從事。訓黽爲蛙。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深取之。實亦附會之論。然其中字音字訓。辨別異同。可資考證者居多。其冗雜者可削。其精核者究不可廢也。

【游宦紀聞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張世南撰。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其字曰光叔。鄱陽人。然其名則作士南。未詳孰是。其紀年稱嘉定甲戌。又稱紹定癸巳。蓋寧宗理宗閒人。自稱嘗官閩中。多記永福縣事。亦不知永福何官也。世南與劉過高九萬趙蕃韓滉諸人遊。而述程迥之說尤多。蓋其兄爲董煟。煟爲迥之壻。故聞之親串閒也。其書多記雜事舊聞。而無一語及時政。如記秦觀元祐刺字。記黃師尹解打字義。記張嵩先借紫。記諱名諱字。記蘇黃用一鷗字。記古書刀記何致初榻峒巖碑始末。皆足資考證。其駁黃伯思八十一首之說。及推闡王湜百六之義。尤極精核。其他如論犀角龍涎端研古器之類。亦足以資

博識宋末說部之佳本也。

【密齋筆記五卷續記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謝采伯撰。采伯字元若，台州臨海人。宰相深甫之子。理宗后謝氏之伯叔行也。中嘉泰二年，傳行簡榜進士。歷知廣德軍、湖州監、六部門、大理寺、丞、大理寺正。宋史無傳。其事蹟不甚可考。官爵名字僅見於陳著卿赤城志中。是編乃其易班東歸時所撰，錄以示其子者。雜論經史文義，凡五萬餘言。自序以爲無牴牾於聖人。其間援據史傳頗足，以考鏡得失。雜錄前賢懿言，燬行亦多寓懲勸。雖持論閒有未醇，其援引證據亦未能如容齋隨筆、夢溪筆談之博洽。而語有本源，瑜多瑕少。要亦說部之善本也。史稱謝后父渠伯早卒，兄奕宗封郡王，姪竝節度使，端平初頗干國政。采伯以世家貴介，馭歷中外，洵更塵節。政當謝后用事之時，獨能解組逍遙。至使史官佚其姓氏，則蕭然於榮利之外，一無所預。可知王宗旦原序謂士大夫晚節嗜好，鮮有不迷其初者。密齋獨以書籍詒謀後人，使其老不忘學，則采伯潛心著述，殆以一生之精力爲之。宜其言多中理矣。原本久佚，僅散見永樂大典中。謹採錄編綴，分爲筆記五卷，續記一卷，仍所題之舊目焉。

【梁谿漫志十卷】內府藏本 宋費袞撰。袞字補之，無錫人。卷端有開禧二年國史實錄院牒，稱爲國子免解費進士。禮部韻略條例中有開禧元年國子監發解進士費袞論韻略經絃二字。筭子一篇，經禮部看詳，當即其人。其始末則不可詳矣。其書宋志作一卷，今本實作十卷，與牒文卷數相符。末有嘉泰元年施濟跋，亦作十卷。則宋志由傳寫誤也。牒文稱編修高宗孝宗光宗三朝正史，取是書以備參考。然是書惟首二卷及第三卷首入閣一條，言朝廷典故。自元祐黨人一條以下，則多說雜事。而卷末王鞏一條及

第四卷則全述蘇軾事。五卷以下多考證史傳。品定詩文。末卷乃頗涉神怪。蓋雜家者流。不盡爲史事作也。惟其持論具有根柢。舊典遺文。往往而在。如不試而授知制誥。始梁周翰。不始楊億。則糾歐陽修歸田錄之譌。薛映梁鼎與楊億同命。不與梁周翰同命。則糾葉夢得避暑錄話之失。蘇軾烏臺詩案。在元豐二年。上距熙寧變法僅十年。無二三十年之久。則糾王鞏甲申雜記之謬。朱勝非起復制。乃恭崇禮貼麻。非陳與義自貼。謝顯道崇寧元年入黨籍。崇寧四年未入黨碑。則糾謝伋四六談塵之失。歐陽修爲程文簡作碑誌。隱其進武氏七廟圖事。實未受帛五千端。則糾邵博聞見後錄之誣。皆考據鑿鑿。不同他小說之剽襲。當時以一不第舉子之作。至錄之以入史館。其亦有由矣。他如蘇舜欽與歐陽修辨謗書。爲本集所不收。陳東茶錄跋。爲今本所未載。蘇軾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筍子。獲鬼章告。裕陵文具錄。其塗註增刪之藁。尤論蘇文者所未及。皆足以廣異聞。至於和凝范質衣鉢相傳。本第十三名。而譌爲第五。漢太上皇名煇。本見後漢書註。而誤以爲後漢書。小小疵累。亦時有之。然其可採者最多。不以一二小節掩也。

【澗泉日記三卷】永樂大典本。宋韓滉撰。滉字仲止。澗泉其號。世居開封南渡後。其父流寓信州。因隸籍於上饒。陶宗儀說郛載此書數條。題曰宋虎撰。蓋傳刻譌脫。江西通志作韓琥。厲鶚宋詩記事又作韓滉。考滉兄名沆。弟名濟。皆連水旁。則其名從水不從玉。作琥爲誤。又考說文。滉水名。徐鉉注。息移切。別無他義。又滉水流貌。即詩滉池之滉。徐鉉音皮彪切。則名取流而字取止。於義爲協。作滉亦誤也。滉宋史無傳。仕履始末無考。惟戴復古石屏集有挽韓仲止詩云。雅志不同俗。休官二十年。隱居溪上宅。清酌澗中泉。慷慨商時事。淒涼絕筆篇。三篇遺藁在。當竝史書傳。自註云。時事驚心。得疾而卒。作所以商山人。所以

桃源人。所以鹿門人三詩。蓋絕筆也。知漉乃遭逢亂世坎坷。退居齋志以沒之士矣。是書宋史藝文志不著錄。無從知其卷帙之舊。今以散見永樂大典中者。哀合排次。勒爲三卷。約略以次相從。其有關史事者。居前。品評人物者次之。考證經史者又次之。品定詩文者又次之。雜記山川古蹟者又次之。雖未必盡復其舊。然亦粲然可觀矣。考東南紀聞載漉清高絕俗。不妄見貴人。亦不妄受餽遺。其人品學問。即具有根柢。又參政韓億之裔。吏部尙書韓元吉之子。其親串亦皆當代故家。如東萊呂氏之類。故多識舊聞。不同勦說。所記明道二年。明肅太后親謁太廟事。可證石林燕語之誤。大觀四年四月。命禮部尙書鄭允中等。修哲宗正史事。亦可補史傳之遺。其他議論。率皆精審。在宋人說部中。固卓然傑出者也。

【老學菴筆記十卷續筆記二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宋陸游撰。游有入蜀記。已著錄。案宋史藝文志雜

史類中載陸游老學菴筆記一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作十卷。與此本合。宋史蓋傳刻之誤。續筆記二卷。陳氏不著於錄。疑當時偶未見也。振孫稱其生識前輩。年及耄期。所記見聞。殊有可觀。文獻通考列之小說家中。今檢所記。如楊戩爲蝦蟆精。錢遜叔落水神救之類。近怪異者。僅一兩條。鮮于廣題逸居集。曾純甫對蕭鷓巴之類。雜諧戲者。亦不過七八事。其餘則軼聞舊典。往往足備考證。惟以其祖陸佃爲王安石客。所作埤雅。多引字說。故於字說無貶詞。於安石亦無譏語。而安石龍晴事。併述埤雅之謬談。不免曲筆。杜甫詩有蔚藍天字。本言天色。故韓駒承用其語。有水色天光共蔚藍句。游乃稱蔚藍爲隱語。天名。今考蔚藍天名。別無所出。惟杜田註引度人經。然度人經所載三十二天。有東方太黃皇曾天。其帝曰鬱繼玉明。則是帝名鬱繼。非天名蔚藍。游說反誤。又稱宋初人尙文選。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

必稱清暉。今考驛使寄梅出陸凱詩。昭明所錄。實無此作。亦記憶偶疎。不止朱國禎湧幢小品所糾游岱之魂一條。不知引駱賓王請中宗封禪文。王冑堂鬱岡齋筆塵所糾記諸晁謂增爲借倩之倩一條。不知出郭璞方言註也。然大致可據者多。不以微眚而掩。宋史藝文志又載游山陰詩話一卷。今其書不傳。此編論詩諸條。頗足見游之宗旨。亦可以補詩話之闕矣。

【愧郊錄十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岳珂撰。珂有九經三傳沿革例。已著錄。是書多記宋代制度。參

證舊典之異同。曰愧郊者。取左傳郊子來朝。仲尼問官之事。言通知掌故。有愧古人也。其中記魚袋頒賜及章飾之始末。公主之改稱帝姬。辨論甚確。同二品之起於五代。金帶之有六種。金塗帶之有九種。皆史志所未備。至敘尙書之名。引戰國時已有尙冠尙衣之屬。皆杜氏通典職官所未及者。其徵引可云博洽。與石林燕語諸書。亦如驂有靳矣。其閒偶爾舛譌。如論金太祖建元始於天輔。而以收國爲遼帝年號。及通考所摘。誤以九品中正爲官品之類。亦閒有之。然大致考據典贍。於史家禮家。均爲有裨。不可謂非中原文獻之遺也。

【祛疑說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儲泳撰。泳字文卿。號華谷。僑居華亭。工於吟咏。其詩集今已失

傳。惟詩家鼎鑪。至元嘉禾志中。稍載其遺篇一二而已。是書以平生篤好術數。久而盡知其情僞。因作此以辨之。明商維濬嘗刻入稗海中。而多所刪削。僅存十之五六。題曰祛疑說。纂殊非儲氏之舊。此爲左圭百川學海所載。蓋猶當時完本也。中閒惟辨脈一條。爲論醫理。墨說一條。爲論雜藝。餘皆考陰陽五行家言。及闢方士幻妄之術。與黃白之說。其論鬼神爲氣之聚散。持煉爲心之誠正。又謂神像之靈。靈於人心。

又謂陰陽拘忌之說大而緊者避之小而緩者略之合於理者存之背於理者去之其言皆平易切實足以警醒世俗泳嘗作易說見於丁易東所引又嘗爲老子註蓋雖泛濫道術而能折衷於經義者宜其立說之悉軌於正也。

【琴堂論俗編二卷】永樂大典本 案宋史藝文志載鄭玉道論俗編一卷彭仲剛論俗續一卷雖相因而作實各自爲書此本爲宜豐令應俊輯二家之書爲一編而又爲之補論其末擇交遊一篇又元人左祥所增入以拾原書之遺者也其書大抵採撫經史故事關於倫常日用者旁證曲論以示勸戒故曰論俗文義頗涉於鄙俚然本爲鄉里愚民設不爲士大夫矣設故取其淺近易明可以家諭戶曉以文章工拙論之則乖著書之本意矣宋志列之子部雜家而史部刑法類中又出鄭玉道論俗編一條不但前後重複且非獄牘之詞亦非禁令之事列於刑法殊踳駁不倫今仍列之雜家庶不失其實焉。

【鶴林玉露十六卷】兩江總督探進本 宋羅大經撰大經字景綸廬陵人事蹟無考惟所記竹谷老人

畏說一條有同年歐陽景顏語知嘗登第又高登忤秦檜一條有爲容州法曹掾語知嘗官嶺南耳其書體例在詩話語錄之間詳於議論而略於考證所引多朱子張拭真德秀魏了翁楊萬里語而又兼推陸九淵極稱歐陽修蘇軾之文而又謂司馬光資治通鑑且爲虛費精力何況呂祖謙文鑑旣引張拭之說謂詞科不可習又引真德秀之說謂詞科當習大抵本文章之士而兼慕道學之名故每持兩端不能歸一然要其大旨固不謬於聖賢也陳耀文學林就正譏其載馮京偷狗賦乃摭撫滕元發事僞託於京今檢侯鯖錄所載滕賦信然蓋是書多因事抒論不甚以記事爲主偶據傳聞不復考核其疎漏固不足異



耳

【貴耳集一卷二集一卷三集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張端義撰。端義字正夫，自號荃翁，鄭州人。居於蘇州。端平中，應詔三上書，坐妄言，韶州安置。此書即在韶州所作。凡三集，每集各有自序。初集成於淳祐元年，序言生平接諸老緒，餘著短長錄一帙，得罪後爲婦所火，因追舊事記之。名貴耳集，以耳爲人至貴，言由音入，事由言聽。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訓，且有貴耳賤目之說也。集末一條自序，生平甚悉。二集成於淳祐四年，三集成於淳祐八年。其書多記朝廷軼事，兼及詩話，亦有考證數條。二集之末，綴王排岸女孫一條，始涉神怪。三集則多記猥雜事，故其序有稗官虞初之文也。書中如論制誥，引陸游南唐書載李煜詞，臣有陶穀徐鉉考陶穀由晉漢周入宋，未仕李煜，南唐書亦無此文也。論物從中國，名從主人，引穀梁傳，謂長狄謂善稻爲伊綏，考穀梁傳，乃吳謂善伊謂稻，綏不云長狄也。論易卦，謂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爲首卦，然後知揚雄太元經，以中孚爲首卦，即漢之易考卦氣起中孚，見易緯稽覽圖，卽孟喜六日七分之法，非易卦之次序也。論春秋，謂王安石黜春秋非聖經，故元祐諸人多作春秋解，自胡安定先生始。考胡瑗仁宗時人，不及見熙寧之制也。論施宜生日射三十六熊賦，謂熊即侯也，非獸也。案程史載金海陵王校獵國中，一日而獲三十六熊，廷試多士，遂以命題，則熊獸也，非侯也。論藝文類聚，以鷄爲稽山子，以驢爲廬山公。吳越毛勝作水族加恩簿，祖歐陽詢之遺意也。考此乃藝文類聚禽部獸部集錄舊文，非詢作也。論伶官，謂自漢武帝時，東方朔以諧謔進，案優施遠見春秋，不始於朔，朔自官大，大夫非伶人也。觀其三集，大抵本江湖詩派中人，而負氣好議論，故引據非其所長，往往顛舛如此。然所載頗有軼聞，足

資考證其論詩論文論時事皆往往可取所長固亦不可沒焉。

【吹劍錄外集一卷】江蘇巡撫探進本

宋俞文豹撰。文豹字文蔚，括蒼人。其始末未詳。所作先有吹劍

錄。故此曰外集。然卷首有淳祐庚戌序，稱續三爲四，以驗其學之進否。則中間尙有二編。今已佚矣。吹劍錄持論偏駁，多不中理。今別存其目。此集卷末載二詩，詩前題詞有絕筆斯錄之語。蓋其晚年之所作。故學問既深，言多醇正。其記道學黨禁始末甚詳。所稱韓范歐馬張呂諸公無道學之名，有道學之實。故人無閒言。伊川晦菴二先生言爲世法，行爲世師，道非不宏，學非不粹，而動輒得咎。由於以道統自任，以師嚴自居，別白是非，分毫不貸。與安定角，與東坡角，與東川象山辨，求必勝而後已。亦未始非平心之論也。

【脚氣集二卷】兩江總督探進本

宋車若水撰。若水字清臣，號玉峯山民，黃巖人。此書據其從子惟一

跋。蓋成於咸淳甲戌，因病脚氣，作書自娛，故名曰脚氣集。書中論孟子集義章一條，下有細字夾注云：此二章是癸酉八月所書。今錄於此，則餘皆是冬所著也。若水少師事陳耆卿，學爲古文。晚乃棄去，改師陳文蔚，刻意講學。書中所謂篋窗先生者，耆卿號。克齋先生者，文蔚號也。故此書體例頗與語錄相近。其論詩攻小序論春秋，主夏正論禮記，掊擊漢儒，皆堅持門戶之見。論周禮冬官，譏俞庭椿斷定撥置，其說甚正。然必證以周官尙存三百五十，謂冬官不亡，則仍留柯尙遷等割裂之根。論詩三百篇爲漢儒所僞託，與王柏之說相同。論禮記之畏壓溺，以畏爲疫氣傳染，尤爲杜撰。其論史謂諸葛亮之勸取劉璋爲申明大義，其論文謂李邕諸碑文不成文理，不成理，亦皆乖刺。然如論周禮載師乃園廩之征，非田賦之制，駁蘇洵說之誤，論春秋蔑之盟，主程子盟誓結信先王不禁之說，及宋人盟于宿，主公公羊以及爲與之說，宰

啜歸期。主直書天王。而是非自見之說。均有裨經義。於朱子四書集註。服膺甚至。惟謂大學格物。難以訓至。當從玉篇舊訓。作比方思量之義。謂論語惟求則非邦也。與以後皆聖人之言。稍立異同。然大旨不殊。又謂詩集傳。當於綱領之後。列諸家名氏。使之有傳。此書不比論孟。自和鳴摯別以下。皆是取諸家見成言語。若不得前人先有此訓。詩亦懵然。亦爲公論。其他論蔡琬十八拍之僞。論白居易長恨歌。非臣子立言之體。論文中子鼓蕩之什爲妄。論錢塘非吳境。不得有子胥之潮。論子胥鞭尸爲大逆。論王羲之帖不宣字。皆鑿然有理。論擊壤爲以杖擊地。論應劭註漢書。誤以夏姬爲丹姬。皆足以備一說。論杜鵑生子百鳥巢一條。雖未必果確。亦足以廣異聞也。

【藏一話腴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陳郁撰。郁字仲文。號藏一。臨川人。理宗朝充緝熙殿應制。又充

東宮講堂掌書。始末略見其子世崇隨隱漫錄中。世崇載度宗嘗贊郁像。有文窺西漢。詩到盛唐之語。寵獎甚至。岳珂序稱其閉戶終日。窮討編籍。足不蹈毀譽之域。身不登權勢之門。然劉摠隱居通議。有度宗御札跋。惜其下訪陳郁父子之卑陋。語詳隱居通議條下。又周密武林舊事載諸色伎藝人姓名。所列御前應制者八人。姜特立爲首。而郁居第四。則亦特立之流。惟特立名列宋史。佞倖傳。而郁不與焉。似乎未可同日語耳。是書分甲乙二集。又各分上下卷。多記南北宋雜事。閒及詩話。亦或自抒議論。珂序又稱其出入經史。研究本末。具有法度。而風月夢怪。嘲戲譌誕。淫麗氣習。淨洗無遺。今觀所載。如謂周子游廬山大林寺詩。水色含雲白。禽聲應谷清。一聯。前句是明。後句是誠。附會迂謬。始可笑。曠惠洪解杜甫老妻畫紙爲棊局。稚子敲鍼作釣鉤。一聯。以老妻比臣。以稚子比君。固爲妄誕。郁必謂上句比君子之直道事君。

下句比小人之以直爲曲。亦穿鑿無理。所錄諸詩亦皆不工。其持論如謂孔子不當作世家。豫讓不當入刺客傳。斥史記不醇。頗涉庸腐。謂李虛中以年月日時推命。而不知韓愈作虛中墓誌。其推命實不用時。尤失考證。然所記遺聞多資勸戒。亦未嘗無一節之可取焉。

【佩韋齋輯聞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俞德鄰撰。德鄰字宗大。號大迂山人。永嘉人。徙居京口。舉

咸淳癸酉進士。宋亡不仕。遯迹以終。是書多考論經史。閒及於當代故實。及典籍文藝。大抵皆詳核可據。不同於裨販之談。惟第四卷專說四書。頗出新意。往往傷於穿鑿。如論九合諸侯。謂自莊十五年。再會于鄆。齊桓始霸。至葵丘而九。故曰九合。其北杏及鄆之始會。霸業未成。皆不與焉。是猶有一說之可通。至於謂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爲憂陳氏強而齊將亂。又謂匏瓜繫而不食。爲繫以濟涉。引衛風及莊子爲證。又謂子擊磬於衛。爲磬以立辨。欲其辨上下之分。則務生別解。不顧其安矣。蓋永嘉之學。自朱子時已自爲一派。故至其末流。猶斷斷不令也。然其說實不足以相勝。原本所有。姑以贅疣存之。可也。

【書齋夜話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俞琬撰。琬有大易集說。已著錄。此書乃其平日讀書論文。隨所

得而筆記者。卷一皆辨論經義。其斥孔安國稱洛書錫禹之非。確爲有見。於諸經字訓。正譌考異。頗爲該洽。如謂論語富與貴章。當就不以其道爲句。孟子則慕少艾。爲慕愛少衰之意。當讀少字爲上聲。其說亦頗足資參正。二卷三卷。皆推闡先儒之說。多發明河圖洛書。及先天太極二圖。蓋陳搏所述。以丹訣通之於易。其原本出道家。琬所註陰符經。參同契。皆詮釋黃老神仙之說。所著席上腐談。易外別傳。亦研究爐火修煉之術。故其註易。皆傳邵學。是書反覆申明。亦不出是義也。末一卷皆論文之語。然頗乏精奧。蓋琬

詞章之學不及其易學之深。觀所作林屋山人集，亦可以概見云。

【齊東野語二十卷】兩江總督探進本。宋周密撰。密有武林舊事。已著錄。密本濟南人。其曾祖扈從南

渡。因家吳興之弁山。自號弁陽老人。然其志終不忘中原。故戴表原序述其父之言。謂身雖居吳。心未嘗一飯不在齊。而密亦自署歷山書中。又自署華不注山人。此書以齊東野語名。本其父志也。中頗考正古義。皆極典核。而所記南宋舊事爲多。如張浚三戰本末。紹熙內禪。誅韓本末。端平入洛。端平襄州本末。胡明仲本末。李全本末。朱漢章本末。鄧友龍開邊安內。矯詔淳紹歲幣。岳飛逸事。巴陵本末。曲壯閩本末。詩道否泰。景定公田。景定彗星。朱唐交奏。趙葵辭相。二張援襄。嘉定寶璽。慶元開禧六士。張仲孚反。開諸條。皆足以補史傳之闕。自序稱其父嘗出其曾祖及祖手澤數十大帙。又出其外祖日錄。及諸老雜書示之。曰：世俗之言殊傳譌也。國史之論異私意也。定哀多微詞。有所避也。牛李有異議。有所黨也。愛憎一衰。議論乃公。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而吾家書不可刪也。云云。今觀所記張浚趙汝愚胡寅唐仲友諸事。與講學者之論頗殊。其父所言。殆指此數事歟。明正德十年。未陽胡文璧重刻此書。其序稱或謂苻離富平等役。頗涉南軒之父。若唐陳之隙。生母之服。則晦菴致堂有嫌焉。書似不必刻。刻則請去數事。殊失密著書之旨。文璧不從。可謂能除門戶之見矣。明商維濬嘗刻入稗海。刪去此書之半。而與癸辛雜識混合爲一。殊爲乖謬。後毛晉得舊本重刻。其書乃完。故今所著錄。一以毛本爲據云。